王正伦 著

人生是一段不可知的旅途，你和我都在路上

私奔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带上《私奔》去旅行吧！它会告诉你一个别样的彩云之南，一段异色的旅途人生，扑朔迷离、跌宕起伏、欲说还休。

——天涯网友 Aiyyang

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谜底到最后一刻才揭开。讲述了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也是三种不同的人生，以及纠结其中的情与欲，爱与性，叙事在一个更为辽阔的时空中穿梭、闪回，就像是一部张弛有度的公路片，镜头感十足。

——新浪网友昆虫侦探



ISBN 978—7—5436—6776—1
定价：22.00 元

王正伦 著

私　奔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奔/王正伦著.—青岛：青岛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436-6776-1

Ⅰ.私… Ⅱ.王…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8847号

书　　名　私　奔
著　　者　王正伦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赵文生
文字校对　红　梅
装帧设计　宋晓明
排　　版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90 mm ×1240 mm）
印　　张　8
书　　号　ISBN 978-7-5436-6776-1
定　　价　22.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0532）80998826

目 录



昆明一夜

王卿孙像熟悉北京一样熟悉昆明，所以，即便人已然游荡在昆明街头了，但他的心还像是被搁浅在北京的某条巷子里。他是昨天晚上抵达昆明的，之后，便一个人晃晃悠悠，漫无目的地闲逛，后来，又想起一个女孩，也只是说，当他初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娇俏的女孩，梳着两条马尾。

女孩在娱记的圈子里，还算是颇有几分姿色的。于是，王卿孙给她通了电话，她对于他的不期而至，有些莫名地兴奋，还让他找好地方，然后，静等她值完夜班。

当她终于姗姗来迟时，王卿孙突然讶异于岁月的流逝已经在她的下巴、脖颈堆砌了年轮，她早已不是他印象中的那个小女孩，如今，已经是一个孩子他妈了。

结果，这一个晚上，他和她再没有故事，其实，他和她也从未有过故事。

人们都说春城的日头太毒了，所以，昆明的美女们也就更喜欢出没在暗夜的角落里：有闲雅些的，就闲坐在白塔路、翠湖边的

酒吧里；而浮浪点的，都沦陷在昆都一带的夜店中，如 SOHO、MIX，不一而足。

如果仅仅从这些夜店的名字上看去，大概会让王卿孙觉出些绝望来，好像他怎么也逃不出这北京城了。不过，既然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何不用它来寻找黑洞呢？

不过，王卿孙从不下舞池，此刻，他正要了百威啤酒，坐在角落里，一个人默默地喝。说实话，他还算是一个精壮点儿的男人，棉质的格纹衬衫、牛仔长裤、系带靴，略显颓废，但又硬朗、随意。

此刻，DJ 正播放着一首快版的《夜夜夜夜》，和着节拍，一群红男绿女们，像是一个又一个的空气人偶，机械地摇头、摆臀、勾肩、搭背，释放着那些看似无处着落的青春：究竟是有心，还是无心好呢？

日本漫画家业田良家的命题总是这么纠结。

王卿孙也从不乏同类，因为角落里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子，也在这深邃的夜里买醉，她微卷的金发，却又有着烟熏的眼尾、熨帖的刘海儿，一件裸色的透视连衣裙刚裹住紧绷的臀，鱼鳞般闪烁着亮片，脚上是一双卡其色的绑带鱼嘴靴。

这个有些冷艳的女子，坐在沸腾的人丛里，很是扎眼，但又冷漠、疏离，她从不与人搭讪，也拒绝被别人搭讪。

那个女子装腔作势般，一根又一根地抽着 Black Devil 香烟，一杯接一杯地喝着 Martell Cordon Bleu，和王卿孙一样，在这个汹汹的人潮里，做一个冷眼的旁观者。

在晃晃悠悠的人丛里，有些沉静的王卿孙，也会时不时地瞥见

这个眼波流泄着心事的女子。这个女子也会偶有惊鸿一瞥，向他这个乖僻的男人乍现一种无辜的魅。于是，他冲女子举一举手中的酒，像是就要揖别另一段萍水相逢。

夜店只是给了王卿孙一个流浪的理由，却从来都不会让他停留。这注定是一个寂寞的夜晚，而他和她又要擦肩而过了。

就在王卿孙犹豫着是否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女子却悠忽而至，就坐在他对面，旁若无人，她左臂支在桌子上，左手食指并不熟练地勾起肩带，右手慢悠悠地攥起一个骰盅，看也不看他，只是问他敢不敢和她“play a game”。

王卿孙气定神闲，打趣地说：“play a game? True&dare? And then go to bed?（玩个游戏？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然后再上床吗？）”

女子未置可否，只是自称 Tiffany，王卿孙也报了个英文名，叫 Allan。Tiffany 说，她想跟他赌一把掷骰子，如果他能够连续三把，依次掷出“3”、“4”、“2”点，那么，今天晚上，她就跟他走。

他知道她赌不过他，所以，Game over，他赢了。Tiffany 吞咽下一口气，还有些愿赌服输的勇气，但又像是有些不甘，便让他帮她买了一杯蓝带，不知道这算不算预付的嫖资，之后，她就一饮而尽，挽着他出门了。

开始飞吧黄昏天上
我最喜欢在高处张望
太阳下山云最漂亮
我的梦奈何最短暂

开始唱吧夜色未晚
我最喜欢在风中歌唱
人生苦短寻梦太难
藉歌声掩遗憾
飞吧梦在远方
我的心追啊追身在何方
唱啊唱忍不住为欢肆放
回头满天星光
……

王卿孙开着一辆VOLVO XC90，疾驶在驶往郊外的穿金路上。Tiffany站起来，攀着天窗，探出头来，和着这歌声，昂首天外，任徐徐的清风吹过耳畔，城市也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了。然后，汽车又向右驶出大道，拐入一条林荫小径，就戛然而止在一处水塘边了。

这是紧邻世博园的一个十分幽僻的去处。

车熄了，王卿孙推门、下车，径自坐到引擎盖上，掏出一包Marlboro香烟，抽出一支来，放在鼻翼下，闻了闻，然后，点着了，一边抽着烟，一边把玩打火机，这是一款Zippo，纪念版的，白底、彩印，the Beatles的舞台剪影，也如剪纸般清晰可辨。

他浑若无人，斜看一下昆明郊外的月色：夜，出奇的静。

车门闭合之间，这一声脆响，格外地清亮，Tiffany也下了车，像一滴雨露、一缕空气，滑落在王卿孙的侧畔。月色里，引擎盖上，两个人影，久久无语。其实，Tiffany的心潮，正如王卿孙弹指

间明灭的烟头，起起伏伏。

王卿孙终于抽完了一支烟，Tiffany 看他转过身来，将烟把儿捻熄在挡风玻璃上，又看了看身边的她。她幽幽地说：“该开始了吗？……你脱，还是我自己脱？”

看看说不准是怯生生，还是自暴自弃的 Tiffany，王卿孙似笑非笑，又伸出一只大手，搭在她的刘海儿上，顺着发际，轻柔地捋到她耳根。

Tiffany 一个激灵，颤抖了一下，勉为其难地笑一笑，“可以给一点儿音乐吗？”

王卿孙还是默不作声，却也钻进车窗，于是，一阵乐声响起，是王若琳的那首《Vincent》。

王卿孙再坐在她身旁时，手里已经多了条登山的绳索，他的手掌很大，这让他碰过的很多女人心虚，此刻，他一把捉住她，她那双纤弱的手，就已经尽在他的掌握了。

王卿孙慢条斯理地绑了个“八字结”，这是户外运动或者救援的时候常用的打结方式，也许是觉得过于结实了，所以，他想了想，还是解开了，再挽个活扣，把她的双手缚在胸前。

一切都停当了，王卿孙扳过她的肩，把她摁倒在挡风玻璃上，然后，如日本 AV 里一般，Tiffany 匍匐在引擎盖上，王卿孙顶在她背后，先是揉揉她微卷的头发，一只手再按住她的肩，另一只手却从脸颊、脖颈，顺着裙裾，慢慢地滑向她温热的臀、股之间。

看着映在玻璃上的自己，Tiffany 突然退缩了，她哀求王卿孙，

“不，你别这样……”

或许 Tiffany 以为，夜店里只有两种女人，一种是佯装清纯的，还有一种是故作不清纯的，她也一直以为，自己也玩得起这个游戏，但是，她还是输了，也许，她只是太落寞，也想找个人抱一抱。

Tiffany 匍匐在引擎盖上，直起身子，像是便秘一样，但攥紧的拳头又松开了。王卿孙顺手扯起绳子的另一端，她手上的活扣解开了，他又坐下来了。

Tiffany 怯生生地爬起来，舒活一下手腕，看看面无表情的王卿孙，又蹲在他面前，想扯开他的皮带扣，自以为识趣地要帮他手淫，并且说：“我们不做了，但我可以帮你，我知道，这时候，男人都像内急一样，不吐不快。”

王卿孙拨开 Tiffany 的手，不再看她，冷冷地说：“现在，你可以走了。”

Tiffany 还愣在那里，看看空濛的来路，寂无一人，也不知所终。

或是怕王卿孙改变主意，尽管前路渺茫，Tiffany 还是朝来时的路走去，小心翼翼地，忍不住又回头问他一句：“你呢？”

他回她一句：“我……我就住这儿了，幕天席地。”说罢，打开后备箱，取出一幅吊床，放在引擎盖上，看看 Tiffany 瑟瑟缩缩的背影，又大着嗓门说了一句：“想做小太妹吗？你还嫩点儿，以后别再扮酷了，玩火终究会自焚的。”

Tiffany 略顿了顿，又抱着双肩，像是不胜凉意，楚楚可怜地朝前走去，直到小径通过穿金路的拐弯处，回头看一看，夜已经深了，王卿孙的车，也早已弥漫在树荫里，模糊不清了。

Tiffany时不时地探头张望，看看左右氤氲的公路，这个时节，怕是再也拦不到回城的车辆了，她的头也沉重了，睡意随着酒气泛上来，终于有些困乏，瘫坐在地上，不再有希望了。

朦朦胧胧中，乍起一阵鸣笛声，Tiffany慌慌张张地爬起来，在灯影里晃晃悠悠、跌跌撞撞，有些狼狈。一辆车从后面驶来，缓缓地停在她左侧，显然又是王卿孙，他摇下车窗，看看还惊魂未定的Tiffany，又从里面推开车门，对她说："上车吧。"

Tiffany有些犹疑，但还是坐进去了。

他问她："你住在哪儿？"

"翠湖宾馆。"Tiffany掏出一张酒店的房卡，打算拿给他看一下上面的地址，但王卿孙视若无睹，只是驱动汽车，朝城里疾驶而去。

她抖抖索索地收回房卡，又忍不住问了他一句："你为什么不住旅馆呢？"

他想了一下，淡淡地说："想洗澡的时候，我就会去旅馆了，要不，一直憋在房子里，我会不自在。"

王卿孙没有告诉她，其实，他之所以选择住在车里，是因为他害怕地震，最近，他常常有一种幻觉，都像是地震把他从梦里摇醒。所以，他选择了最安全的VOLVO，现在，这辆车也是他的全部家当。那根登山绳索，就像是一条花蛇，还盘曲在仪表盘的上沿，看得Tiffany还心有余悸，她看看不动声色的王卿孙，抓起绳索，想丢到后面去，不料脚底下，又撞到一根棒球棍。

其时，夜风早已吹散了醉意，她也才开始留意后座，上面散乱地放着背包、吊床、睡袋、帐篷，全副的户外装备。"你就是传说

中的老驴吧？”Tiffany 问。

王卿孙没说什么。

昆明的夜。街道上，车辆稀疏，对于王卿孙来说，更加轻车熟路，拐出穿金路，就停在翠湖宾馆门前了。他的双手，还放在方向盘上，看也不看她，像是就等着离开了。

Tiffany 下了车，朝大堂走去。王卿孙在等着前面的 Taxi 腾出车道来，她却又忽然跑过来，俯身探进车窗说：“进来洗个澡吧？”

王卿孙略低一下头，看了看大堂口的门童，什么也没说，前面的 Taxi 开动了。

她见他未置可否，急切地接着说：“342，还记得吧？我们赌过的。”

车窗滑过她的掌心，眼见他的车开走了，她有些悻悻地进了酒店。

Tiffany 回到房间，迫不及待地扯掉了假发，踢飞了靴子，脱光了裙子，然后洗了个澡，透了口气，终于卸去伪装，露出真容，人也跟着委顿了，躺倒床上，沉沉睡去。

迷迷糊糊中，Tiffany 被一阵门铃声唤醒，她懵懵懂懂地爬起来，跌跌撞撞地拉开门，有些错愕，竟是去而复返的王卿孙。

王卿孙更是惊疑未定，还以为自己敲错了门，又抬头看看门牌号，显然是342房间，但开门的却是一个黑色齐肩短发的小女孩，穿着粉色的吊带缎面睡衣，有点儿娇憨的孩子气。

Tiffany 眨眨惺忪的睡眼，说：“你没走错啊，怎么？不认识

我了？”

洗尽铅华的她，也释然多了，还冲他做了个“请”的手势。

王卿孙也坦然地说：“借你浴室用一下。”

之后，王卿孙就不再客套，背着双肩的防雨背包，走进浴室，不多时，已有“哗哗”的流水声。

Tiffany 披了条毯子，坐在床上，有点百无聊赖，就随手打开电视，不停地摁着遥控器，先是一则与交通事故有关的新闻，一辆哈雷摩托车不幸跌落进陇川附近的盈江峡谷里，车手也不幸遇难，惨烈无比，不忍卒睹，而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Tiffany 又调到旅游频道，见一个有些窈窕的女主播，煞有介事地讲述着一条网络资讯：今年5月8日是《逍遥骑士》——一部嬉皮士经典——上映40周年的纪念日，有一个 ID 为“黎哥”的网友突发奇想，在“天涯论坛”广撒英雄帖，传檄《逍遥骑士》的影迷和粉丝们，一起到红河源头、鸟道雄关处的“骑士庄园”，“种菜”、“剜菜”，“做一天的乡下人”。

“黎哥”还倡议，每一个赴约人都可以 Cosplay 某部公路电影中的某个角色。

Tiffany 还在若有所思，王卿孙从浴室走出来，依旧背着包，只是换了件灰色的短袖T恤，胸前是绿色的“Columbia”的字样。

王卿孙看看面面相觑的 Tiffany，径直走到门口，又停住了，回过头来说：“谢谢了。”

她忽然想起什么，急忙叫住他，有些迫不及待，“喂！等一等。”

他看看握着遥控器的她，沉吟一下，掏出钱包来，“哦，那我该付你多少？”

她有些着急，“不是的……”

他不依不饶，“那是……”

她也豁出去了，“你……你带上我吧？”

他思忖着，“带上你？”

她笃定地说：“嗯，我想跟着你旅行。”

他又追问了一句：“为什么？”

她答非所问，但也总算说出了犹豫不决的心思，“我想去红河源头，也许，我们可以做个伴，至少还有一段旅程，可以一起走。”

他走回来，挨着她坐下，一把夺过她手中的遥控器，关掉电视后，又随手还给她。此情此景，又恍如回到去年，那时，她还在中甸，也有一个男人，默不作声地靠近她，一把撸下她手腕的表，看完后，又还给她。

王卿孙凑近她，盯着她的鼻尖，“一起走？也包括玩一场游戏吗？”

“游戏？”她又惶惑了。

“对！不过，我的游戏，可不再是掷骰子，而是一个寻宝游戏。”他说着，指尖从她下巴掠过，“怎么样？还敢不敢？”

调戏，还是挑逗？她也不甘示弱，“敢！”

他笑了，“还玩得起？不怕又是火坑吗？”

“You jump，I jump.”这是《泰坦尼克号》中 Jack 的一句台词，一言既出，她想掩口已经来不及了。



带上我吧...我想跟着你旅行...

“你……你带上我吧？”她笃定地说，“嗯，我想跟着你旅行。”

他站起来，拍拍她裸露的肩，“好吧，那明天早晨8：00，楼下见。”

见他要走了，她忙指指另一张床，“睡这儿吧？反正也是两张床。”

“不怕我了吗？”

“怕你什么？先奸后杀吗？如果你想的话，早就做过了。”

“呵呵。”他笑笑，却无语，随手放下背包，调暗了床头灯，就躺下了，像是要睡了。

她又琢磨起这个前途未卜的游戏，“有什么线索吗？”

他翻了个身，“背包的夹层，有个画册，自己找找看吧！”

她小心翼翼地爬下床，从他的背包里翻出一本画册来，这是一本图片书，封面上有俩瘦金体的《私奔》字样，画册像是多年前做的，已经有些陈旧了。

Tiffany 翻开来了，见都是些图文，又定睛看去，有些图片中的风景、风情还是她也似曾相识的，就随口问：“这是什么？”

迷蒙的灯影里，王卿孙一字一句地说：“某一年，有人对一个女孩许过一个心愿，后来，他就在走过的一条路上，藏下了一些东西，还把隐藏谜底的线索制作成这本画册，想着等到某一天，他会带着那个女孩，一起来寻找他许给她的承诺。”

她兴奋起来，来不及想象那些言外之意，“呵呵，看不出这还是一本藏宝图！可会是什么宝呢？”

过了一会儿，他才继续说，仿佛是自言自语，“我们能认识，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主动跟你搭讪过吗？”

Tiffany 想了想，说：“也许吧。”

昏暗的台灯下，Tiffany 还沉浸在画册中，其中，山水园林间，又总有一个飘忽不定的女子背影，她忍不住回头问了一句：“这个女孩子是谁啊？”

王卿孙已经睡着了，或许风餐露宿多了，一旦碰到久违的床，他就沉沉入梦了。



QQ爱

王卿孙的梦是和一场灾难有关的，那是2003年四、五月间的北京，正是 SARS 肆虐的时日，整个城市都异常地萧索、冷清。大街上，行人寥寥也匆匆，车辆罕见地稀少。

和往日不同，王卿孙骑着新买的单车回家，他穿着西装，没打领带，领口敞开着，露出竖条的衬衣，蓝白相间，一路行至北医三院附近时，又从街角的肯德基叫了一份外卖，然后，就径直拐进成府路了。

那时节，机关、企业大多都已经临时放假了，他原本也该是如此的。其时，他还是一家传媒公司的企划总监，公司新近接了一单生意，这是一款中药制剂的消毒液。

非典愈盛气凌人，相关的客户愈是要广告、公关，轮番地毯式轰炸，所以，除非是被彻底隔离了，否则，他都要身不由已地前往公司视事，一如往常。

“Wow，KFC？”忽然间，有一个女声蓦然入画了。

王卿孙愣怔了一下，伫足四顾，俨然已经来到 D 大学久未开启



一个口罩蒙面的大眼睛女孩攀爬在栅栏上，有意无意地打量着他。

的新北门了。此时，一个口罩蒙面的大眼睛女孩攀爬在栅栏上，有意无意地打量着他，一头长长的黑发被一根竹筷随意地绾在后面。

他冲女孩微微一笑，又往前走去了。

“生活在阳光里的人们是多么得少啊！”女孩又扬声道，“oh，久违的KFC！”

“想吃吗？”他终于忍俊不禁了。

“呵呵……”黑框眼镜后面的女孩眨眨眼，笑而不答。

“这份送给你吧。”他回转身，举起手里的外卖。

“可我还是想吃墨西哥鸡肉卷。”

“哦，那……你等我回来吧。”这是个被“非典”拘禁的女孩子！王卿孙忽然有些同情了，于是，把自己的那份鸡腿堡套餐递给女孩说：“哎，都是非典惹的祸，先帮我拿着这个。”

他舍下单车，也没顾得上锁，就换乘出租车，匆匆地往返肯德基、栅栏之间，再回到栅栏时，女孩还守候在另一边，依旧蒙着口罩。

他递过去余温尚存的墨西哥鸡肉卷套餐，换回来已略有些凉意的鸡腿堡套餐。

女孩一边接过外卖，一边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来。他大方地冲女孩摆摆手，朗声说：“还是算了吧。”

那女孩也并未执意付账，而是指着腕表和钞票，毅然道：“现在是5月10日17：10，从这一刻起……它（她）就是你的了。记住了，编号QW21588028，想讨债时，就Q我这个号码吧！”

女孩把数字抄写在餐巾纸上，又递给王卿孙，然后，就义无反顾从容离去了，丢下他一个人怅然了许久。



遇见

王卿孙和 Tiffany 结伴上路了，此时，滇池湖畔，烟波浩淼，而咫尺之间的斗南花乡，却早已经是群芳争妍，花意盎然了。这个人间四月的“彩云之南”，确乎惹人浮想联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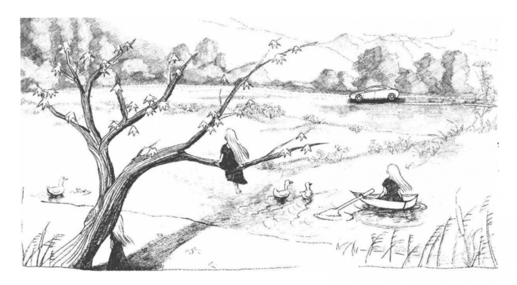
就在滇池和花乡之间的乡村公路上，缓缓驶过来一辆 VOLVO，金属车身沐浴在璀璨的阳光下，灵动而耀眼，隐藏在 Ray-Ban 新款太阳镜后面的王卿孙，也淡定、怡然，他正一手攀住方向盘，一手擎着 DV，漫卷随心地收取些无边的春色了。

汽车一路行来，走走又停停的，竟似毫无章法。

Tiffany 就坐在副驾驶上，不过，已经换了一身的行头，一件星条旗图案的白底字母衫，把短裤都给遮盖住了，露出一双白皙、适中的腿，脚上又穿了一双略有些高跟的帆布鞋，年龄也像是跟着小了很多。

她打量一下王卿孙手里的 DV，又回看一下后座上的杂物，说：“你还真打算到好莱坞借宿了？”

《借宿好莱坞》是去年法国的一部纪录片。其中，一个法国人



在滇池和花乡之间的乡村公路上，缓缓驶过来一辆 VOLVO，金属车身沐浴在璀璨的阳光下，灵动而耀眼。

带着3台 DV 只身上路了，他从纽约出发，经西海岸南下，再从东海岸北上，到达终点洛杉矶。一路上，他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但 Tiffany 字斟句酌的冷幽默，一旦遭遇王卿孙的“打酱油”心态，甚至泛不起一点点涟漪。

Tiffany 瞅瞅旁边的这个流浪汉似的男人，他的胡子几乎和留着寸头的短发一样长了，还有这个大篷车般的后座，看来这个男人像是带齐所有家当了。“遇人不淑”的念头又浮上来，她恍然觉得有些后怕了，不知道昨夜的决定是吉还是凶，但也佯装若无其事地打开车载音响，想制造点如沐春风般的氛围来，里面却又是一个女声，幽幽地自顾浅吟低唱着，这就有点雪上加霜了。

听见冬天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阴天傍晚车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向左向右向前看
爱要拐几个弯才来
……
我往前飞
飞过一片时间海
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
我看着路

梦的入口有点窄
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揭开
……

这是孙燕姿的那首《遇见》，车窗里外，一时间竟也仿佛凝重许多了。但京剧中即便是绝对的悲剧曲目，也少不了龙套们的插科打诨，这不，有人就要来拯救这个女孩了。斯时，一位卖花大嫂执着地追跑着，手里炫动着的鲜花甚至一度拂过车窗，在春光里璀璨着。

Tiffany 不忍般摇下车窗玻璃，探出头，怅然地频频回望着，都欲罢不能了。

汽车缓缓而行，闪过卖花大嫂，竟又停住了。Tiffany 愣怔一下，回头灿烂地朝王卿孙微微一笑，捧住卖花大嫂迎面擎来的那束花，凑在鼻尖下酣畅地嗅个不停，贪婪地吮吸着这娇艳的诱人芬芳。

看来，即便是在匆忙的旅途中，女孩子相对于鲜花的免疫力，都像花枝一样弱不禁风了。

卖花大嫂执意要卖花给 Tiffany，但当 Tiffany 掏出一张百元大钞后，却又切切实实地难以找出零钱了，卖花大嫂嗫嚅着，恋恋不舍。王卿孙想起他像是曾经欠人一束花，便拉开前面的储物盒，翻出一张五元的钞票，递出窗外，神情漠然，却也轻易地给 Tiffany 解围了。

好事多磨。Tiffany 紧紧攥住那束百合花，摇一摇手里的百元大钞，钞票唰唰作响，她卖弄般地说：“FB90113646，切，这编号？岂不是怂恿我们腐败吗？看来今天的晚饭，就由它请吧。”

Tiffany 斜孑着王卿孙，还没“逃出升天”，就已经忘乎所以了。她把玩着娇嫩的百合花，良久，才从背包里抽出一条丝巾，轻轻地裹住花枝，固定在背包上。她还忍不住回望，直到余光重新聚焦，又落定于那本图片书——《私奔》——上了，她想问他画册里的那个背影女子是谁，但又忍住了。

王卿孙已不再理会了，重新戴上那款大大的 Ray-Ban 墨镜，一任那辆崭新的 VOLVO 疾驶而去了。

汽车驶经一个县城时，已经是暮色苍茫，残阳如血了。可掌舵的王卿孙显然并无任何想要就地打尖的意思，所以，Tiffany 张开的嘴还没来得及合拢时，就又穿城而过了，甚至一点点的迟疑也没有过。

此间，讪笑着的 Tiffany 只好眼巴巴地注目着纷纷退却的街道和行人，迎面而来的却是一片片农田和村舍，而一处迷蒙的水域更远在那村舍之外了。

汽车终于戛然而止了，停泊在一座小镇的停车场上，王卿孙闷声地说了一句：“到了。”

Tiffany 如释重负，她蓄势待发，准备俯身抄起背包。王卿孙想打开她那一侧的车门，礼貌性地，为她。

不经意间，Tiffany 胸前那柔软的部分与悠忽而来的他的手臂触碰在一起了。王卿孙缩了缩手臂，但还是径直推开她一侧的门。

Tiffany 尴尬地笑一笑，才转过身，走下车，又拉开后面的门，吃力地背起包。这时，她才惶然想起，又回头问了一句：“这是哪儿？我没来过。”

“那你都去过哪儿？”王卿孙忍不住问了一句。

Tiffany 脱口而出：“我去过香格里拉。”

“这里是禄充！”王卿孙依旧坐在车里，掏出一包香烟，抖一抖，用嘴叼出了一支，又掏出打火机，点着了，之后，他才指指对面的小巷口，说，“一直往里走，就是抚仙湖了。”

“谢谢了！”Tiffany 还不忘做个鬼脸，然后，径直朝小巷口走去，走出很远了，又想起来回头问他，“你不来吗？”

王卿孙一言不发，伸出窗外，弹了弹烟灰，擎在耳畔的右手挥了挥，不知道他是想永远告别？还是稍后再见？Tiffany 更不能确定，她想要的到底是哪个。

禄充是一个小渔村，就盘曲在抚仙湖西岸，原本是不在 Tiffany 计划之内的，但她能于此“软着陆”，也自是一桩幸事了，还要不要再继续她和他的旅行？她一时还想不清楚，便独自向小巷深处走去。

此刻，日已西沉，月影东挂。老渔村，人影寥寥；抚仙湖，波光粼粼。



倒带

笔架山上，月色朦胧；波息湾口，疏影婆娑。影影绰绰地，王卿孙背着一个包，在潮声阵阵中，迤逦而来了，他穿过一行大榕树，但见有一片开阔地，在背山面水的一侧，有一排碗口粗细的小树，小树的外面，是一片略显斑驳的人造沙滩。

他停下来，放下背包，掏出背包里的东西，有抓绒衣、啤酒、香烟、相机、DV、手机、军刀、打火机、电动牙刷，一股脑儿都散落在石板上，又扯起吊床，缚在两棵树之间，之后，便将啤酒装进一个网兜里，再把网兜系在绳子上，而绳子又拴在树上。最后，装着啤酒的网兜被沉入湖底了。

一切都妥帖了，他攀上一块巨石，盘坐其上，燃起一支烟，面朝抚仙湖，不知道是惬意，还是忧郁？

其实，拿湖水冰镇啤酒，还是王卿孙在多依河畔学到的。多依河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的罗平县境内，是一条流淌在山涧、田园的小溪，长仅五公里的河道却被一个又一个钙化滩遮拦了，所以，旖旎、多姿，如河岸的布依族少女。

多依河沿岸，是一个又一个缓缓流淌的仿古的水车和一棵又一棵根藤缠绕、虬枝婆娑的老榕树，在阳光的渲染下，斑驳的树影倒映在澄澈的河水里，像是九寨、黄龙的五彩池。

多依河上游有一个布依族村落，王卿孙在那里邂逅了三五个姑娘、小伙子。夜深人静了，月色朦胧中，他们划了一条竹排，从对岸潜入景区，一直走到下游，在雷公滩瀑布的空地上，他们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

瀑布回旋处，有一汪水，一个小伙子把一片纱窗般的网穿在一根铁丝圈上，做成一个简易的渔网，放到洄流处捕鱼，另有一个小伙子把啤酒埋在河边的泥沙里，而姑娘们则去沿途的农田里，捡拾些庄稼的秸秆，顺便摘些路旁的芭蕉。

月光下，布依族的“排歌”像多依河的水一样柔美、缠绵。这一晚，他们烤些纱窗捕来的鱼，喝些河水冰镇的酒，又唱又跳，又说又笑。

那时候，他离开北京已经很久、很远了，可是，那些曾经的记忆是否也可以这样又远、又久地抛开呢?

现在的禄充渔村，仿佛已经沉沉睡去了，偶尔还会有几声犬吠，也有些寥落了，如同王卿孙手指间时明时灭的烟火。

手机里，是一曲《碧涧流泉》，琴箫合奏，或清泠，或嘈切，衬着 Nokia N97 金属般外壳的清幽。

烟消了，曲罢了。遥远处，水银般的湖泊浸没在茫茫的月色里，有一种不经意的诱惑。



王卿孙跃下巨石，踏上沙滩，赤条条地，挣脱所有的羁绊，扑向那一片汪洋之中。

王卿孙跃下巨石，踏上沙滩，赤条条地，挣脱所有的羁绊，扑向那一片汪洋之中。他沉沉地坠入湖底，滑向深处。水冷冷地，侵袭着肌肤，再浮出水面时，他已在遥无涯际的湖深处了。

他游罢，爬上岸。网兜里，百威啤酒也已经冰凉了。他咬开瓶盖，泡沫泛起，再一灌而下，仅有一个字：凉！他很需要这种入骨的刺激。

闲坐多时，晾干的躯壳又裹进温暖的衣服里。然后，他仰面蜷曲在吊床里，头枕着背包，听着手机里的歌声，任月色披洒在他脸上，人也淡入一场绚烂、斑驳的梦，多希望他和她的故事也可以像梦一样继续。

我受够了等待
你所谓的安排
说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
总是要来不及才知道我可爱
我想依赖而你却都不在
应该开心的带你给的全是空白
一个人假日发呆找不到人陪我看海
我在幸福的门外却一直都进不来
你累积给的伤害我是真的很难释怀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
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
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没出息求我别离开

你总是要我乖慢慢计划将来
我的眼泪却一直掉下来
过去怎么交代你该给的信赖
被你亲手缓缓推入悬崖
……

05 伊人

SARS 已经日甚一日了，公司也不得不放假了，这之后，王卿孙就开始一个人宅在租来的家里，日复一日地，不是看碟，就是上网。他也习惯浑浑噩噩，饱食终日了。

有些无聊，鬼使神差地，他找出那张肯德基餐巾纸，不知何时，这张纸巾都已经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了，但字迹还依稀可辨，他很快登陆上 QQ，输入、查找："21588028"。

"冰川下的女妖"？这个昵称也太蹊跷了，还有更夺人眼球的空间签名——"得到我，我是你最可爱的妖精；失去我，我是你心口永远的疼痛。"

他犹豫着，但还是申请加她为好友。他的请求也很快就被通过了，他顺势敲进去一个像是讪笑的表情。

"谁？"

"我！"

"你是谁"

"KFC？还记得吗？"

"怎么？现在才想起讨债来了？"

“非也！只是想验证一下。”

“验证什么？”

“你留下的钞票编码。”

“怀疑我吗？”

“岂敢！”

“倒牙！墨水喝多了？”

“准确地说，我是饿了！你呢？”

“我没胃口！”

“呵呵，等有胃口了，再多吃些吧。”

……

“电话？”

“凭什么呀？”

“顺道，也许我会去找你算账的！”

“1368325569☆。”

王卿孙下线了，出门、下楼，他第一次觉得这条高丽棒子们出没的王庄路空旷、冷清，街头巷尾，行人寥落，而一路上，也只有他没戴口罩，算是一个大大的异数了。

他一如既往地，走路到五道口用餐。如果爱情也和吃饭一样，那他绝对算得上用情专一，可以数年如一日地光顾同一家餐厅，吃同一款套餐。

肯德基就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五道口的街角，就有一家新开的肯德基。那时候，很多人都选择外卖了，他却尽享餐厅难得的宽松、静谧，怡然自得，大快朵颐。

之后，他又到易初莲花买了些新鲜的荔枝，再拐进肯德基，叫了份墨西哥鸡肉卷的套餐外卖。

D 大学、五道口，其实，这之间的距离并不太遥远，还不足一刻钟，王卿孙就走近 D 大学西边的角门了。这里紧邻着该校的女生宿舍，却有一堵清冷的栅栏，似庭院深深，锁住这满园的学子，也如一座冰川，那个自诩为“女妖”的女孩，如今，就陷落于此了。

不一会儿，女孩熟悉的身影又重现眼前了，高挑、纤细，口罩依旧，仅有一双眸子，如一汪秋水，在黑框眼镜后面灵动着。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荔枝？”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色胆包天！还敢偷窥本……姑娘签名！”

她咽下了另一个不太雅致的词汇。

他把套餐、荔枝都递过栅栏，劝女孩先趁热吃了鸡肉卷，女孩却像是无动于衷，只是隔了栅栏，默默地相对，欲言又止。

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无奈，他只好主动离开了。或许，这样她才肯早些回宿舍用餐，只是他莫名其妙地依依不舍。已经是重逢了，但是，她藏在口罩后面的芳容对于他而言，依旧讳莫如深，也让他愈发牵肠挂肚了。

念兹在兹，便寤寐求之，但始终抵不过古人的一句话——“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他也唯有徒叹奈何了。但想象她的长相，也竟成为接下来的几天里的一件正经事了，让他乐此不疲，也津津有味。至少可以抵消电视里非典新闻的逼仄和压迫，在头脑中焕发出丁点儿的色彩来。

哎，都是这恼人的非典！不过，也多亏了这恼人的非典。

之后，他都挂在网上了，守候着又一次的“偶遇”或者“重逢”。但“冰川下的女妖”却似冬眠的蛇一样，从人间蒸发了，再未出没过。他按捺不住了，给她发了一条短信：“一直都没有看见你在线。你还好吗？”

好久，她才回复了：“嗯。电脑是借别人的，我还了。”

“哦，那以后岂不是就再也Q不到你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

“？！”

“KFC北航店！5月10日17：10—17：30。”

“我怎么找你啊？”

“我是恐龙。”

“这算是接头暗号吗？呵呵，那我就是青蛙了。”

“难道你还以为自己是唐僧呢？”

姓名、长相，他还一无所知，那一天，她又会穿什么呢？他想知道些与她有关的识别符号，但他拨打过去，对方已经关机了。一条条短信，也都有去无回，如石沉大海。会不会被她放鸽子？去，还是不去？他有些犹豫了。

5月10日这一天的午后，肯德基里，柜台前客人们一字长蛇般排开，虽然非典依旧，但是餐厅内并不缺少客人。一个口罩男子行为略略有些怪异。他自称是某电视台一档健康栏目的工作人员，这档电视栏目有一个卡通形象——“青蛙王子”。

现在，“青蛙王子”正在做些问卷调查，回答问卷的客人都会有赠品，赠品就是一种时下很抢手的中药制剂的消毒液。

口罩男子正和一个高挑的女孩面面相觑。他不时提及“青蛙（王子）”，像是有意在提示些什么。男人还建议女孩最好留下QQ或手机号，以便有机会和主持人亲密接触。

面前的女孩子兴致颇高，还自告奋勇地填上男友QQ，并指指正在排队的男友，希望可以多领取一份消毒剂，这时节，消毒剂走俏。但口罩男子却已经有些心不在焉了，他留意着餐厅服务生，像是怕遭遇被驱逐的尴尬。

其实，他是想抽身而退了，因为角落里早坐着另一个单身的高挑女孩了，她正在翻阅一本厚厚的《伊人》杂志，旁若无人，一头黑发垂落锁骨，白色的T恤裹住上身，纤巧，也圆润，而蓝色亮片般的Logo——“Only”，也像是一个slogen，隐喻着酥胸的玲珑有致。

男人摆脱眼前的女孩，走近角落，“Hi，你好，我是青蛙……”

女孩撂下杂志，坦然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你以为穿上马甲，我就认不出你了？自作聪明。”

“马甲？你是说口罩吗？以前，来来去去都是我一个人，就无牵无挂的，现在，进进出出可就是两个人了。戴口罩，保护我，也是保护你。所以，我就戴上了。”

她避重就轻，“谁和你是两个人了。切！看不出，进步还很快吗？都学会花言巧语了。油腔滑调的！刚才，泡到那个MM了？”

王卿孙尴尬地卸下“行头”、“道具”，“哪里？我打你电

话，都打不通。可我又怕认错人了，所以，才借了个幌子。"

"哼！你幼齿，还是我的错了？"

"我哪敢啊！"他讪笑着，"你怎么跑出来了？外面多危险。"

"是因为'狼'多吗？"她顿一顿，继续说，"请假啊。我出来买东西的。"

"还是少出来好，以后，再需要什么？我可以买给你。你要买什么？"

"卫生巾。这，你也常帮人买啊？"

……

他一时语塞了。她也觉失语了。彼此竟都沉默了。

他眼神游移，再聚焦时，是女孩不经意的娇羞，一张娇小、可人的 camera face，巴掌大小，却多了份冷俏，乌黑的长发又偏分了。其实，她低腰长裤、白色T恤、帆布鞋，简单、利落，不着纤尘。

他开始想入非非、魂不守舍了。女孩被盯得有些不自然，"你打算一直这样看下去吗？"

"哦，不。不过，真能这样一直看下去，那可就太好了！"他语无伦次了，摸索着餐巾纸，使劲擦拭，花痴一般。

她舀一勺芙蓉鲜蔬汤，其中，漂忽着几朵散碎的蛋花，又扫一眼柜台前已经稀落的队伍，像是自言自语，但又语带双关，"蛋——白——质！"

他重复一句，"蛋白质？"

"据说，还有一种新解——笨蛋、白痴、弱智！"她补充说。

他恍然大悟，尴尬地笑笑，看看她面前的餐盘，殷勤地问：“你还需要点什么吗？”

“我够了。不过，餐巾纸好像……”

“呵呵，都惨遭涂炭，被彻底蹂躏了？”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又越位了？”

“哼！”女孩哝哝嘴，似乎很不屑。

乍占上风，王卿孙也就不恋战了。但走向柜台了，还不时地回头望着她，直到服务生叫他。点完餐了，他也不忘要些餐巾纸。这是他的隐秘弱点。紧张的时候，他都需要掌控些什么，餐巾纸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牺牲品了。只是，他因何会如此紧张呢？

他也为她买回另一份芙蓉鲜蔬汤，虽有些自作主张，但她并未就势发难。其后，二人也难得和谐了。尤其是她消遣的《伊人》，竟还意外成全他了。因为这一期有王卿孙安排的好几个页码的老板专访。

王卿孙的老板是个被业界和媒体誉为“京城四公子”之一的风云人物，俊逸、儒雅。还有个花痴般的记者近乎告白式的赤裸裸的谄媚：“如果每天面对的老板，都和他一样，那么，工作着才是美好的。”

职场波诡云谲，相较于大学校园这座象牙塔，自然是另一方天地。所以，一谈起办公室政治，他就重掌乾坤，又滔滔不绝了。女孩聆听着，直到天色暗淡了，她才抽出张餐巾纸，纸梢擦过他的脸，像是无意的，然后，又回望窗外，像是在回避什么。他才恍然

想起她请假的“事出有因”了。

他们从餐厅里出来，拐进成府路口的超市发，在女性用品区，他有点儿无所适从：是亦步亦趋，还是驻足等待呢？但他还是决定要跟进去，只是眼光转向另一侧货架上的洗涤用品。

货架上品牌很多，女孩拿起来，又放下了，左右比较着，有些犹疑。后来，她终于选定一包新款的“护舒宝”，而他还在那儿装模作样。

她看看他，像是想起什么了，想买些消毒的湿巾，犹豫了一下，放下了一打“心心相印”，又从旁边货架拿起一打“维达”湿巾，再度打量着他，依旧不动声色，直到他几乎与另一个挑选卫生巾的女生迎面相撞了。

她看穿了他的小聪明，眨一眨眼，从他身边走过，似笑非笑地丢下一句话：“不急，你先慢慢挑吧，我在外面等你。”

他尴尬地跟出来，和她一前一后，又都无语了，而她回视他的那一刻，竟然笑出声来了。或许，她又想起刚才他在超市里的那一幕。

暮色渐浓了，他们又走回D大学西边的角门，那堵铁栅栏又兀立在角门处。她伫足了，片刻，回头，吸了一口气，取出那一打消毒湿巾，说：“那些餐巾纸也太可怜了，都被你蹂躏成那样儿了……以后，你就用它吧！这是消毒的。”

她递给他，蓦然转身，就要重归藩篱了。出乎意料，他刹那间竟伸出右手，把住她左手，顺势带她入怀，重重地吻了她的额头。

她下意识挣脱了，“啪！”掌声响亮，她毫不犹豫，“谁批准

你了？”之后，她就跨进栅栏，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他一个人。

也有进出的学生瞅瞅他，窃窃私语。王卿孙失魂落魄地看着消毒湿巾，呆呆地出神了。

她再打来电话时，王卿孙已经穿过成府路了，手机响起来，但她仅有一句指令，不容他置疑，“五分钟后，到新北门报到。”

他甚至来不及合上手机，就跑向D大学北门了。还是那个北门，他们曾在这里第一次邂逅。此刻，女孩拖着帆布鞋，在栅栏的那一边，如挥动画笔皴染着水墨画，若无其事、旁若无人。

他匆匆地赶过来，气喘吁吁，但她又熟视无睹，都视而不见了。

他攀住栅栏，盯着手机，信誓旦旦地表白：“刚好3分28秒。”

女孩依然故我，酝酿着那一刻——爆发：仿佛翩然而至，隔着栅栏，她揽过他的脖颈。他还来不及张口，就被她温润、湿热的舌充满了。

这一刻，天地间仅余下那一个吻了：深沉、绵长，他消融在她如水的脸蛋和丝般的秀发里，难以释怀了。直到无边的宁静里，他们都被呼吸的悸动惊醒了，才从窒息中复苏。

月色如许，夜深了。

只是分开仅仅片刻，王卿孙就已经忍不住了，又打给她，“喂……”

霎那间，手机里的她又判若两人了，冷冷地，“难道我是9527吗？”

“呵呵，对不起，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可是你已经吻过我了？”



仿佛翩然而至，隔着栅栏，她揽过他的脖颈。他还来不及张口，就被她温润、湿热的舌充满了。



启程

拂晓时分，晓风菡露，犬吠鸡鸣，即便是近水了，此间的温差仍大。王卿孙在抚仙湖畔醒了，捋一捋打湿的眉梢，有一滴露水滑落了，如泪一般。他收拾好行藏，又漫不经心地攀上文笔峰。

嶙峋的石、纠缠的树，他隐没其中，从镜头后，觊觎着海的姻缘，但见朝阳渲染下，瘿木也仿佛画出纹理、色彩了。

此时，日光晕染出一团，垂洒在水面上，像是一尊木偶的佛，金灿灿的。远处的黛山，出没于海边。不安分的潮，漾出了一圈、又一圈。

就在水天一色处，浮沉着一叶扁舟。

王卿孙抽完一支烟，踩灭烟蒂，丢进垃圾桶，他该下山了。是时，蜿蜒的山路上，已经有人，人多也便嘈杂了。

他沿着湖岸，踽踽而行。岸边，有一处栈桥，一直伸向湖心；栈桥的尽头，有一位白发的老者。那老者戴了顶旧毡帽，安坐在马扎上，捧着一张报纸，熟读着一段岁月的飘逝。

Tiffany 坐在栈桥近岸的另一头，纤手在杂志般大小的画夹上

游走，不锈钢的表带闪烁着金属的芳华，这是 CK Dress XL 系列的一款。

她戴了一顶蓝色牛仔布的鸭舌帽，帽沿像是故意地毁损了，露在外面的发梢微卷着，搭在卫生衣上，凌乱，但也魅惑。卫生衣是灰色的，这灰色又蔓延到长裤了，挽起的裤脚，也衬着米白色的凉鞋。

此刻，Tiffany 坐在桥头看风景，看风景的男人也在岸上看她，老人和少女，绝对是一道风景，纯净、娴雅。在王卿孙按下快门的刹那，都一时入画了。她警觉了，拔掉 Bose 的 on-ear 的银色耳机，蓦然回首，这是一款粉红色的 iPod nano，粉红色也是艾薇儿最喜爱的色彩。

她挥一挥衣袖，冲他。倚东风，一笑嫣然。他也摇一摇相机，她再回眸时，背包的王卿孙正在走进禄充宾馆。

黄昏迟暮时，山水又相逢，这是禄充渔村的深处，曲径通幽。蜿蜒的石板路，剥落的土坯墙，古拙的旧门楼，只是那古木做的门板也被油烟熏得漆黑了。

Tiffany 徜徉于其间，凝视着门心对联上的“慎终、追远”四个大字，一种日渐苍白的传统。

DV 推过去！Tiffany 和老宅尽入王卿孙的镜头。他和她又不期而遇了，她笑靥如花：“Hi。”

牛仔帽下的他也绽露笑颜了，其时，她像是疑虑已尽释然了，甚至还有些愧意，因为她还欠他一顿晚餐。



她戴了一顶蓝色牛仔布的鸭舌帽，帽沿像是故意地毁损了，露在外面的发梢微卷着，搭在卫生衣上，凌乱，但也魅惑。

Tiffany 说：“我们好像还住在同一家宾馆了。”他笑了笑，未置可否。

“对了，你好像不住宾馆。”她也笑了，其实，对于她而言，或许，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谢谢你载我来这儿。”

她谢他，载她来此，这是一个计划外的美丽所在：山美、水美、鱼更美，鱼就是抗浪鱼，这种鱼类也只属于抚仙湖。当然，捕鱼也就更要唯我独尊了。

渔人先是在近岸处沟堑挖出一个个鱼洞来，再以水车汲取出泉水，渐次戽入鱼洞里，之后经沟道流入湖中。因了这泉水、湖水之间的温差、流速之差异，鱼也就逆流而上了，但渔人早已在上游预置下竹笼了，竹笼就以逸待劳，静等着抗浪鱼飞蛾扑火、有去无回，是以命名为抗浪鱼。

抗浪鱼，枉顾生死地逆流而上，却只是为了产卵——这个最本分的事情。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壮，又是一种何等的伟大！

在禄充渔村，吃鱼就更是别具一格了。村人先在铜锅里装上适量的泉水，再把活鱼放入锅里，就着温火慢慢地煮沸了，等到清香四溢的时候，再放进些佐料，这鲜鱼便爽口怡人了。

之前，酒店小姐就说得绘声绘色多了，Tiffany 也早就馋涎欲滴了。但是，一个人吃的就不是鱼了，而是一种寂寞。所以，她注定是要等他的，何况她还欠他一个“腐败”，“我还欠你一顿饭”。

如今，她不再是一个人了。只是他还是不苟言笑？抑或从来就不善言辞？看他行头，倒像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如《廊桥遗梦》里的罗伯特·金。

夜幕里，树影下，店家摆了一张方桌，方桌旁围了一对人，王卿孙和 Tiffany，品味着抗浪鱼，这味道愈发鲜美了。

月上柳梢头，或许还是淡季，所以，这条湖边的小径上，也仅有一二个游人而已。

鱼宴已罢，该各自回寓了。他们约定好第二日的行程，分手时，Tiffany 才知道，王卿孙并不住在禄充宾馆，他只是去宾馆里洗漱而已。

她看着他离去了，想望着一个前途未卜的约定。

这一晚，他睡在车里了。

天窗外，那一方月色，如水。



隐形纪念

我想要去找那条路

你牵着我那段路

有甜有苦呀

有泥有雾

我说有你所以喜欢旅途

有时候下着雨我淋湿了脸

所有风景都变成想念

……

这又是一个女声，沉郁、浓烈，仿佛湖边的水汽，氤氲在晨曦里，久久地散不开。Tiffany 如约而至，她穿了件藏蓝色的竖纹针织衫，搭配着牛仔裤、帆布鞋，活力十足，微卷的发梢，在朝阳的霞光里，轻舞飞扬。王卿孙含笑致意，发动引擎，却关掉音响，汽车很快驶出小镇了。Tiffany 坐定，翻出那本画册，又摁下音响，那个女声继续着。

一双脚要走过多少时间

才能走成思念

隐形的纪念

躲在心里面

也许吧也许不会再见

……

Tiffany像是打定主意要和王卿孙结伴同行了，于是，一路上，走走停停，拍拍看看。虽然他还是惜语依旧，然而，彼此也有些应和，气氛也温润了。

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一条公路，仿佛一线穿珠，沿途都亲水无限。待抵达通海县城，其时已经过午了。即日登临秀山，怕是已经来不及了。既然如此，索性顺其自然了。于是，他们先登记住宿，沿街就餐。

此后，二人闲庭信步，兜兜转转，辗转、留连于小巷、故宅。后来，他们还徒步去了杞麓湖，一路上竟屡屡被农家的条条恶犬欺负。Tiffany吓得躲在王卿孙后面，他像是对付乡村恶犬的绝对高手，每当有恶犬狂吠，他就地立住了，与恶犬对峙，直到恶犬也屈服于他，乖乖地走开了。

通海，素享一山、一水、一古城的美誉，其实，古城并不大，却南面山，北依水，山清水也秀。山曰秀山，水称杞麓湖。这就是通海——“礼乐名邦”，“秀甲南滇”。

秀山脚下就是通海古城，古城内，有一条南北大街，通透、敞

亮。聚奎阁雄踞在古城的街心，此阁高三层，全木结构，俱是雕栏围砌，且四面悬匾："高拱辰居"、"冠冕南州"之类，登阁望远，秀山、杞麓湖就尽收眼底了。

滇省诸县多有文庙，而通海文庙也和聚奎阁相距不远，仅百米有余。

其实，"礼失求诸野"。滇西礼乐文化源远流长。诸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乃至慎终、追远，莫不散见于门庭的对联上。只是乡人多已司空见惯了，然而，中原、都会，却又久已不存了。因此，异乡人观瞻之余，莫不唏嘘、感喟。

只是游人罕至，所以，酒吧也难觅，故而，古城内外，民风也仍淳朴。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虽华灯初上，然街头巷尾，行人已寥落了。

毗邻古城的一家外地人开设的咖啡馆里，Tiffany 又执意做东，王卿孙也就不再谦让了。毕竟，一路羁旅孤馆，多是餐风露宿。既然有红颜作伴了，又何苦再月下独酌呢？

Tiffany 诓说，她就读于北京服装学院。所以，此次是旅行，也算是采风了。她野心勃勃的，想把民族风引入服装设计，一如云锦、麻布。印花、蜡染、扎染；堆绣、刺绣、西兰卡普；诗、书、画、印；水墨的山水、设色的花鸟；福州的漆版、阴山的岩画、陕西的剪纸……这一切，就如同云南翡翠的"水"、"种"、"底"、"色"，从面料、工艺到花色，一以贯之。她向往着，有朝一日像著名华人设计师 Vivienne Tam 一样，推出属于她自己的一个成衣品牌——"Fier"，这是属于她的"中国风"，Logo 就是

抽象的、线条的“飞天”形象，如奥运会上的“北京印”。

这名字源自她喜欢的一个台湾组合——“F·I·R”。王卿孙说，有梦总是好的。

其实，她眼前就是一幅白描，也是《私奔》画册中的插画之一——“通海秀山”篇。显然，这是一座山门，门楣镌有“涌金寺”三个大字，右门心题写着“宝珠”二字，左门心却是空空如也，落款是“升庵杨慎”。看似是一个“半联”，所以，仅有“出句”。

书、画虽然不敢恭维，却是她要求解的一个谜面，也是她和他约定的游戏。

虽然幼习书画，但 Tiffany 还是苦无头绪。王卿孙却吃得酣畅，这里的炒意粉还算可口。事不关己，他也就无意点拨了。

她心无旁骛，嘴角竟沾染着饭渍。他递给她纸巾，指一指她嘴角，她擦净勺子，凑近了脸，却照得自己娇羞如花，但也花容失色了。

他劝她：“还是先一心一意吃饭吧！至于其他的，Google 一下，也许就有了。”

“但愿柳暗花明。”转念，她就烟消云散了。

哎！女人都善变！

他装备齐全，白色的 Apple Macbook Air，简洁、流畅，无线宽带的网速还可以。然后，二人各自叫杯鲜榨果汁。他从旁检视着相机里的照片。她一边 google 着，但也不忘久违的开心网，那片荒芜的农场和那些莫名其妙的新鲜事。

果然与徐霞客有关：“宝珠”、“宫粉”，竟然是二株山茶

花，也被驴友之祖徐霞客誉为“南滇之冠”。山茶花，更是 Coco Chanel 的图腾，重要性仅次于“CC”的标识。所以，也是奉 Coco Chanel 为圭臬的 Tiffany 的偶像。

她雀跃，复又困惑了：宝珠、宫粉，既然是相伴而生，画册上何以却仅有宝珠？而且原本应该植于灏穹宫之红云殿，何以又见于涌金寺？涌金寺所有者，实是宋柏、元杉也。

他不温不火，“早些休息吧。明天还要爬山。或许，答案就在你脚下，勿需踏破铁鞋了。”

她又有恃无恐，但也得寸进丈了，想探听些藏宝、寻宝之“背后的故事”。他却不再接茬，径自走回客栈了。

她跟在后面，想象着明天，再看看夜幕下，橱窗里泛着蓝莹莹的光，莹光里的衣架，还有衣架间的人。

次日，又是一个艳阳天，二人从聚奎阁南行，经文庙，穿过毓秀坊，就秀山在望了，只是山路崎岖，但见亭台古刹，疏影横枝，田勾町王庙、三元宫、登瀛桥、普光寺，掩映其间，可谓青山藏幽处，曲径又通幽。

秀山可谓遍地墨宝，所以，又素称“匾山联海”。名联、题款更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此处即为登瀛桥，有对联一副：“欲上高峰，到此地何妨小憩；回看下界，登斯桥竟已升仙。”

王卿孙、Tiffany 也登临高桥，凭栏远眺，碧湖、城廓，水天一色。

灏穹宫、普光寺，水平相距也不过数十步远，但见殿阁依山取

势，层层递进，也平添出几多气势。正中是为红云殿。梁枋刻花，栩栩如生；殿脊走兽，各具情态。殿前即宝珠、宫粉植处。此南滇之冠，又惹多少思古幽情？

灏穹宫西，却是“桃源深处”。其间，有还鹤楼、逋翁亭，亭台楼阁，别有情致。庭中更有明代的玉兰一株。名花渐欲迷人眼，更哪堪名花配名联。于此，明朝人杨慎也书对联一幅：“不寒不暖有花处，半醉半醒无事人。”

杨慎，曾谪迁边地三十余年；徐霞客，更半生都行走在路上。迁客杨慎、旅人徐霞客，邂逅于此了，是否也会心有戚戚焉？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王卿孙又想起杨慎留下的这个千古名句了。

一时间，他和她都恍入江南园林了。

秀山旖旎，平峦缓坡，如董源的水墨江南，浑无荆浩的拔地擎天，睹此胜景，人心莫不思静：好一个清凉世界。

王卿孙手持 DV，仿佛化身一个纪录片导演，不动声色地摄入她抛洒在山林、殿阁间的一个又一个影子。她偶尔也如《台湾脚逛大陆》里的外景主持，探幽入微，想发现一个又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还不时俏皮地回一回头，做一个叉开双手取景的手势。

雨后的丛林，她，酒红色的短袖，袖口间翻卷出一股生动，出没于薄雾晴岚中，魅惑、梦幻。童话般，似拾级而上，次第的邂逅：清凉台、蓬莱阁、海云楼、风仪亭。

涌金寺，更远在峰峦的尽处，万道霞光里，仰望宋柏、元杉，恍如徐弘勋挥洒的“佛谷云深”。一脉相承的，是秀山古柏阁那洞



雨后的丛林，她，酒红色的短袖，袖口间翻卷出一股生动，出没于薄雾晴岚中，魅惑、梦幻。

开的深邃，于此，登高望远，便一览无余了。其间的景致与妙处，都尽付予一幅回文联：“秀山轻雨青山秀，香柏鼓风古柏香。”其间，也有些当地的老者，围在石桌旁，安坐石凳上，下下棋，打打牌，优哉游哉。

置身庭院，Tiffany 悠然于古寺的木、石神韵里，仿佛角落里也都埋藏着故事了。

宋柏、元杉外，有一道长廊。长廊尽头，是一处圆拱门；拱门里立了一面照壁，俨然是又一进院落了。

拱门侧畔有面镂空的砖雕，却是匪夷所思的非对称，仅右侧镂空拱卫着一方空处，其上还谱有一段文字：“见是何曾是是，闻非未必非非。吾念非非、是是何须数。”

款识赫然在目——“升庵杨慎”。浑然一体的砖雕、拱门、镂空、书法。

涌金寺？半联？杨慎杨升庵？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答案了，Tiffany 挥舞着“V”字手势，雀跃在王卿孙的镜头前，“我找到了。”

王卿孙未置可否，只是放低手中的 DV。或许，是她赢了。

镂空的纹路，精致、古朴，其实，也是可以很 fashion 的。或许，还可以被融入时装，编织出红地毯上的又一个焦点，Tiffany 又异想天开了，也孜孜以求：玄机乎？巧合乎？镂空、半联，数目竟也是相同的。拱门内、外，是若即若离的她和他。

她透过镂空看王卿孙，隐隐约约，却总有盲点。

镂空深幽，莫非其中还有故？Tiffany 掏出一支签字笔来，又小心地探进去。“啪”，似有物坠地了。

她绕过拱门，见地上是一个藏式的刀鞘。刀鞘是直把的，双孔，长约三四寸许，刀鞘的表面是黝黑的神祇的浮雕。

看着他的背影，她失声了：“这里还真有宝贝啊？！”

转瞬间，刀鞘已经易手了。Tiffany 还在讶异着，王卿孙已经在翻弄着刀鞘了。

Tiffany 问他：“这是你藏的吗？可是，只有鞘，那刀呢？”

他默然，无语。合十掌，握住鞘。咽气，凝目，黯然思忖：是她来过了吗？

Tiffany 依旧嘟哝着：“好像还是雌雄的。应该是两把吧？”

她看着他收入囊中了。他又凑近镂空，逐一地，想再挖出些什么，却已是空空如也了，确信再无所获，他径自走了。

她看着他远去的一个孤独的背影，还未适应这悠忽之间的变化，愣了好久，才跟上去了。

男人太喜怒无常？还是另有隐情？ 这可是他的游戏，刀鞘又岂能和他无关？果真无关，他又何以这般呢？

哎，看他那放空的眼神，像是蓄满了往事和伤痕。

08 私奔

相思成瘾，也就无日不见了。自从他们在 D 大学的侧门外亲密接触之后，每天下了班，王卿孙总是乘着微风，一骑绝尘，去找她。所以，也总是在夜幕降临时，D 大学栅栏内、外的他和她，风雨亦无阻。

相聚，也相距；相距，也相聚。背靠着背，吃一包薯条；耳鬓厮磨，听一首歌谣：

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
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
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
不需放我在心上
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
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
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
我也只能这样
……



栅栏内外的他和她背靠着背，耳鬓厮磨，听一首歌谣……

他和她一起憧憬着围墙外面的世界。她总想摆脱藩篱：那恐怖的非典，还有这惶惑的校园。她说，等学校解禁了，她最想去云南。他说，等他有车的时候，他一定带她去。

后来，非典式微，公司也正常化了。王卿孙一如既往的，午时点卯，接着到格子间翻阅报刊，然后，就到时代广场B1层就餐。

又一天的午后，王卿孙有些熬不住了，便躲进视听室里，一个人看E！频道里的好莱坞，和好莱坞的一池春水。

蓦地，手机铃声响了，掺杂着公交车的电子报站声，时断时续，仿佛说的是1路，西单站，就在长安街上，这电话是她打来的，“今天几号了？”

他翻翻旁边的台历，说：“10号。”

“还是6月。”她补充说，“蛋白质。”然后，她就挂断手机了，他拨打，但又仅剩铃声了，这是一首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他惶然了，抛下E！频道里冉冉升起的好莱坞新星Halle Berry，冲下楼，而她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格纹短袖，腰际扎紧了。绷紧的臀线，纤长的腿。牛仔短裤，红色高跟鞋，俏丽、复古。

他端详着她，走近她了。她也跑来，又跃起来，搂住他的脖子，骑上他的胯，他揽着她的腰，柔柔地热吻。

她粘在他身上，他轻抚着她裸露的腿，俯瞰她张开的领口里，是普普风的绑带胸衣。

她看看他色色的眼神，佯怒了，从他胯上滑下，又踏着街心花圃的砖脊，雀跃地走。

他随护在左右，分享她尽情释放的自由。

此时无声胜有声。

或许是累了，她很快坐在长凳上，枕着他的腿，假寐，却看人来来往往。他俯下身，一次次地想吻她，但又不忍惊醒她。爱就是这样一场游戏——男和女的彼此诱惑，逢上必下，不眠不休。

他们就这样徜徉、留连在西单广场，她甚至不再回避他色色的余光，这些男女间的冲动。

无论他说搭公交车，还是打出租车，她都说自己晕车。她还说，坐单车就更堪比骑车累。于是，他们决定徒步，从西单走回五道口。

途中，新街口的那些小店也都惹得他们频频驻足。后来，他们一直走到花园路的汉拿山，去吃了烧烤。此前，他都是吃素的，鸡、鱼除外，从不着荤腥，所以，都去肯德基。她誓要改变他的胃口，所以，之后，他就迷上烤肉了，也许只是因为她。

从汉拿山出来的时候，但见月色、繁星，也已羞见人间霓虹，倦鸟也要归巢了。

那时候，她的学校仍未解禁，所以，虽非近“乡”，但她也情怯了。

她小心地坦白，说，学校的东北角有一个酒家，厨房与校园相通，她就是从酒家的厨房里溜出来的，但此时，酒家打烊了，也阻断她的归途了。

又是栅栏外，心照都不宣，都想说些什么，但又都避及，默默都无语了。其实，有些事，有些话，又何必要说破呢？

这多像是她的一个阴谋，但他感动了，抑或还激动了？

她说，我想吃冰激凌了，我们学校西门外，就有一家冷饮店。

他说，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所幸，夜深了，但小店还在营业。

她说，我可是很贪婪的，所以，我要挑很多很多了。她又说，可惜冰激凌都要融化了。

他说，我们快跑回去，放进冰箱吧。所以，他们奔跑了，毫不迟疑，是为冰激凌，其实，也不为冰激凌。

他们跑回家，在他租住的家里，落地阳台处，有一面碎花帘，遮蔽出一方天地。他俯下身，打开冰箱，而她斜倚在冰箱侧壁上，右脚竖立着，脚蹬着冰箱，可怜巴巴地扬言："这一晚，我就做个沙发客，只是借你沙发哦。"

女人的心很小，和肯德基一样，冰箱、冰激凌，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于久遭禁闭中的她，都已是一种奢侈的幸福了，她神往了，仿佛有了家的一统，说："这就是我要的幸福。"

一切都仿佛是一组定格画面，翘起的臀，微隆的胸，后仰的脸，还有樱唇点点，"可爱多"的奶油滑落指尖，滴在她胸口了。

她吞吐着冰激凌，如此心无旁骛，又不经意地撩人，这怡人的冶艳，其实，真的是好无辜的。

他的呼吸越来越迫近了，她像是突然警醒了，乍见眼前痴痴的他，他已是馋涎欲滴了。

"你想吃吗？"她还傻傻地问，纯纯的，一塌糊涂。

他火辣辣的眼睛，只痴痴地盯着她，却不语，她吮一口，施舍

也似吞吐在他的喉里，似蛇般，凉凉的，钻心。

他一触即发，抵她在冰箱壁，舔着她嘴角的奶油，吻她，从唇舌、耳畔、脖颈，再到酥胸，一如乳沟处惊落的冰激凌，都一一融化在他舌尖的温热里了，又随着他的手，滑开她短裤侧开的拉链，直到热热的一股填满她身、心深处的空了。

他扑在她怀里，畅然一泻了。她也跟着他翻涌、飞升，如云端漫步般空灵。

这一晚上，接下来的时光里，他们都躺在床上，聊电影。他说，男人都有一个江湖梦，但他的江湖梦都装在电影里了。

也只能在电影里了，所以，他喜欢公路片。“You could call my life on the road.Prior to that I could always dreamed of.”

但是，江湖像是不属于女人的，所以，她也就进入不了他的梦，一如他口口声声对她的催眠，他搂着她，从背后，在她胳膊上一笔一划地画着字母——“L–O–V–E”。

他说，我给你催眠吧。虽然她也遵照他的“医嘱”，但是，她还在心理暗示着，他却已经沉沉睡去了。睡梦里，小径弯弯，绿草茵茵，他载着她，单车悠悠，忽然，一双大手从镜头外入画了，握住车把，他们再也动弹不得了，她呼唤着，左右摇晃。

这是一个梦，他醒来了，入画的，却是她骑在他胯上，想摇醒他。“蛋白质，你醒了！”

他睁开眼，此刻，她穿的，是他的白衬衣，只是衣襟尽开了。斑斓的比基尼，如两道彩虹，跃动着，一上一下。

窗外，阳光透过窗帘，薄薄地打在她的脸上，他央求着：“再

睡会吧？”

她嘟一嘟嘴，“我不管！”

显然，她刚刚洗过澡，像出水芙蓉一般，撩一撩长发，还湿漉漉的，又仰一仰脸，甩一甩发。突地，她俯身一把握住他那一根情欲的权杖，伸张了嘴巴，做虎啸状，“你睡吧，我只要我的‘鸡肉卷’。”

他喜欢她的野，伸手弄弄她披散的发，此刻，虽然是二人，但又缠绵做一团了。

家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总会有一个人等，有时还会有“a surprise”。之前，王卿孙从未下过厨，所以，也没有锅碗瓢盆，但这一天，就在他上班的一夕之间，她就置办下一切了，而且还烧一手好菜。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下班回家，就坐看美人、佳肴，这一切都恍如是在聊斋里了。她又娇嗔着逼他，吃尽她做的酸菜鱼、炸鸡翅，这些也算是他久违的温柔乡了。就这样，她弄性，也小心，也许，仅仅因为一念：白天，她洗花他的白衬衫了。

阳台总多情：藤椅，横卧，宽宽的。晚饭后，他和她相拥在落地的阳台里，一轮圆月，皎洁、静谧。

那时候，职场里的他正春风得意，况且今又兼红袖添香了，所以，也志得意满，信誓旦旦。她却顾影自怜，“我什么都不会，还很宅。”

他信口开河，等他有钱了，她就不必上班了，可以逛逛街，购

购物，做一个主妇，又何必东奔西走，抛头露面？

她说：“或许，每个女人都多少有过一个全职太太梦，至少这应该是女人的权益，但不是每个女人都这么幸运过。”

他就亲她，她拔根长发，捻作绳子，绾个结儿，探进他耳穴，轻轻转动，笑一笑，说：“原来也有我可以做好的。”

就这样，他们沉浸于歌曲的意境里，看看纱一般的帘，如一道幕布。如果这边是舞台，那边就是皮影。

想带上你私奔
奔向最遥远城镇
想带上你私奔
去做最幸福的人
在熟悉的异乡
我将自己一年年流放
穿过鲜花
走过荆棘
只为自由之地
在欲望的城市
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
洁白如一道喜乐的光芒
将我心照亮
……

他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她说："我想在海边有一栋别墅，再开一间酒吧。"

他说："我喜欢小镇，像西部片里一样，然后在一个小镇里买一栋老房子，开一家小酒馆。"

她说："那我们就找一个海边小镇，开一间小酒馆，买一栋老房子。"

她说："解禁后，我们一起私奔吧？只有我和你，去传说中的七彩云南，寻找那道消逝的地平线：住西双版纳的竹楼；看大理的风花雪月；品丽江的柔软时光。"

他揽紧她，说："面包会有的。"其实，小镇，是他的归宿，但也许只是她的驿站，她还是想有一个这般安逸的家。

他也终于知道，她叫高笑非，后来，他都叫她"非非"，只是这个名字，他知道得太晚了，所以，想忘却也就太难了。



木石传说

不要再迷信古城了，古城早就只是一个传说了。建水就是如此，它古称“临安”，也是徐霞客游踪所及之处。但所谓古城，如今也仅余一斑了，恰如时下孤零零的迎晖门，早就已经破败、寥落，昔日的“东南形胜”，唯有从雕栏、瓦檐间大胆想象了。

但在这个斑驳的古城，东林寺、太史巷里，还有些遗失的美好：磨光的石板路，剥落的土坯墙，吹肥皂泡的小女孩，抽水烟袋的老男人，捶衣妇女，滑板少年。

庭院深深，那些闲适的人。

Tiffany，白色T恤，黑白条纹的围巾，飘忽在古城斑驳、幽深的巷口，冲散那片浑一的土黄色，如“东井”里那一方流动的蓝天，这一刻，她也是王卿孙的Super Model。

如今，世人再无生花妙笔了，所以，仅剩下镜头下的一帧帧照片，勉强拼贴出些人间造化的零碎点滴，但再也无法还原出一个斑斓、生动的大千世界了。

王卿孙也一样。



Tiffany 飘忽在古城斑驳、幽深的巷口，冲散那片浑一的土黄色，如“东井”里那一方流动的蓝天，这一刻，她也是王卿孙的 Super Model。

在朱家花园里小憩，王卿孙和 Tiffany 又面对面了，其实，自从秀山上那幕“图穷匕首见”之后，他就更加沉默了。

但一路上都还是他负重，现在歇息了，他就解下背包，掏出些零食，自便，也给她，她却忙着检视他镜头里的自己，看到的都是自己的背影，她有些不满。

阳春三月，“彩云之南”就已经是骄阳似火了。王卿孙黧黑的脸，有些被晒爆了。Tiffany 颇觉不忍，抖抖防晒霜，想给他涂脂抹粉，他并未制止。

她靠近他，伴着一缕久违的 Chanel N°5 的香气，刹那间，是他和她交错的眼神。乍惊的他，撞落她手中的防晒霜，是 Vichy 牌子的。

她收手，又看见心如止水的他。

二人离开这里，又来到建水一中，也是昔日的文庙。

建水、石屏，一衣带水，也同病相怜。那些“保护民居”的标识还没摘下，就已经被拆除了，旁边是此处一家开发商的售楼处，这也宣告了一个事实：现实早就把历史逼进商业社会的墙脚里了。于是，他们又从石屏到元江，一路穿行于哀牢山涧，红河谷地。

重峦叠嶂，云海缥缈；曙光点燃蓄水的梯田，夕照晕染缠绵的青枝。惊艳！也绝无仅有了。

Tiffany 穿了件斜肩 T 恤，叠加小背心，欲擒故纵的黑与白。其实，她已然习惯他仿佛洒脱的漠然了，但王卿孙却对她的这身行头赞誉有加，这让她有些尴尬、不适。

车窗外是怒放的芙蓉花儿，一水儿的红，也如 Tiffany 稚气的娇媚，一缕轻风湿雾中斜掠的发丝。她在向他想象着一场梯田秀，如纠结于周慕云室内的苏丽珍，旗袍里绽放的那些“花样年华”。

他鼓励她演绎T台的木、石传说，其实，他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

王卿孙喜欢赏石、佳木，一如红楼梦里的木、石前盟，所以，从浙、赣、徽、湘、黔、桂，他沿途叩石问山：青田石、昌化鸡血石、田黄石、武陵石、菊花石、紫袍玉带石、翡翠……

红桦、铁梨、榉木……

或买，或拍，或实物，或照片，这一切恰如扑面而来的另一个世界，让 Tiffany 叹惋，也沉醉了。

他说，如果她可以把木、石的纹理融入服饰的花色，绝对无以伦比，因为天然的木、石纹理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是无可替代的孤品，就像那一片片玛瑙画面石。那样，明星、名媛就不必担心“撞衫”了。

无语多时，他又像是自言自语，“人也是一样，没有谁可以替代另一个人。”

此刻，又是残阳如血，仿佛天地间，仅余脚下的这座世界第一高桥——“红河大桥”了。王卿孙的那辆 VOLVO 缓缓驶过大桥，那醉人的山茶红，弥漫在落日的余晖里，像是渐渐凝结成一滴流淌的果汁。

音响里，是这首熟悉的老歌：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ma.

天地间，也像是仅有一个约翰·丹佛了。
高山仰止，Less is more。



爱，很简单

群山绕，湟水流，舷窗外，山、水俱苍黄。这是冬日的西宁，辽远、苍凉，像金银滩草原上的“花儿”一样。

风萧萧兮，黄昏时湟中饭店前，王卿孙翘首以盼：祁连路，林家崖，破旧、冷清。

今天，王卿孙不期而至，高笑非乍接到电话，就一路狂奔着跑来了，恍如一梦，此刻，就在她家的楼下，王卿孙拥高笑非在风中，她莹泪纷纷了。

次日，就是正月初四，是高笑非的24岁生日，也是她有他以后的第一个生日，王卿孙绝不忍错过了，所以，他就擅自飞来了，俨然赶在了最后一刻。

但这一夜却大雪纷飞，这是2004年的第一场雪，白茫茫一片，飘飘洒洒，纯净如她。

正月初四，这是属于高笑非的一天，但是，却由王卿孙主宰了，他想走遍曾予她欢乐的地方：水井巷、莫家街；尝尽让她留恋的美食：老酸奶、酿皮、酸辣粉。

他们一路走，也一路吃，他不时回望，但大雪一直下，像是要无眠无休了。他心急如焚，又要故作清闲，更在心底默默祈祷：A Little Romance（电影《情定日落桥》的英文片名）。

西天终于泛出红晕了，像是一道佛光。后来，王卿孙常做如是想，这一定是塔尔寺活佛猩红的袈裟祭出来的最后一道晚霞。

乍见天开，王卿孙忽然拉起高笑非飞奔了，一条长长的建国路，踩出来两串深浅不一的脚印，在这白茫茫的天底下，仿佛只有他和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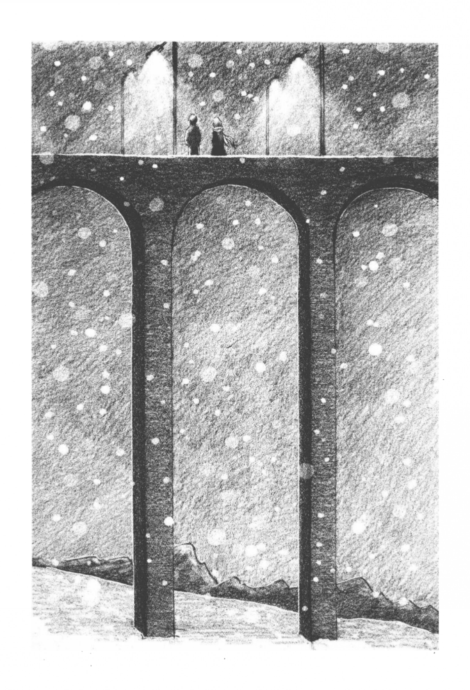
只是此桥非彼桥，所以，这里才白雪皑皑，他滑倒在桥头，她俯下身，想尽力挽住他。

他却跪在她跟前，望着娇喘不止的她，悄悄地，趁她不觉，他给她戴上一条项链，璀璨的铂金在胸前绾成一个心结，也嵌住了一颗闪亮的钻石，这是一份两颗心之间的感动—— Forevermark（永恒印记），和她白皙的脖颈一起晶莹着。

这惊喜，突如其来，她竟呆住了，待确信这一切，她终于释放了：灵动的舌尖，深入，再深入，贪婪地，想攫取他的那一颗心，久久，久久。

他们的背后就是西宁火车站，此刻，火车站塔楼上的钟声响起了，他猛然抱起她，在落日余晖里，桥上的他和她相拥着，旋转着……她围巾飞扬，长发飘飘，衬着米白色的风衣。他们仿佛是两条溯流而上的湟鱼，想挣脱地心的引力，向着高远处升腾。

他对她说，电影里有一个传说，日落黄昏，当钟声响起时，那



他和她是在桥上，桥下冰封的湟水河，也在这一刻屏息了。

些在威尼斯的叹息桥下吻过的恋人们，将相爱直到永远。他还说，只要她再等到下一个5月10日，这条项链就会变成一枚戒指。

但是，他和她却是在桥上，桥下冰封的湟水河也在这一刻屏息了。此时，仿佛只有他和她，以及夏都广场的歌声了。

忘了是怎么开始
也许就是对你
有一种感觉
忽然间发现自己
已深深爱上你
真的很简单
……
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喔……
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
说你也爱我
I love you
……



三道弯

4月13日至4月15日，就是傣族的“泼水节”了。其实，在云南要体验泼水节，似乎有两大去处，一即景洪，一为景谷。前者由来浮华，后者迹近原生。当然，你也可以在昆明近郊的民族村过一把瘾。

但是，王卿孙提议，“下一站景谷了。”Tiffany 当即附议，自不待言，于是，他们便经停“双胞胎之乡”墨江，再途径宁洱，径奔景谷了。

一路上，歌声流泻。

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
孔雀飞去回忆悠长
玉龙雪山闪耀着银光
秀色丽江人在路上
彩云之南归去的地方
往事芬芳随风飘扬
蝴蝶泉边歌声在流淌

泸沽湖畔心仍荡漾
记得那时那里的天多湛蓝
你的眼里闪着温柔的阳光
这世界变幻无常
如今你又在何方
原谅我无法陪你走那么长
别人的天堂不是我们的远方
不虚此行别遗憾
oh 忘了忧伤
……

景谷的泼水节是颇有些章程的：午前展佛，午后狂欢。展佛尽在勐卧总佛寺，清晨，傣家人采花，和尚们迎水，“赶摆”般各行其是，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半晌，大戏就要登场了。

花车、白象、人流。“哨多力”簇拥着佛祖，行进在前列；“喵力多”也撑一把遮阳伞，捧一束鲜花，迤逦而来了。霎时，鼓乐喧天，人声鼎沸，此之谓“展佛”。

其后，则是献花、浴佛了。和尚们汲来的水洒过佛身，人群聚拢在佛像四周，争抢着圣水。一时间，银钵、饮料瓶、塑料袋、盆，游人们就地取材，一个个伸长了手，围住佛祖，像是千手如来，在阳光和圣水里舞动着。然后，人们唱念着“水、水、水”，拿花枝蘸水，浇洒在彼此的肩、背上，所谓“泼湿一身，幸福终生”。

佛寺前则聚沙成塔、围塔成堡。一些赤足的妇女、老人以鲜花或彩旗，装点着塔林、城堡。Tiffany 也混迹其间，摆一个美美的 pose，待要再拍个靓照，王卿孙却已经找不见人了。于是，她出离喧嚣，众里寻他。

菩提本无树，佛塔拱卫之，“塔包树”、“树包塔”，然砖塔罅隙又有虬枝老藤，见缝插针，也若合符节。

王卿孙逡巡其间，燃一根蜡条，孤零零一人。他又伫立一隅，忐忑着，犹疑又期待，他终于移开一片杂草覆盖的瓦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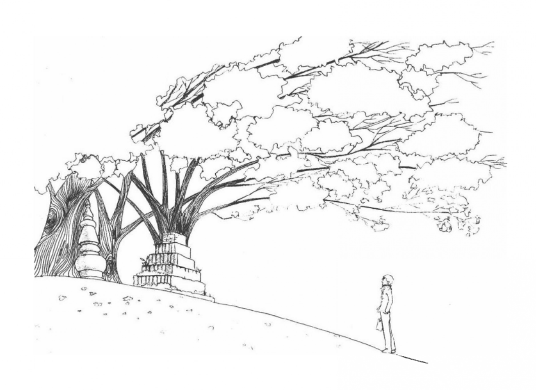
覆草剥落处，竟是一个树洞，他探穴取物，摸索出一个傣家的土制陶瓶，约略有口杯般大小，像是老北京的蛐蛐罐。他旋开瓶塞，再掏出一个密封的塑料袋，袋内又是一个彩绘的俄罗斯套娃，套娃也有好多重，也一重重地打开了，竟又是一个粉红色的 ipod。

他愕然良久，掂量一二，又把空的土陶瓶放回原处，然后，他盖好瓦当，覆好杂草，沉吟些时，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高笑非一定也来过了，他多少有些安心，但也失魂落魄了。

“你一个人偷偷地淘宝！难道我们之间的 Game over 了吗？”

乍惊之余，王卿孙蓦然转身，惊异地与 Tiffany 打了个照面。这是她和他两个人的游戏，显然，他先破坏规矩了。她佯装生气，又指指俄罗斯套娃，“这也是秘密吗？”

他无意分享，就招呼她进城了。她还耿耿于怀，这是她和他的寻宝游戏的“第二章”——“勐卧”，谜面依然是一幅白描——“塔包树”，旁边搭配中西合璧的文字：“西南得朋：In the Mood for Love。”



菩提本无树，佛塔拱卫之，“塔包树”、“树包塔”，然砖塔罅隙又有虬枝老藤，见缝插针，也若合符节。

Tiffany 顿悟，这就是第二章的谜底，In the Mood for Love 是《花样年华》的英文译名，但是，这人间的树洞又埋葬着什么秘密呢？

显然，这个秘密和王家卫无关了，王卿孙虽然无语，却像是熟知这一切。

午后，始是泼水狂欢。游客、乡人也都移师县城了，于是，人也喊，车也鸣。

他们也进城了，一路上竹楼、白象、孔雀舞。待车停放妥当了，人也要用餐了，但酸笋、竹筒饭、油炸青苔、香茅草烤鱼，这些傣家的美味也堵不住 Tiffany 的嘴，她还想望着树洞的秘密，甚至还有那个空白了的藏刀鞘。

王卿孙却顾左右而言他，树洞就更是讳莫如深了。

午后二时，孔雀广场上，尽是来来往往的傣家人，还有些彝族人，而傣家女中空的黄、绿、红裙装，以及凸胸、翘臀、三道弯，煞是好看，毕竟，孔雀舞旖旎、多姿，而傣家女袅娜、玲珑。

泼水狂欢倏忽而至了，脸盆、水枪、水球此起彼伏。冲锋衣、防雨裤、透明雨伞、水枪，Tiffany 也全副武装，跃跃欲试了，但大雨倾盆，红颜“获”水，尤其青睐她这个“外来妹”。

Tiffany 是不甘心缴械的，于是，她一次次卷土重来，一次次都铩羽而归。久承恩泽的她，早已是水汪汪，透心凉了。

人如潮，雨如织，Tiffany 力不从心了，就跳出三界外，做一个看客，还可以幸灾乐祸。王卿孙仿佛置身事外，任 DV 一如既往地

拍，但旁观者也从不唯一。

人渐稀，雨也薄了。但街头巷尾也有人“偷袭”，纵然素不相识。于是，湿淋淋的 Tiffany 仿佛也赤裸裸了，她丢盔弃甲，人已远去，但还恋恋不舍。

她找到王卿孙的车，但车门拉不开，王卿孙还没回来吗？

转盼来时路，却闻身后声，熟悉的“山茶红”也会有“惊喜”：王卿孙从车的另一边出来了，而 Tiffany 这一侧的门也从里面被缓缓地推开了，一只蛇纹的高跟鞋试探着触地了，绷紧的又一只搭在小腿上，腿显得愈发地修长了。

过肩的卷发，轮廓分明的脸，一个腰身玲珑的女孩子穿着一条蓝色的紧身裙，亭亭玉立，浑不似边城的游客，倒像是都市里等待约会的摩登女郎了，而且还是翘首以盼，在东方新天地的某个滚梯旁边。

“我叫李若唯，是他的朋友。你也湿了吗？”

这个“湿”字像是别有所指，Tiffany 有些措手不及，一下子哑然了，两股间竟也有丝凉凉的湿意了。

李若唯不觉有它，“我也湿了，刚换过衣服。你也快换了吧？”

Tiffany“嗯”了一声，两颊都飞红了。

王卿孙和李若唯背转身，继续着刚才车内的话题。Tiffany 却已听而不闻，手忙脚乱地爬进车，躁动，莫名。

Tiffany 从背包里掏出来，又装进去，再翻出来，突然间，竟似再无一件合宜的衣物了。

淡定！一定要淡定。

汽车还在景谷兜圈子，Tiffany 也心神甫定了，她拉下遮阳板上的化妆镜，佯装整理湿漉漉的长发，竟与后座的李若唯四目相向，她的小心思也昭然若揭，再也无处藏私了。

李若唯也漫不经心地审视着手中化妆镜里的自己，不紧不慢地涂抹唇彩，是晶莹的粉红色，她这不经意的妩媚，早击碎 Tiffany 脆弱的坦然了。

Tiffany 转盼窗外，兜头却又泼来一盆水，细水滑落玻璃，淅淅沥沥的，就像是她牵牵扯扯的心。

李若唯是川航的一个乘务长，她和王卿孙竟在这里不期而遇了，之所以会搭王卿孙的便车，是想要赶去思茅，因为第二天，她还要从思茅转机，再飞往昆明。

王卿孙和李若唯计议已定，今晚要入住思茅，Tiffany 也不便再有异议了，于是，他们在景谷兜了个圈子，便途经宁洱，驶往思茅了。

思茅的夜，有些嘈杂。在财校附近有一家茶餐厅，光影迷离里，坐着有些纠结的三个人。

李若唯，重庆人，又曾经是一个 model，而 model 甚至让《欲望都市》里的 Carrie 都有些气馁，何况是 Tiffany，仅仅李若唯173公分的高挑身材，就已经是一种压力了。

李若唯和王卿孙的胶着，也像是些暧昧的小情调，让 Tiffany 无以自处了。

敷衍他人，也敷衍自己，Tiffany 胡乱填些并不可口的饭菜，就一个人飘入盥洗室了，掏出手机，手机那端是室友滔滔江水般的羡

慕和敬仰。

Tiffany 说，暑假后，她就要去澳洲读预科班了，所以，这次算是她在国内最后的旅行了。室友却还在为即将来临的高考呕心沥血，又怎不艳羡她呢？但她也不忘唠叨些学校的新闻，还顺便打听些 Tiffany 途中的“八卦”。

Tiffany 竟也破天荒般爆料：她和王卿孙的结伴同行，还有他和她的寻宝游戏——空白的刀鞘、彩绘的套娃和不期而遇的女人。

原来，她和他已经发生过这么多了，都像是一部悬疑的剧情片了。P.S.：剧情里是否还有其他类型呢？《Before Sunrise（爱在黎明破晓前）》式的艳遇？抑或《Kalifornia（加州杀手）》般的噩梦？

她都不能确定。

Tiffany 和室友，李若唯和王卿孙都聊了很久了，Tiffany 便打断室友的絮叨，推门而出，迎面见李若唯也在洗手池前，她急急溜走，顾不得洗手了。

再入座，闲坐片刻，Tiffany 便借故离开了，说要回宾馆冲洗、晾晒被泼湿的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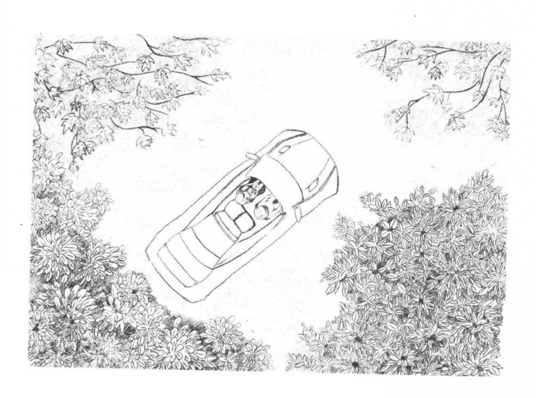
王卿孙问一句：“吃好了吗？”Tiffany 支吾一声：“嗯。”彼此都煞有介事了。



累格

思茅的郊外，静谧一片，王卿孙的 VOLVO 兀立在斑驳的树荫里。夜色空旷，歌也寂寥，王卿孙和李若唯并排坐着，听一首《梦醒了》，男声、女声轮流唱着。

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
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
你傻笑的表情又那么诚实
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
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
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
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
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
想跟着你一辈子
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
想赖着你一辈子
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



夜色空旷，歌也寂寥，王卿孙和李若唯并排坐着，听一首《梦醒了》……

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
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
绚烂也许一时
平淡走完一世
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
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
谁也挽不回这分离
爱恨可以不分
责任可以不问
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
……

避之唯恐不及，但李若唯还是绕不过她——高笑非，只是她没想到，王卿孙却说高笑非走了。但这绝不是李若唯期待的，所以，李若唯不信：怨一个女人，也不必如是。

王卿孙说："我也不想相信，可这是事实，不过，她已经结过婚了，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但她已经走了，还撇下两个襁褓中的女儿。'梦醒了'也许是她最后的遗言了，算是她的心声吧。"

李若唯信了，或许，还有一丝愧疚。

树荫，草丛。天窗，星空。月笼轻纱，点点萤火虫，又怎堪沉重若许？李若唯摆弄着他的手机，从中下载了一首歌，这歌声里，流放的又是谁的心？

……

你听了很多你说了很多
你都没有错错在我太寂寞
谁居心叵测谁存心搅和
不必再挑拨我现在只想撤
let it go 别再说
let it go 别挽留
得不到断不了谁又曾想过
闯进爱里头心整个累格
有太多假设有太多揣测
幻灭这一刻任谁都逃不过
从缠绵悱恻到彼此沉默
爱情这首歌你跟我 key 不合
泪已够别再说累已够别挽留
……

“红颜薄命，”李若唯说，“可高笑非不是王宝钏，你也不是薛平贵，又何苦再刻舟求剑呢？爱情是什么呢？爱情是一只没人能驯服的倔强的鸟儿，如果它不肯理睬你，什么样的呼唤都会是徒劳无功的。”

王卿孙没说话，擦擦挡风玻璃，李若唯继续说：“还记得五年前吗？我们在这里拍过外景的，都五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王卿孙还是没说话，李若唯说，她也很想旅行了，像他一样。

虽说从空姐到乘务长，也可谓无远弗届了，但是，她没有地方落脚，只能不停地在天上飞。

王卿孙不禁哑然了。

李若唯没能等到他爱上她上半身的那一天，霎那的冲动让她想拥有此刻的他，她跨上他的膝，捧住他的脸，狠狠地吻下去。

他，是她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也久违了女人。所以，他竟然迟钝了，任由她操控的进攻，突如其来。

李若唯攥紧的手又偷偷地放开了，竟滑落出一个 Durex 的安全套，她探出天窗外，使劲地攀住车壁，扭动着如蛇的腰身，头却仰望着天外。

风吹拂树叶，唰唰地响。

鱼入水了，他始醒来，于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掌握着她的双峰，又蓦见车窗内外化妆镜、后视镜里，是被割裂的他和她，却怎么也拼不完整了，他泄了，还有这几年的压抑，他要把高笑非的误解坐实了。

夜露打湿了李若唯的发梢，从两颊上滑落，这是泪吗？还是她和他露水一样的情缘！他要了她，她终于给他了，此刻，她从不奢望更多，只希望他要她，又但愿她不是 Meet The Guys Who Bed Models。

不想被别人拒绝，就要先拒绝别人，李若唯绝不能容忍王卿孙云雨后的沉默，所以，她必须先打破沉默，也找一个理由，继续自欺欺人，“男人都喜欢 Lolita 吗？不过，她还是个有钱的 Lolita。”

李若唯说的是 Tiffany，但他不明就里，也从不曾想过——结伴而行的 Tiffany 也许“女孩以上，女人未满”，甚至她的姓名，如今，他也不敢肯定了，李若唯又怎不讶异？虽说不知为不知，但知之又如何？譬如自己和他。

他们该回城了，车里黑乎乎的，又是一夜。

13 梦醒了

那一年，那一天，痛，刻骨铭心，也痛彻心扉。后来，是日被命名曰“5·12”、“国殇”。也是这一天，王卿孙的剧本签给一家知名的制片商，他也终于算是“嫁女”成功了。丰联广场内，制片方的办公室里，他神色凝重，准备着签字画押了。

忽然，人和地一阵子摇晃。眩晕？失重？最初，他还疑是欣喜后的失态，想极力镇定，待众人皆惊作一团了，他也开始相信了，这是地震，且从未有过的剧烈。

这世界，对于经验者，可能是悲剧；但对于理解者，也许就是喜剧了。所以，即便签约仪式都一切从简了，王卿孙也绝不会引以为意的。毕竟，尘埃落定，他数月来的心血终于算是有成了。

《陌路追踪》，是王卿孙的第一个剧本，也是他想望中的经典电影：

一起经济案件，牵扯出一段前尘往事，但嫌疑人曹新贻却早就死于海口市的一场车祸了。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叶，恰在海南地产泡沫破灭前夕。

经侦处警官周汶祥意外获悉，曹新贻的老父亲临终前留给曹子颖一笔储蓄。曹子颖是曹新贻与前妻所生的女儿，刚从美国奔丧归来。曹新贻死后，年复一年，都会有一笔来历不明的款项汇入这个储蓄账户里。

汇款地点、汇款数额一样地离奇，又像是暗含着某种玄机。于是，周汶祥、曹子颖相继踏上云南之旅。为掩人耳目，曹子颖从缅甸经瑞丽入境，并且在姐告搭上了一个叫柳信良的年轻人有些怪异的越野车，孰料却因此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周汶祥、曹子颖在豆沙关的客栈遭遇，但周汶祥的独自调查似乎也并不顺当，二人被迫暂时联手以找出幕后的操纵者。两人意外邂逅考古学者杨汝贤，经杨汝贤指点，他们决定途经"五尺道"前往四川平武报恩寺，而逡巡在这条古道上的，还有毒贩黄允中、客栈老板孙纵、小镇警察森格、美艳驴友顾盼等各色人等。这些人相继陷入困境，但在他们合力走出困境前，还必须走出各自的心灵困境。

于是，传奇、追杀、贩毒、寻宝相继上演了。这是一个时代的挣扎、背叛、沦落和坚守，悬疑、西部、犯罪、公路，商业片的类型元素也应有尽有了。

剧本虽然厚仅百页，但他终究苦心孤诣了，如今，一旦尘埃落定，他也会有一点点儿的落寞，想找个人分享，又苦无着落了。

从丰联广场出来，王卿孙就晃晃悠悠地一个人走回家。后来，他又逛进新街口的一家音像店，淘了一张新碟——《Into the Wild（荒野生存）》，不禁又惹他浮想联翩了，总有一天，他也会和自

已相遇的，甚至就在这一家音像店。

在这里，有朝一日，他也会淘到他的《陌路追踪》，且畅销到仅剩最后一张了。

音像店旁边就有一家老北京的炸酱面馆，他信步走进去，点些小凉菜、扎啤，自斟自饮，也算是聊表自慰了。

饭罢，他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便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了。遥控器也像是瘫痪了？任他胡乱地拨弄，但怎么都像是仅剩下一个频道了：汶川！汶川！

梦也昏昏沉沉，断壁颓垣般零乱了。

醒来时，已经是次日近午了。手机还是静音，来电却爆满了，但都是未接的，有些还改发短信了。有制片人的，他说："合作愉快。"也有老同学的，关切地问："你还活着吗？"

还有一个号码，尽管未存姓名，但是他从未曾忘记过。

"如果当初的 Forevermark 的 Necklace 换成 Wedding Ring 了，也许……也许，但再也没有也许了。可我还是会渴望，也许，我只能指望你能照顾我的俩孩子了……我在梦里等你。"

是她！高笑非！他苦苦寻觅，但都杳无音信。如今，都断壁残垣了，她竟也想学白流苏、范柳原么？可她又哪来的孩子呢？他急急地拨打回去，却再也无人接听了，仅留下一段手机铃声，是那英的《梦醒了》：

想赖着你一辈子

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

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
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
绚烂也许一时
平淡走完一世
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
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
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
爱恨可以不分
责任可以不问
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

他不断地拨号，一次又一次，直到彩铃也消逝了，又换成另外一个标准的女声了，“对不起，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候再拨。”

之后，就彻底沉寂，再无讯息。他当即订票，又飞抵西宁。这一天，报摊也肃穆，触目尽是套黑的报头。填满头版的天安门广场，也成为国人唯一的活动背景了。

还是那条祁连路，两座桥间不足千米，但已面目全非了。王卿孙徘徊街头，不停地走，来来回回，却无迹可循，他再也找不到高笑非家门了。

人非物换，他早就辨识不清了。

他枯坐桥头，挖空心思，倒带！一遍又一遍：2004年的那三天，水井巷，日落桥，Forevermark！记忆深处，是那些不变的痕迹：对，就是这家浴池。“男女淋浴”，招牌还依旧，还有旁边的

那家“馍馍铺”。一时有多少往事，又都历历在目了。

那一年，他特意飞来，为了她的生日。但是有工作在身的他，也身不由己。前天来，后天走，都苦无空间独处，以至于想亲热而不得了。

初五，她父母都外出访友了，他和她迫不及待，也就百无禁忌了，想在她父母的卧榻上尝一口禁果，这越轨的悸动。

他的“鸡肉卷”眼见就要入她口了，彼此的激情也如张满的弓。但是，意料外的敲门声阻击了冲动。干柴、烈火的对对碰，还未开锣，就已然落幕了。

访亲不遇，她父母就中途回家了，王卿孙又强压着冲动，正襟危坐地陪她父母闲聊。闲坐多时，高笑非还感觉到他的炙烈。

高笑非找个借口，拉王卿孙出门，就拐进这家浴池了。从高笑非父母的卧榻，王卿孙曾不经意间瞟到这家浴池。

浴池很简陋，但还算是干净的。她拉他爬上二楼，薄薄的木板，隔成一个个的“小包间”，高不足两米，而且又都是上空的。但这里却是他和她的伊甸园，像《天龙八部》里虚竹和梦姑的那口“枯井”：软玉温香，偷香窃玉。

时隔多年，如今，王卿孙又静默在浴池前，在想象中重构着当年的一副三维地图：从卧榻到浴室，从浴池到卧榻，但那是一栋塔楼，没有名字，他不得不一次次地试错、询问、校正。

直到天黑的时候，他终于敲开门，留守的却只有高笑非的父亲了。

乍见到王卿孙，高笑非的父亲也有些惊讶，其后的言辞之间还

有些闪烁，像是要隐瞒什么。王卿孙也未在意，或许是失去女儿的阵痛尚未平复吧。

高笑非确是死于那一场灾难了。也许只因为她嫁人了，而且婆家就是四川理县人。她还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所幸都免于灾难了，但是她却一个人走了。

高父说，高母去理县了，至今都还没有回来，其实，高笑非的母亲早在他第一次来西宁时就下岗了，只得在附近的一个小市场里卖些油盐酱醋，如今，旧市场改建，摊位租金上涨，她也租不起了。

“有一天，她突然跑回家来了，还带来一个人，说要和这个人结婚，我和她妈都措手不及，但非非怀孕了，也不好再阻拦。”高笑非的父亲苍老了许多，他追悔不已，“其实，一直以来，我和她妈妈都看好你们俩。可是，她要结婚了，我们也不好再去追问你俩的事情。”

王卿孙无言以对，老人又接着说：“当时，她怀孕了，所以，婚礼也很仓促，连个仪式都没有。只待了一天，那个男人就回北京了，据说，是单位催他回去，就留下非非一个人，在西宁待产。孩子都出生了，她男人才来看过一次。今年‘五·一’，对方打来电话，说要带她和孩子回一趟老家。起初，她很不情愿，还吵了一架，后来，她又答应了，却一去不返了……那是她到公公家的第三天，她男人和公公去田里了，婆婆带着孩子在街上耍，她想一个人待在家里，不愿意出门……就赶上地震了。这是命啊！”

高父哽咽了很久，才说出真相来，“其实，她是去离婚的。”

王卿孙想知道，离开自己以后，高笑非到底怎么了？他看到了客厅里悬挂的照片，照片上，只有高笑非和一个男人，对着镜头鞠躬，远不像她向往过的，她的婚礼似乎很冷清，没有婚纱 ，也没有仪式。

那一刻，王卿孙还不确定，他为何还会心痛？是高笑非的突然亡故？还是她的婚姻？王卿孙曾经无数次地默默祝福，希望高笑非幸福，其中，也包括她嫁人、生子。但他还是不能容忍：从时间上判断，她最后一次找到他时，她就已经怀孕了，但还对他说，“我们一起私奔吧。”然后，她就不辞而别了，又带走他一笔钱，却没有对他挥一挥衣袖。

祁连路非复往昔了，但高笑非仿佛还藏在某处：闻非也未必非非；水井巷、莫家街灯火阑珊，但见是又何曾是是，他还能去何处寻她？

呜呼！非非是是总成空，一段再也回不去的过去了。

死者长已矣了。情缘乎？幽怨乎？都随风而逝罢。只可怜她的孪生女儿，偏又托付他了？但又与他何干了？她既已嫁人了，自有家人照应。

飞机开始滑翔了。他还痴望着那条短信，这是她临终的遗言。邻座是个女人，女人碰碰他，又指指背后，空姐在检查乘客了。他才删了短信，多想也一并删了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机舱暗了，他拉下遮光板，又想起那句名言：“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王卿孙好想这一切都从未发生过。



绯闻

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2004年正月初三，为了高笑非的生日，王卿孙飞往西宁了，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正月初五，他就匆匆飞回北京了，甫一抵京，就到单位点卯了。Miss China 总决赛在即，很快，他又要转飞昆明了。

临行前，他打电话问高笑非何日返京，她总说归无定期，但他有预感，也许，就在今天，因为又恰逢情人节了，也是他启程的日子。

这是她和他相识后的第一个情人节，仅仅为此，不必说什么心有灵犀，就像他带给她的第一个生日。

也许，他应该告诉她，他将要远行了。可惜，他没有。他又侥幸地想，他会很快回来的。这样，他就可以在家里等着她了。

他期待，又怕她在这一天回来，因为他已经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了，为此，他竟然犯难冒险，在飞机上开着手机，他担心振动会刹那间响起，又不时地出入卫生间。

夜幕时，飞机总算在巫家坝着陆，蓦然回首的刹那，空姐也都像是笑里藏刀了。

Miss China 总决赛是一场盛大的选美，但选美也会是一件苦差事，尤其是对于王卿孙，除了管理着近五十位入围选手，策划、安排每天的外景拍摄，还要招待、应付境内外的数十家媒体，数十台摄像机，甚至还有两三台大摇臂，他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了。

又是一天过去了，昆明的夜，灯红酒绿，王卿孙在西坝路宴客，他、电视台、赞助商，三方还在协调着随后的颁奖晚会。

夜半时分，众人方都散去，终于，偷得浮生半日闲，王卿孙一个人逛画廊。

说实话，王卿孙喜欢水墨画的写意、留白，对于国人创作的西式油画并不是太欣赏，即便是陈逸飞的画作，他喜欢的也还是陈逸飞早期的那幅《长笛手》，仅仅因为这幅画作的技法似是源自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法。

不虞，进去不久，竟又有个女孩子打来电话，说她是李若唯，也是他的一位选手。

其实，王卿孙是认得李若唯的，但那还是在石林里。

石林彝族自治县原名路南，距离昆明近百余公里，路南是彝语音译，意为“黑色的石头”。王卿孙觉得，路南石林与张家界峰林、阳朔丘林、陆良沙林、元谋土林，均为人间不世出之奇观。

海底迷宫、剑锋池堪称石林中的精华之所在，而望峰亭则是“一览众山小”的绝佳去处，登临此处，但见青黑色的山石耸峙、鬼斧神工，既有“千钧一发石”的气势磅礴，也有“阿诗玛”的庄严、静穆，起伏变幻，层出不穷。

从剑锋池走到望峰亭却又是峰回路转，曲径通幽，如同一个迷宫，深不可测，出没于其间，时时有移步换景、豁然开朗之慨叹，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石林也是阿诗玛的故乡，这里生活着彝族撒尼人的一支。

石林算是 Miss China 外景拍摄的第三站，白天，Miss China 的选手们都穿着彝族服饰，在石林景区寻找“阿诗玛”。

王卿孙安排完拍摄要求，刚刚闲下来，这时，一个选手狡黠地让他帮她扶一扶“七色彩虹帽”上的 “彩蝶”，王卿孙不明就里，就顺手帮她扶正了。

旁边却有选手们起哄，“这个彩蝶，可是只有男朋友才可以触碰的。你摸过了，可要娶她哦！”

这是彝家的风俗，王卿孙像是被设计了，但这也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他也就一笑了之了。

央王卿孙帮忙的，就是李若唯，或许，她也是无心的。

那天晚上，选手们又在一户彝族人家的“公房”里举行篝火晚会，选手们要跟着阿黑哥、阿诗玛们学习“大三结舞”。但之前，却是三杯拦路酒，撒尼人口口声声说着“湿头发”，这是彝族话，换成汉语，是干杯的意思，其他选手们都矫揉造作地宣称“不胜酒力”，李若唯却是个例外，她都坦坦荡荡地“湿头发”了。

所以，王卿孙对李若唯也算是印象深刻了。

如今，已经临近总决赛了，选手这几天也都在休整，李若唯便

和朋友外出了。夜深了，她想回驻地世博花园酒店了，却又赶上下雨，出租车也大都拒载。所以，她只好向他求助，问组委会有车否？

是夜，王卿孙刚好驾驶着一辆银白色的 BMW X5，是大赛的赞助商提供的，便答应驱车顺道去载她，也没问她那些“朋友”是何许人也，又都到哪儿去了？何以只剩下她孤身一人了？他不太想干预选手们的私人生活，所以，他只是问清了地址，就走出画廊了。

不知何时，外面已是淅淅沥沥了。

雨雾弥散的昆都，BMW 缓缓驶来。王卿孙边打电话，边逡巡着路旁。

店铺前，路灯下。隐隐约约地有一个人影，远远地向他招手了。

BMW 停在路灯下，他侧身推开门，探出头来招呼她。

李若唯坐进去了，头还是半露在车外，回望那店铺。

她像在解释什么，说：“幸亏还有这家店铺可以避雨。”她只顾着拨弄头发和衣服上的水珠，捋一捋鬓角浸湿的长长的两绺刘海儿，王卿孙便又探过身子来，帮她拉上车门。

李若唯幽幽地说：“衣服都粘身上了。”

“那岂不是都一览无余了？”他也逢场作戏，半开玩笑地说，“不过，你放心吧，我保证不看的。”

李若唯还不依不饶了，“你这样岂不是更伤人了？”

郊外，雨夜更见朦胧，又有电话响了，这次是高笑非的。照

例，他每晚都要打给她的。然而，今晚他差点爽约了。她牵挂他，所以，就打来探问了。

高笑非还有点儿烦闷，昨天，她竟一个人看房展了，结果，钱包也被挤没了。学生证、借书证、身份证、丽人卡，也统统弄丢了。

说来也怪，高笑非今天竟又接到一条短信，对方自称捡到她的钱包了，却让她以3000元赎回，她一气之下，就到建国路派出所报案了，但警察们忙忙碌碌，竟无人理睬她。

她受尽冷落了，有些愤愤不平，王卿孙忙不迭地安慰她。

高笑非说着当天的日期，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提醒他，那个和5月10日有关的约定。

王卿孙挂断电话了，还想着高笑非刚提到的买房子问题。他从不把北京当做终点，所以，他还一直租住着房子，何况北京的房价那么高，也不是他一时能付得起的。

李若唯问："女朋友吧？"

他"嗯"了一声。

她不怀好意，"这么犹豫？有危机了？"

他错愕，笑一笑，又看看她，白色紧身T恤，低腰的包臀紧身牛仔裤，曲线玲珑，黑色细高跟鱼嘴鞋，镶着几滴小水钻，简单、时尚，颇有些女人味。

王卿孙不想纠缠些私人话题，就聊起总决赛暨颁奖晚会了。李若唯颇不屑于某选手搏出位，说到评委，她也愤愤不平。

其实，评委和选手素昧平生，顶多看过些外景地的视频，或者报章、网站上的零散报道，但奖项又由评委一锤定音，评委们想从五十位选手中分出甲乙丙丁，已是不易，更遑论良莠，所以，临场决选，必然印象至上。可是，决赛前，唯有接机者可以近水楼台，得以与评委亲密接触，但接机的名头何以又独独花落夏之萌、乔依？

奢谈公正，到底有些空洞。其实，这次接机人选是由唐北方决定的，这位现场导演是临时空降来的，也恰好是乔依所在的广播学院的老师，而且，又与王卿孙有些不睦，因此，王卿孙更不便置评了，只宽慰李若唯，说，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所以，即便谁独占花魁了，那也仅只是一个开始。比如，昔日的张曼玉本非港姐冠军，但艳压群芳，迄今，一枝独秀。但谁又能和张曼玉媲美呢？

非斤斤计较，但还是略有不甘。李若唯擦擦玻璃，看看窗外纷纷扬扬的雨。

这些选手们已经被“圈养”很久了，于是，王卿孙换个话题，问李若唯决赛后最想做什么？她沉吟片刻，反问他。王卿孙说，他从大学时就一直追慕徐霞客，也很想走一遍徐霞客西南之旅的最后路线，这次，Miss China 外景地虽然遍及云南，他也大都只能视若无睹了。

李若唯插了一句：“是和她一起吗？”

王卿孙依旧“嗯”一声。这个“她”是谁，似乎谁也勿需注解了。

BMW 终于停在一栋楼下，王卿孙侧俯下身子，左手探过李若唯胸前，推开另一侧的车门，又斜支着下巴撑在仪表盘上，瞅瞅还愣怔着的李若唯，提醒说：“我们到了。”

这是试探，还是暗示？李若唯有些不明就里，但很快恢复了镇定，说：“我房间里不方便。”

这语气也说不清是调侃，还是暧昧，王卿孙捋一捋头发，也笑一笑，像是自嘲，“我房间里也不方便。”

雨影婆娑里，李若唯跑进大堂。

但愿今夜好眠。

回到房间，王卿孙又想起来，还要给某门户网站的编辑打电话，想让他尽快安排一下国际评委——前美国小姐——的专访。

其他房间一般都安排两个记者同宿，这个编辑算是特例了，他说经常要上传些文章、图片、视频，所以，怕影响他人，王卿孙就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人的房间。

王卿孙打过去，接电话的却是一个女孩子，竟像是乔依，说编辑在洗澡。这么晚了，她还在？但转念又想，选手们千方百计地想亲近镜头，和记者厮混也顺理成章了。

王卿孙还是耐着性子，又打过去，给那位记者先生说清了。之后，王卿孙打开电视，靠在床上看，是前些天赛事的重播。

这是东、西塔寺之间的仿古步行街，Miss China 的选手们正在这里进行鲜花义卖，这些娇艳如花的女孩子们声情并茂，也都使出浑身解数了。

当天，最动人的镜头，就是这位乔依了。这位播音主持专业的在校生，高举着一个衣着破旧的小男孩的照片，声情并茂地在街头四处募捐，但还是旁观者众，投入者少，而乔依早就花容失色，泪雨滂沱了。

情急之下，她竟想出拍卖献吻的绝杀技，当即有人出价两千，仅仅为了她从尚义街花农处免费募集来的一束玫瑰。这也许就是李若唯所说的出位吧。

竞拍者，也是王卿孙熟悉的人，是一个赞助商的品牌经理。当然，众目睽睽之下，又有数十个摄像机的见证，甚至还有steadicam 的贴身跟拍，乔依的香唇也仅在这位品牌经理的脸颊上蜻蜓点水。

（P.S.：后来，颁奖晚会结束以后，组委会随即又在酒店的露天酒廊里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嘉年华酒会，乔依和这位品牌经理又相谈甚欢了，但是可以肯定，绝对不仅仅是感谢他为贫困少年的慷慨解囊。她和这位品牌经理，也不会仅有那个世人见证过的“贴面礼”。）

看着看着，王卿孙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又已经近午了。他是被一条短信惊醒的，短信是高笑非发来的。

“开宝马的，就一定是王子吗？”

他还在疑惑，她又补充一句：“剧情很烂。不过，还好是 X5，我也喜欢越野车。”

王卿孙忙打开电脑，登陆新浪网，娱乐频道的首页上，是一张

关于路灯、宝马、李若唯和他的照片，今天的娱乐头条，就定格在昨夜他探过身去，帮李若唯关上车门的那一幕，背景是霓虹、雨影里一家夜店的招牌。这也算是“绯闻”了，还图文并茂。

更有媒体把李若唯和之前的“裸照女郎”联系在一起，其实，所谓“裸照女郎”也只是王卿孙亲手炮制的，绝对的无中生有，只为抓些观众的眼球。

15 西江月

半夜时分，李若唯才回来。Tiffany 起初还假装睡熟了，熟料却又迷迷糊糊的，结果，一觉醒来时，却又是天光大亮了。李若唯已经走了。不久，王卿孙也送机回来了。

二人收拾行囊，又继续上路了。

随后的行程似乎都很从容。普洱、澜沧、双江、临沧，其间，还顺道逛了孟连、沧源，过了临沧，又打算转道潞西，然后，到边城瑞丽休整。

从临沧到潞西，这段高原丘陵，算是高黎贡山的余脉，夹峙在澜沧江和怒江之间，路况极差，尤其是雨后，山路泥泞、湿滑又险要，坍塌、滑落的碎石、泥沙，随处可见，可谓险象环生，一路上，Tiffany 都惊叫连连了。

人生，地也不熟，又是前途未卜，且天色已晚，王卿孙不敢再疲劳冒险了，再说，即便赶到潞西，也要到夜半了。于是，王卿孙把汽车泊在路旁的一个宽阔处，看来，今晚怕是要夜宿荒郊了，他倒也不觉得什么，Tiffany 似乎比他还兴奋，或许这是她第一次野营

的经历吧？

宿营的地方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所在，眼前是一道长长的土山坡，约五六米高，山坡上都长满了树，树冠盖如屋，枝叶扶疏，树根裸露，两树并立处，有如一道幽谷，王卿孙静静地坐在谷口，背对着她，神往远方。

Tiffany 捋一捋头发，也踩着杂草，爬上土坡，她不禁目瞪口呆了，远处、雨后、黄昏的山谷里，蒸腾出罕见的两道彩虹，彩虹下是山坳、河流、田野、村舍、薄雾、炊烟，静谧得仿佛可以听得到远处澜沧江的怒涛声。

王卿孙看看 Tiffany，朦朦胧胧、神情恍惚，就像亨伯特·亨伯特的多洛蕾丝。

Tiffany 又旧事重提了，她说，她 google 了秀山的对联，但还是有很多疑惑：毋庸置疑，“见是何曾是是，闻非未必非非”像是出自宋人张伯瑞的《西江月》；“吾念非非、是是何须数”似乎语出宋人冯取洽的《贺新郎》，但又有些出入，因为原句是“五十九年风雨过，算非非、是是何须数”。

她不时地低头，看看烟盒大小的记事本，一边念叨着：杨慎改“算”为“念”，且又多出一个“吾”字，这又有何深意呢？

当然，她想知道的还有很多：藏宝者何人？又是留给何人的？勐卧的那个 iPod 里到底有些什么？

王卿孙沉默以对，Tiffany 竟语无伦次，也许她只是想掩饰，但还是泄密了：肚子“咕咕”地响，她饿了。

王卿孙扯过背包，翻出维也纳香肠，这是仅剩的一包了，他一

个人风餐露宿时除了压缩饼干外必备的食谱。后来，他和 Tiffany 邂逅，食宿也规律多了，却也因而忽略再补充些不时之需了。

王卿孙拿给 Tiffany 吃，她犹豫着，有点不好意思：还要熬过多少时候？这可是他仅剩的口粮了。

见她不肯先吃，他拿出一把维氏军刀，豁开一个口，嘴巴叼出一截香肠，然后，把剩下的都递给她，笑一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先吃吧，我还有更好的。”

他又回到车里，取出背包，又从后背箱里拿出一个圆桶般的物件装进背包里，然后，就迎着落日的余晖，径奔山坳里的小溪过去，踩踏过的杂草上洇出一汪汪水迹。

Tiffany 懵懂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跟过去。

这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涓涓细流里，有成群结队的小鱼虾游来游去，王卿孙又取出一卷纱窗般的东西和一段细铁丝，穿起来，就做成了一个小渔网。

他网来几条鱼虾，仅有蛆虫般大小，她有些不解地看着他，他把渔网反扣在岸边，却又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半透明的水族箱，像是一个装方便面的纸桶大小。

Tiffany 惊呼起来，其中竟是一只巴西龟，他给小龟换了水，又倾倒渔网，鱼虾落入水族箱里，今晚，它们就是巴西龟的饕餮盛宴了。

这只几乎被遗忘的巴西龟和眼前这个养龟的男人，更让Tiffany不解了，他何以要带着一只巴西龟旅行？



这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涓涓溪流里，成群的小鱼小虾游来游去。

他又溯溪而上了，她还在围观，看龟、鱼赛跑。

很久，王卿孙抱着个蓝色塑料袋跑回来了，渔网里还有几条巴掌大的鱼儿，鞋、裤管都沾满泥巴、污水。

Tiffany 还拿着维也纳香肠。

“你饿傻了吧？怎么还没吃？”

她说：“想留给你的巴西龟。”她不解地剥开他抱来的塑料袋，竟是一簇芭蕉，只是还有些青涩。

真人版“偷菜”提前上演了？她有些兴奋，无暇顾及其他，贪婪地掰来吃了，权且填饱肚子。

天已黄昏，他拿出小气罐、小灶具，又舀来一小锅水，放些泡腾片，消了毒，然后，煮沸了，稍凉些，解渴。

王卿孙生了一小堆篝火，用铁丝穿起网住的几条鱼，烤熟了，然后又从后备箱里取出防潮垫，铺在草地上，分食烤好的鲜鱼吃，还不觉得饱，他又想起车里还有些炒米，是他在昆明的一家餐厅里买的，都密封了，可以保质一段时间。

起初，看着这些像是油炸昆虫般的炒米，Tiffany 有些害怕，被他怂恿着吃了几口，觉出好吃来，又难以住口了。

想在这里找些零食吃，怕是白日做梦了，而这些炒米却是她从未尝过的零食。

车里竟还有啤酒，王卿孙喝些酒躺在防潮垫上，头枕着手臂，仰望天空，山谷里，月光清亮。

“躺着看风景不错吧？”Tiffany 也依样躺下来，这是她从未有

过的经历，野外的天空，月色如水，她和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躺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她说，他像她想象中的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但他说，他只是习惯了一个人的旅行，沿着徐霞客西南之旅的最后足迹，独自行走在苏、浙、赣、湘、黔、桂、滇，几近一年多的羁旅孤馆，甚至穷途末路。

这时间，草丛里又飞出一只只萤火虫，像是一个个游动的水母，她跳起来，在田野间，忘我地追逐着，竟至于一脚踏空，摔了个跟头，胳膊肘也破了。

还好王卿孙带着创可贴，还给她喷洒了云南白药水，又把她扶进车里，以为歇一会儿就好了。

孰料她又大呼小叫的，还以为是胳膊肘的骨头错位了，他也有些手足无措，想起了一样东西，伸手给她要，“那个在哪儿？”

她看着他，问：“什么啊？”

他故作淡然：“卫生巾。”

她抱着受伤的胳膊，更加迷惑了，“啊？你，你要那干嘛？”

他没有解释，只是问：“你有吗？”

她可怜兮兮地指指背包，说：“夹层里。”

他找出她的背包，翻出一包卫生巾，还没开过封的“七度空间”少女系列的。他撕开了，从中抽出一片，扯下包装纸，然后，抓过她受伤的胳膊，用卫生巾紧紧地裹住肘部的外侧，给她固定好，这才放心地看看她，竟笑出来了，“呵呵，很地道啊，也算是就地取材了。”

他又自顾自放平座椅，扶她躺下来，她啰嗦着，也许，还想逃避，但无论是尴尬，还是害怕，今晚都难免同处这个狭窄的空间了。

怕啥偏又有啥！一个安全套！就悍然躲在车座下，饶是他眼疾手快，她还是看出“Durex”的字样了。

又是一番心惊肉跳。

“放心吧，我不会乘人之危的。”说完，他就装作若无其事拉开车门出去了，又过了一会，竟然捧回来几只萤火虫，把它们放飞在车厢内。然后，他又拿出抓绒衣，给她盖住，便旁若无人地躺下了。

她躺在那里，看着三两只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却怎么也飞不出去，像是要给她织出点气若游丝的安全感。也许，这个时候，更适合听一听 Norah Jones。

哎，长夜难挨！

山中天气多变，又下起雨来，清脆的雨声，打在挡风玻璃上，沥沥拉拉，偶尔雨打芭蕉般，滴滴答答地响。

雨帘里，那几只萤火虫飘忽着，挣扎着。

他并排地躺在她身边，却仿佛很快就入睡了，其实，这些都是他想和高笑非一起度过的场景，一起走过的旅程。

也许，是因为他的第一次云南之行，才阴差阳错，今生就再也无缘了。



回家

当高笑非赶回北京的时候，王卿孙已飞云南，这注定要是她一个人的情人节了。

回到她和他的爱巢，她打开行李，又都放置停当了，然后，独自收拾起房间来。

王卿孙担心她早回来了，而自己还在外地，所以，也未雨绸缪，就给高笑非留言说，他到云南出差了，并且在电脑旁，放了一盒 Ferrero Rocher 巧克力，还留给她一张“华夏丽人卡”，又附上一段话——“这张卡就代表着我对你的爱，以后，我会存进越来越多的爱。到时候，你需要多少，就可以取多少了。”

但此刻，她不想要太多，只要有他在身边就好了。

对面楼上的灯光都洒进阳台了，她还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咀嚼着江米条，这是他在西宁时喜爱过的零食。

她本来是特意买给他的，孰料如今又成了她一个人的晚餐了，一边吃，一边默默地发给他一条短信：“我回家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Miss China 尘埃落定，他们就要移师北京了，五一前，他才打电话给她，说，他在这一天就回来了。

电话那头，她淡淡的，漫不经心，像是无动于衷，而他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家里却空无一人，又满满当当的。

客厅内，地板上，影碟排起来的“多米诺牌”像是一个未完成的“家”的字符，这是她和他在西宁时合作过的一幅沙画的图案，而客厅阳台的廊柱，都变成一面五颜六色的拼贴画了。

一张张电影海报被手撕开了，拼贴在墙壁上，迎面就是一双女人幽深的眼睛，瞳仁里幻化出一个斑斓的世界，向四面蔓延着。

王卿孙冲了个澡，又打电话给高笑非。她没有接，许久，才传回来一条短信：“我在上课。”

他想等她回来，但又身不由己，因为他还要赶到中国大饭店，安排、布置第二天的发布会会场，发布会上，他要宣告组建一个以 Miss China 三甲——夏之萌、乔依、李若唯——为核心的顶尖 model 组合——“G·O·L·F”，五一黄金周期间，“G·O·L·F”还将与CJ商学院联袂举办一场 Miss China 与 EMBA 的高尔夫友谊赛。

他斜靠着电视，给高笑非回信，脚忽然感觉到一个不明的活物，凉凉的、滑滑的，乍惊之下，他本能地踢飞活物，而活物又撞翻了多米诺牌，影碟“噼噼啪啪”地倒下，一个尚未完成的“家”也顷刻垮塌了。

飞出的人字拖又撞落茶几上的花瓶，空空的花瓶也跌碎了。惊魂未定的他，终于看清肇事者了，竟是一只玻璃杯口大小的巴西

龟，一准是她养的“宝贝”。

小别胜新婚，他望眼欲穿，但她不在家，家里又乱糟糟的，以至于他刚输入手机的一大段话也都作废了，就有些郁闷，只回了她一句话：“我晚些回家，别等我了。”

之后，他就穿衣出门了。在路上，他收到她的短信，她也只回了一句：“我也一样。”

夜深了，他才回到家，但见客厅依旧乱糟糟的：她竟然还没回来？其实，花瓶的碎片像是被挪动过了，但他疲惫已极，并未觉察。

他饿了，想找些吃的，但冰箱里塞满的竟是些面条、紫菜包之类的干物。

他有些失望，就一个人先睡了。

黎明时，王卿孙醒了，看看旁边，高笑非的枕头还是空的。他爬起来，只穿了一条裤头，走到客厅里。

见高笑非竟睡在沙发上了，长发披散在地板上。

他拉开窗帘，楼下的地面湿湿的：昨晚下雨了。

他凑近她。微微的晨光透进来，洒满她灰暗的脸。

他坐在沙发扶手上，摩挲着她的头发，也像是湿过的。

这时候，他的腰眼竟被一个硬物给顶住了，硬物是一把藏刀，她握紧了，黝黑的刀鞘，长三四寸，里面是一对像匕首一样的雌、雄短刀。

她醒了，眯着眼。他问她，何时回来的？

高笑非突然翻身起来，握着还未出鞘的藏刀抵住他胸口，狠狠地说："你敢把我苦心经营的'家'给拆了？"

王卿孙举起手来，做投降状，"都怪那只乌龟，可是它先骚扰我的，我受惊了，才又踢飞它的，所以，不应该是我，是你这只乌龟先欺负我，我才不小心毁了你的'家'的。"

"哼，你还敢欺负我的小Q？"

"哦，它叫小Q啊？对了，人家都养些狗啊，猫啊的，你怎么养起乌龟来了？"

"猫、狗能像我一样，被主人冷落几十天了，还可以这么无声无息、无怨无悔吗？"

她在表达不满了，他疼惜起她来，把她的脸搂在胸口。取名小Q，是她想纪念那个以QW开头的百元钞票，也算是她和他的第一个信物了。

他想起些什么，拿给她一个粉红色的iPod、一本画册。

IPod是商家赞助的，权作给她的礼物了，还有一条白族扎染的围裙。

她也不拒绝，只是随手放在茶几上。他又拿给她看一本画册——《私奔》，讲给她一个关于藏宝、寻宝的故事。

王卿孙和高笑非是在非典时候相爱的。那时候，被关在栅栏里的高笑非就一直向往着云南了，王卿孙也在那个时候答应带高笑非去远游。

云南也是王卿孙选美的外景地，所以，王卿孙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在美丽的彩云之南埋藏了一些小物件、小秘密，将来，他想

和她一起私奔，去寻宝。

这本画册就是他的“藏宝图”，还是他特意找设计部的人制作的。

他把画册翻给她看，她看了，也笑了，但一语不发。

他劝她再睡会，但他不能陪她了，因为他还要主持下午的新闻发布会，然后，他就起身去挑选衣服了。

好久都没西装革履了，他拿一件又一件衬衣给她看，请她给做个参谋。

他还在犹疑着不知道穿哪件好，她终于站起来了，不知从何处给他拿来一件衬衣，是 Giorgio Armani 的，淡蓝色，还没有开过封的。

是她买给他的。当初，她洗花了他的白衬衣，那也是他唯一一件纯白衬衣。她知道，他很少穿白衬衣，所以，她就给他挑了这件淡蓝色的。

他兴致勃勃地穿起来了，她帮着扯扯领口，细心端详着。

他盯着她起伏的胸，情不自禁地抱起她，放倒在沙发上。

她捶打他，其中，又有多少想念、幽怨，直到此时，紧绷的他和她之间的张力，才尽在这一刻释放了。

白色的真皮沙发，暗淡了晶莹，如墙壁一般，激情过后，她枕着他，抢入她眼帘的，竟是一个人的后脑勺，是《一一》的，这是一张电影海报，讲述着一个解不开的轮回：

老婆向无知觉的母亲喃喃自述着，但是任她搜肠刮肚，半世的生活也只能凑够一句话。

老公则冀望于旧情人，希望她是改变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到头来，他竟又得出如下的结论：其实，人生又何必再重来一次呢?

这就是人生了，人生就像旁观者——儿子，镜头里的后脑勺，但是，儿子洋洋，人还未长大，竟也发觉，“我也老了”。

这就是《一一》的世界，也是杨德昌镜头里的《一一》。

客厅，空旷。惠威的影院、音响与箱体的原木一道，都凝铸成古董了，满架的影碟，仿佛填满了人生，但是，又都静止了，因为这影碟、影院虽然比邻而居，但又遥不可及，等待着一只属于上帝的手，于是，这影碟里的人生，也就都不再继续了。

如王卿孙，虽然也伏在高笑非身上，但和她终非一体。

高笑非说：“我一直都觉得你很壮。”

王卿孙脱口而出，沾沾自喜：“本来嘛。”

“我买的衬衣可是大了很多，你的肩膀一点也不像我印象中那么宽厚！”

王卿孙无言以对，转身进了卫生间。

高笑非又翻起那本画册，说：“今年，她们系里的就业形势很不好。再过几天，毕业生就要离校了，很多人还没有着落，户口和档案都要被打回原籍了，不知道，明年会如何呢？要是我也留不下，我们就不能再在一起了。”

但是，高笑非的话，竟像是她的自言自语，都被淹没在抽水马桶的噪音里了。



暗恋桃花源

沐浴在朝阳里，Tiffany 暖暖地醒来，就听到车窗外有人说话，她活动一下伤过的胳膊，像是已经无碍了，忙不迭地揭下卫生巾，就从车里走出来了。

Tiffany 眯着眼睛，伸了个懒腰，睁开眼睛时，却惊住了，见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手里在摘一把薄荷叶，也在呆呆地看着她，和她手里举着的那片卫生巾。

她赶紧把手背到身后，“你是谁啊？”

“我刚认识的驴友。”王卿孙抱着四五个刚挖出的竹笋，从另一边走过来。

小伙子回过神来，“我叫胡云松。”

昨晚，他们和胡云松比邻而居，其实，相距不足一公里，王卿孙早起散步时，和胡云松意外邂逅，便邀他过来。

胡云松独自徒步旅行，带了好多“锅盔”，分给王卿孙和 Tiffany 一些，做早餐吃。

王卿孙一个又一个地剥开竹笋，又取出维氏军刀，小心翼翼地切成条或块，放进小灶里煮熟了，洒些食盐，再烤些鱼儿，又凉拌

些新鲜的薄荷叶，就权作蔬菜了。三人围坐在小灶旁，就着水煮的竹笋，吃着锅盔，边吃边聊。

Tiffany 很好奇，就问胡云松："你要去哪儿？"

胡云松却反问她："你听说过'香巴拉'吗？"

Tiffany 不假思索，"我早就去过了。"

胡云松觉得不可思议，"你去过了？"

Tiffany 理直气壮，"是啊，不就是中甸吗？"

胡云松耸耸肩，"不，还有另外一个时空。"

Tiffany 耸耸肩，像是不屑，"另外一个时空？"

胡云松很坚定、神往，"嗯，那是一个绝对的世外桃源、未来世界，它在青藏高原深处某个隐秘的所在，由八瓣莲花状的地域拱卫，隐没在雪山的环抱里。"

Tiffany 想起一首歌，"对，我想起来了，叫什么'心中的日月'？"

胡云松像是找到知音了，"对，那就是我心中的日月。"

Tiffany 又笑了，"我说的只是一首歌啦，再说，那也只是一个神话，又没有人真的去过。"

胡云松却很认真，"还没有人去过，并不意味着永远到不了，从我们这个浮华的人间就有一条神秘的通道，可以抵达那里。"

Tiffany 故作讶异，"呵呵，是时空隧道吗？在哪儿？"

"你只要能够在扎什伦布寺求取到一个路引，就有可能抵达那儿。"

"听着怎么像是月光宝盒呢？扎什伦布寺在哪？"

“扎什伦布寺在西藏的日喀则，那里是班禅活佛的驻跸地，班禅活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是未来佛，可以度我们到那个隐秘的未来世界。”

Tiffany 被胡云松像是“绕口令”般的陈述搞晕了，一时无言以对。

王卿孙插了一句，“准备徒步吗？”

“嗯，至少这一段路是的。”

“那……很辛苦的。”

“嗯，但还会比 work to live 更辛苦吗？何况，这个 live，还是只够在城市里勉强找到一张仅可以睡觉的床。”

王卿孙没有搭话，摘下手上的 Suunto Core 腕表，“这个就送给你吧？有罗盘，路上也许用得着。”

胡云松婉拒了，“你想帮我，就买走这个吧？”说完，从背包里翻出一张碟片，递给王卿孙。

王卿孙接过来，见是一张赖声川亲笔签名的《暗恋桃花源》。

“想卖了？”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更值钱的了。”

“那就更不应该卖掉了？”

“可是，我要赶到潞西，买一辆二手的 Harley Davidson。”

“哦，然后呢？”

“然后，一个人继续上路了。”

王卿孙瞥见胡云松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 T 恤，“你是北

大的？”

“嗯，所以呢？”

“所以……也赚不到一辆二手车吗？还要卖掉它？”

“你没听说过‘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吗？每天起得都比鸡还早，但赚得又比民工还少。”

“打算卖多少？”

“1380。”

“那你买车呢？还差多少？”

“也是1380。”

“我买下了，这是1500元。剩下的，路上买些水喝吧。”

Tiffany 冲王卿孙伸伸舌头，想提醒王卿孙，这桩买卖太不划算了，但胡云松已经接过钱，并说了声：“谢谢。”

胡云松又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裹着些东西，一个一个地打开了，竟是他的毕业证、学位证、校友卡，都印着“北京大学”的徽标，扯出塑料封皮里面的纸芯，丢进火里烧了。

王卿孙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胡云松边烧边念念有词，“有这些钱，我就不需要再边打工，边赚取剩余的车费了。再说，有证又如何？在中关村，花几十块钱就搞到了，老子却花了整整十三年，却一样找不到合适的工作。Let it be。去他妈的北京，去他妈的北大。”

王卿孙觉得惋惜，又不想太残忍，只是说了一句：“可是香巴拉就真有桃花源吗？”

“人生就是无止境地做梦，现在，我就想作诗，不再写记叙文

了。”胡云松自嘲，“大家每天都是朝五晚九，以至于隔壁的夫妻做爱，都像是上班，只在周五晚上，按时打卡。所以，每逢周末，我就像传说中那个等待楼上脱鞋的可怜人。”

王卿孙站起来，看着初升的朝阳，天色晴朗，从高处看去，大雪山、忙海湖、南汀河，似乎都清晰可见，茶园、芒果园绵延不绝，确是一处人间秘境，饶是如此，王卿孙还是说了一句：“我们该上路了。”

Tiffany 看看正在打包的胡云松，“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吗？”

王卿孙说：“嗯，我们捎他到潞西吧。”

Tiffany 嘟嘟嘴：“你是 boss，你做主了，反正我也是搭便车的。”

车又缓缓上路了。Tiffany 回头看看，胡云松坐在后座上正闭目养神，就问：“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你不会觉得孤独吗？”

胡云松眼都没睁，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冒出一句话来：“那你想跟我去吗？”

Tiffany 扫了一下王卿孙，吐出一个字：“切！”



逍遥骑士

槟榔江、南底河在盈江县汇合后，江面逐渐开阔起来，沿江两岸，竹林繁茂，树木葱绿，其间，掩映着一座座傣族、景颇族村寨，错落、诗意。王卿孙驱车从瑞丽，经陇川，溯流而上，蓦见一股洪流，从一乱石嶙峋的石洞中奔涌而出，溅起漫天的水雾，再往上走，却是一段狭窄、高耸的隘口，狂怒的江水击穿乱石，喷泄而来，气势磅礴。

王卿孙停下车来，Tiffany 也雀跃着摆好姿势，正等着王卿孙拍摄，却被一群呼啸而过的“飞车党”给冲垮了，其中一辆摩托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个人，嚣张地拖着一根棒球棍，从柏油路上夸张地擦过。

Tiffany 气愤不过，差点骂出声来，王卿孙也游兴顿消，招呼 Tiffany 上车，加大马力，紧一阵、慢一阵，在狭窄、蜿蜒的山路上追逐着，对方像是有意挑衅，掷过来一个物件，砸在挡风玻璃上，竟是一个利乐包的饮料，酸奶沥沥拉拉地糊了一片，王卿孙赶紧刹车，Tiffany 也连叫“好险”。

“飞车党”早已消失在林荫遮蔽的弯道了，二人也无可奈何，Tiffany 抽出湿巾，小心地擦拭斑斑奶迹，她忽然想起一则新闻来，讲给王卿孙听，那还是她在翠湖饭店的客房里，王卿孙正在浴室洗澡，她意外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就在这个路段，一辆哈雷摩托坠毁了。

是巧合，还是意外？Tiffany 安慰一言不发的王卿孙，还是小心为好。

过了梁河，他们终于追上“飞车党”了，其实，是“飞车党”们自行折返了，王卿孙还有些不解，又走了大约一二公里，见有一个边防检查站，方才回味过来，后来，在抵达保山时，又遇到一处边防检查站。

保山是杨慎贬谪，并孤独终老之地，也是徐霞客途径、游历的地方。王卿孙先找个地方，吃顿饱饭，洗过车，又找家加油站。

Tiffany 已换了件 T 恤，胸前印着一片“戈兰叶”，她说，她打算去巍山红河源头，参加“逍遥骑士”的聚会，这就是她赴约的标志，也是她从姐告口岸的一家小店里意外淘到的。

VOLVO 也洗刷一新了，停在加油站的休息区，山茶红披洒在阳光下，别样的鲜艳。王卿孙走进旁边的小超市，Tiffany 趴在引擎盖上，等他，双手托腮，隔着玻璃，窥视车内。

王卿孙远远地看去，懒洋洋的 Tiffany，姿态也撩人。

旁边，停了一辆 Harley-Davidon，八成新，煞是扎眼，有一个年轻人跨上摩托车，一条红领巾状的布条缠着头，带着墨镜，也穿

一件白色T恤，也是“戈兰叶”的图案，想必是她的同路人。

年轻人正伏低了身子，像是在和 Tiffany 搭讪。Tiffany 还趴在引擎盖上，只是侧过脸，指一指超市，像是说了些什么。

王卿孙恰好走过来了，年轻人望他一眼，就一骑绝尘，扬长而去了。

Tiffany 看看走近的王卿孙，诡异地笑了。

车发动起来了，王卿孙随口问了一句：“刚才的那个人是谁？”

“骑摩托车的吗？”

“嗯。”

“你猜猜看？”

“呵呵，我哪能猜得到？”

“胡云松，看不出吧？现在，可是鸟枪换炮了。”

“哦，还真没看出来，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走了？”

“我哪知道啊？大概是心里有鬼吧！”

离开保山，再经六库、老窝，抵达永平，一路之上，但见两江遥望，山峰耸峙、峡谷咆哮。高黎贡山险峻，怒江狂野，澜沧江湍急。一路行来，过山车般，浮浮沉沉、跌跌宕宕。

王卿孙、Tiffany 相伴而行，也相安无事。但大理在即，席终人也要散场了。她和他就要稽首而别了。她想邀请他，共赴“Easy Rider”之约。

他反问她，“Easy Rider？那……我应该 Cosplay 谁呢？”

她想了想，“你给我讲一个故事，我就帮你做一次设计。”

“故事？你想听什么故事？”

“刀鞘，还有 iPod。谁是藏宝人？谁又是寻宝人？所有这些背后的故事？”

他沉默了。

她试探着，“是景谷的那个姐姐，李若唯吗？”

“为什么？”

“因为……画册上的那个女子，背影很像是她啊。”

“嗯，也许吧。”

他又不说话了，她也猜不透，“也许”究竟指的是什么？李若唯是那个藏宝人，还是画册上的背影女子？

也许，亘古以来，藏宝就是男人、女人绕不开的一个游戏，总要有一个人会扮演藏宝人，但也未必总有一个人愿意去做那个寻宝人。

You kown,I've seen a lot of people
walkin' 'round
with tombstones in their eyes
but the pusher don't care
if you live or if you die

王卿孙熟悉这首歌，是《Easy Rider（逍遥骑士）》中的插曲，Tiffany 唱给他听，但他没有反应，她以为他猜不出，就又模仿着电影中的一个男声，其中的台词是：“我想离开城市，所以，大老远到这里来。”Tiffany 继续模仿，“我和你，我们搬过来，我们买一座葡萄园……”

这是《Sideways（杯酒人生）》中的台词。不过，王卿孙觉得自己更像是对白之外的男主人公。《杯酒人生》里，老朋友要结婚了，婚礼前，邀请男主人公一起出游，但男主人公却是一个人到中年，又已离婚，且作家梦也遥遥无期的失意者，唯一的长处和乐趣，就是他对于葡萄酒的痴醉和鉴赏了。

这段旅程里，Tiffany 已经在王卿孙的电脑里，看完了他熟知的这些公路片，可惜，她模仿的都不是适合他的角色，但她也不气馁，像《Leon（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 Natalie Portman 一样，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独角戏：《The Motorcycle Diaries（摩托日记）》、《Kalifornia（加州杀手）》、《Bonnie and Clyde（邦妮和克莱德）》……

"准备好，然后就大大方方地走进去，女士们，先生们，看谁能赢得保持冷静奖，都给我趴下，趴下，听见没有，别轻举妄动，可以保全性命，由你，先生，把重任就交给你啦，你负责把钱放在我的钱包里，不然，你就得一命呜呼，你自己决定……"

Tiffany 又怎能错过全民情敌布拉德·彼特呢？这是《末路狂花》里的台词，接下来的好像是："也许，我是个贼，可你偷走了我的心。"但她没有说出来。

王卿孙想，《Lolita（洛丽塔）》也应该算是一部公路片了。其实，洛丽塔是亨伯特·亨伯特的悲剧，亨伯特·亨伯特曾是洛丽塔想摆脱呱噪的母亲的跳板，但亨伯特·亨伯特对洛丽塔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迷恋和付出，竟是洛丽塔从来都甚为鄙弃的禁锢，而亨伯特·亨伯特习以为常的洛丽塔展现出来的那些所谓性感少女的

诱惑，也只是洛丽塔想逃离亨伯特·亨伯特的矫饰和伪装，但亨伯特·亨伯特还有一个奎尔蒂，可以容纳他无以复加的愤恨。可是，他王卿孙呢？

Tiffany 还在搜肠刮肚，甚至搬出了《The Straight Story（史崔特先生的故事）》，一会儿是那个离家出走的小女孩，一会儿又是那个远行的老头子，小女孩怯怯的，老头子淡淡的，Tiffany 忙得不亦乐乎。

女：我拦不到车。

男：饿了吗？

女：你有什么？

男：香肠。

女：香肠？

男：香肠，想尝尝吗？……给你叉子……

女：一大车都是香肠？

男：好好吃吧，小姑娘。

女：你……在路上多久了？

男：哦，我几乎一生都在旅行。

……

这情节还真像极了 Tiffany 和王卿孙的邂逅，但他冲她笑一笑，还是未置可否。

她都泄气了，他忽然插了一句，“谁给你买的首饰？”

她看看胸前的铂金项链，“噢，是我妈买的，Forevermark 的。你也知道啊？”

项链上的那个醒目的“结”，他也很熟悉，“你叫维奥列多？”

她有些莫名其妙，“不，我叫徐宛杨。”

他又重复了一遍，但这次是用英文，“Is your name Violet?”

Tiffany 不知道，其实，王卿孙说的都是另一部公路片——《The Brown Bunny（棕兔）》中的台词，那是一个孤独的赛车手的故事，这个赛车手一个人驾着车，从新罕布什尔州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赛。一路上他邂逅过一个又一个女人，但他只魂牵梦萦着昔日的那个爱人。

19 夜上海

京郊的高尔夫球场，更像是一次“火星撞地球”般的集体调情，虽然美其名曰“友谊赛”，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曼妙点儿的噱头罢了。

新鲜出炉的 Miss China、意气风发的 EMBA，一对一，传、帮、带，亲密接触，贴身互动，高尔夫球显然是最好的泡妞运动。

Miss 们虽然未必人人堪比昔日的李嘉欣，但个个俊俏的模样、窈窕的身材也算是不遑多让了。

桃红色的遮阳帽、碎花的短袖T恤、纯白色的紧身长裤，Miss 们一水的娇艳欲滴在翠绿的草地上，煞是夺目。

在春城湖畔，Miss 们也曾挥过杆，但到底是玩票，虽容貌出众，但技不惊人，所以，EMBA 们躬身、贴背、揽腰、手把手般调教，也就无可非议了，其间，兜裆、翘臀式的小插曲更是相处流传着。

高尔夫原本就是一个“打洞”的游戏，所以，究竟是 Miss 被 EMBA 揩了油，还是 EMBA 被 Miss 撩了裆？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球场亦欢场，一旦焦点模糊了，也就可以各取所需了，简直是不折不扣的打情骂俏、草长莺飞，俨然一部 model 版的“流言蜚语”。

但主演此《Dirt》的，非彼 Cox，而是王卿孙，他就是 the Player，他也从不会忽略给红男绿女们调制些甜点，让彼此“Eyes Wide Shut”。

当然，剧情换，场地易，从白昼到黑夜，从户外到室内。这一夜，让我们说 Miss：泡个 Miss，打个 kiss。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
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
酒不醉人人自醉
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
晓色朦胧倦眼惺忪
大家归去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
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
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酒不醉人人自醉
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
晓色朦胧倦眼惺忪
大家归去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
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

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

一曲“夜上海”，“G·O·L·F”——夏之萌、乔依、李若唯——穿着小礼服，载歌载舞，一段复古的“狐步舞”也有模有样、有板有眼，俨然就是一个1930年代上海滩上的百乐门了。

如果说台上是一出“十里洋场”，那么，台下就是一出“金枝欲孽”了。

贺舒筠虽然落选三甲了，但依旧傲人，她俯就胖乎乎的张总，窃窃私语。

贺舒筠指指台上的舞者，幽幽地问：“怎么样？”

张总抿抿嘴，答曰：“名不副实啊！”

贺舒筠故作讶异：“怎么？”

张总还一本正经：“高尔夫，那可是有18个洞的，但是，‘G·O·L·F’一共才三个人，顶多9个洞嘛。”

贺舒筠顾盼自怜：“那……可以算我一个嘛。”

张总瞅瞅她幽深的乳沟，煞有介事地，说：“你这个洞很深嘛。”

贺舒筠绷紧的白衬衣，关不住春色满怀，在戏剧学院学表演的她，是从来不肯埋没演技的。

P.S.：对于夏之萌、乔依、李若唯的冠、亚、季军名号，最愤愤不平的就算是贺舒筠了，自负几分姿色，却仅得到一个“最佳上

镜小姐”的单项奖，所以，总决赛还未落幕，这位川妹子就在后台发起飙了。

不甘人后，第二年，贺舒筠又卷土重来了，果然也独占花魁了，原因是她后来嫁给这一年大赛的赞助商了，这位赞助商是成都某一家餐厅的老板。

从这一点来看，贺舒筠也是一个不服输的奇女子，当然，这些都已经和王卿孙无关了。

动物凶猛，草食者莫入。但高笑非就硬是误入狼穴了，就像一只迷途的小鹿。

那时候，自认潇洒的李老板早就醉醺醺了，正晃晃悠悠，侃侃而谈，但仍不忘旋转着他指尖的车钥匙，炫耀。

高笑非小心翼翼，躲闪在人群里，寻王卿孙不遇，却意外撞落李老板的车钥匙，他开的像是一辆 Maybach（迈巴赫）。

李老板回身，见是一旗袍女孩，误以为她是一个夜场的侍者。待要声讨时，又见她清新、脱俗。

李老板就捉住高笑非的手腕，颇不怀好意，高笑非不觉失声了。

王卿孙见状，忙拉过高笑非，冲李老板一笑而过。

李老板愣在原地了，怅然若失，回过神来，才想起落地的钥匙。

乔依早已优雅地俯身、蹲地，捡起车钥匙，又波浪一般挺身、直立，再抖抖黑色的深 V 的紧身小礼服，其上又缀着些亮片，一时间，风情万种、春光乍泄了。再纤纤玉指，递给李老板，含情脉脉、深情款款。

走了高笑非，又来了乔依，李老板失之东篱，却收之桑榆了。

李老板、乔依，孰又能任其擦肩而过呢?

乔依请李老板赐名片，李老板犹疑半天，掏出的，竟是“汇贤豪庭”的名帖，这是华人首富李嘉诚开发的顶级公寓，就在东方君悦大酒店的深处。

“名片散完了。”似有歉意，李老板便只好在名帖背面留下手机号码，后续剧情，就自不待言了。因为不久，这二人就相继退场、失踪了。

郭董、夏之萌也在玩一个“姜太公钓鱼”的游戏，这游戏和一个有些暧昧的荤段子有关。郭董绘声绘色说，有一个速效减肥俱乐部，教练为一位 Mr. 打开了一条跑道，里面走出一个只挂一丝——“追上我，我就是你的啦”——的 Miss，于是，Miss 越跑得快，Mr. 越追得急，永远若即若离，永远不即不离。

结果是 Miss 没追上，Mr. 瘦一圈，绝无仅有的皆大欢喜。

后来，这位并不灰心的Mr.又参加了一个高级减肥班，结果却走出来一只同样只挂一丝——“追上你，你就是我的啦”——的硕大的母猩猩。

这是一个寓言，女人都胸大无脑吗?夏之萌娇嗔了郭董一句，“你真坏。”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还有一位于老板，则缠着李若唯合唱《采红菱》。

那一夜，他们很晚回家，高笑非抱怨，今晚的派对活脱脱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人欲横流的“天上人间”，王卿孙解释，这就是生意。

何况“G·O·L·F”就是取自 Girl of lover for somebody……之义。他策划、包装了“G·O·L·F”，且志在必得，眼见着成功可期了：高尔夫球会、汽车厂商，代言、商演，都会接踵而至的。

此外，一家高档的会员制俱乐部“G·Club”也在紧锣密鼓筹划，贺舒筠等在内的Miss China“十二钗”都已签约，且棋、琴、书、画、诗、酒、茶各擅一端，即将成为这家声色场所的驻店艺人，而一年一届的Miss China大赛也会源源不断地补充新鲜人。

P.S.：台湾“老模”林志玲也是在那一年底，才成为当红炸子鸡的，而“G·O·L·F”却是在年中就组建了，相较于林志玲还捷足先登。

王卿孙说，他也不过是逢场作戏，包括和李若唯被偷拍的所谓“绯闻”，其实，又岂止 model 界，职场亦复如是?

如果“G·O·L·F”这个 case 能够成功，他也将会有一笔可观的收益，待功成身退，他们就可以学范蠡、西施，浮五湖、戏沧洲了。

高笑非有些鄙夷，这和拉皮条的又有何异焉？王卿孙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又哪能计较得许多？再说，你也看见那些女孩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王卿孙还说，或许到明年，她毕业时，他就已经赚足一百万了，那时候，他就带她“私奔”：还记得海边、小镇、酒馆、老房子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

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然后，写写文章，晒晒太阳，“坐着摇椅慢慢聊”。所以，他们就不打算在北京买房子了，既然想“诗意地栖居”，自然也就要“生活在别处”了。

……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
辉煌的都市
为了这个美梦
我们付出着代价
把爱情留给我身边
最真心的姑娘
……

依偎在王卿孙怀里，高笑非却愈发迷惘、惶惑了，喃喃自语着一个迫切、切身的问题：明年今日，她又会在何处？

她也会和师姐们一样，被“遣返”原籍吗？如一个没有暂住证的民工。

爱情又是什么呢？是一个已经被戳穿了的虚构的信念？一言以蔽之，在城市里，找一个人，相依为命，也许仅此而已罢了。

20 三家店

“天涯往事”，是大理古城中的一家青年客栈，也是“天涯论坛”里广撒英雄帖的楼主“黎哥”推介的“Easy Rider”大本营，这是一座典型的白族庭院：“四合五天井”、“三坊一照壁”、“走马转角楼”。

“天涯往事”又有些外店、内宅的味道：临复兴街的外间是一间爵士吧，内院则是一家青年客栈，酒吧也另有名号——“壹玖酒吧”。

王卿孙、徐宛杨走进去了，两三住客们正在走廊里登记。院子里活跃着一只小藏獒，它毛发乌黑发亮，约莫两三个月大小，在大伙儿的脚底下钻过来，又钻过去，调皮地紧。

王卿孙也掏出身份证，服务生一边誊写着，一边念出声来了，“王——卿——孙”。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女人探过头来，凑近了，瞅瞅他的身份证，又打量一下王卿孙，大有“原来如此”之叹？

其实，天井里有一张台球案子，这个女人正握着一根台球杆，搓磨着润滑粉，略微凌乱的 BOBO 头，雪纺的连衣裙，渐变的红与黑通体印着花，像是一抹晕染的晚霞。

游廊的拐角处，有一个抛过光的“树化玉”的茶墩，茶墩上又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黄龙玉”的茶海，茶海的四缘都透雕些或坐、或卧的“飞天”。

一个年近不惑的中年男人，坐在游廊里的一把楠木圈椅上，泡一紫砂壶的普洱茶，自斟自饮。“树化玉”、“黄龙玉”、普洱茶都是滇西特有的物产，但这男人却又拉起一把京胡，唱了一嗓子京戏，却是马派名段《三家店》：

历城县登程往前走
年迈高堂泪双流
母子生离难忍受
又无兄弟奉珍馐
养儿本是娘身肉
长亭别母两忧愁
红日滚滚西山后
儿行千里母担忧
黄土岗上实难走
尊一声差官把店投
……

登记完了，王卿孙循着走马转角楼，兜兜转转地，走到楼上的客房，他停下来，回过身，又俯瞰一眼天井，触目之处，又是那个晚霞一般的女人起伏的腰、臀线。

她正趴在台球案上，一个人百无聊赖地捣着翻滚的台球。她忽

然抬头的瞬间，竟和王卿孙四目相对了，好像还冲他微微一笑，像是被识破什么，他赶忙开门、入室了。

夜色，酒吧。一台老式留声机，一曲有点儿怀旧的老歌：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A sigh is just a sigh
The fundamental things apply
As time goes by
And when two lovers woo
They still say I love you
On that you can rely
The world will always welcome lovers
As time goes by
……

王卿孙坐在吧台旁，一只手握着百威的瓶子，另一只手叩击着吧台，打量着吧台后面的酒橱，和王卿孙隔着的一个吧凳上，也坐了一个男人。

还是天井里的那个女人，她缓缓地走进来，坐上临近王卿孙左侧的凳子，左手里还捏着一包“Camel”牌香烟，少有女人抽这个牌子。服务生拿给她一包火柴，她轻轻擦着了，点起一支烟，然后，抖灭火柴，丢落在烟灰缸里。

女人食指、中指夹着一根烟，还真有些栗原小卷式的优雅。

女人左侧的一个男子迫不及待地搭讪："我们见过面吗？"

"我看上去很面熟吗？"女人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不，"男人并不灰心，还在自我介绍，"我叫若驴，驴子的驴，你想喝点什么？"

"那要看我想醉成什么样子了？"

"要不，你也来瓶百威吧？"若驴谄笑着，举一举啤酒瓶，"都怪今天的股票又跌了。"

女人顿时不屑了，冲他吐一口烟，抖落烟灰，又朝吧台少爷招一招手："给我来一杯 Chivas！"

若驴呆坐了好一会儿，自觉没趣，便拿起啤酒走开了，朝角落里的一个单身女子走过去。

旁边的女人像是不经意碰了碰王卿孙的左臂。王卿孙侧一下脸，看一眼侧畔的女人。

女人说了一句："李若唯来过了，她说，她在景谷见过你。"

王卿孙有些讶异："你认识她？"

"以前，我们一起走过秀。"女人伸开右手掌，"认识一下，我叫骆一棠。"

他礼节性地贴了贴她的指尖，算是握手认识了。

"听她说过你的故事。"女人捏起高脚杯，抿一口酒，忽然，附在他耳边，"多久没碰过女人了？"

他也不示弱，"怎么？你想献身吗？"

沉默了一会，她又贴在他耳边，酒香混合着香水味，吹气如兰，“李若唯留了礼物给你，记住，我住105。”说罢，一饮而尽，又旋转着烟头，在烟灰缸的四沿捻熄，就飘然而逝了。

王卿孙还是敲响门。门开了，骆一棠一手拉住门，另一只手侧举过头，撑在门框上。

他没有进屋，只是瞧瞧房内，“礼物呢？”

骆一棠笑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王卿孙想离开了，她又怎肯放过，“别急嘛，我就是啊。”

她探出头，看看走廊里的唱戏男人，然后，一把就拉王卿孙进门了。“不想知道你生活里到底缺少些什么吗？”

骆一棠赤裸裸地调情，无关语言，直奔主题，从乳沟处拿出一个自备的 Durex，难得的慢条斯理。

王卿孙靠在白墙上，横平了双臂，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急什么，我们有的是时间。”

“你不懂得 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吗？”

“I have plenty of time（我有的是时间）。”说罢，王卿孙把骆一棠推到床上，她尽职尽责，没有略过任何一道工序：从上到下。

王卿孙还躺在床上，骆一棠就已经坐起来了，她打开电视，又是一部谍战剧，女二号就是王卿孙选出的夏之萌。

骆一棠又冲王卿孙笑一笑，“规矩照旧。”

“什么规矩？”

“你和李若唯不是吗？一口价，两千块。”

被人摆了一道，但这种事情，王卿孙也不屑于争辩了，从钱包里抖搂出所有的钞票，“李若唯也一样吗？”

“怎么？她都没跟你收过钱吗？看来你就是传说中的an exception to the rules了（规则里的例外）？”骆一棠甩一甩钱，“不过，我可不像李若唯，她甘愿做一个P.S.男的免费午餐。”

骆一棠都数过了，“三千多些，多出来的就算是我代李若唯收下了。她太傻了，为什么要free呢？指望你会娶她吗？”

对于骆一棠这种资历的model，即便是在北京，3k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至少要辛辛苦苦地走两三次台才可能赚回来，如今，她只消出一次台就可以了，还有谁会仅仅选择走台呢？

蓦然，王卿孙又想起那个Durex了，那个雨夜，它突然出现在他车里，想必是景谷那一夜李若唯匆匆落下的。可能也只有操这种皮肉生意的女人，才是自备Durex的。但在这个艰辛的人世上，她们至少还有卖肉的自由，“李若唯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再说，她也有正当职业啊？”

骆一棠甩甩手里的钞票，冲王卿孙笑一笑，说：“马无夜草不肥，再说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要不，这日子都能淡出个鸟来了。”

再看看谍战剧里的夏之萌，王卿孙还是有些不解，“她和夏之萌，可都是我选出来的。”

“夏之萌？你说这个C啊？对了，你知道什么是C吗？比B还烂。”骆一棠看看茫然的王卿孙，又点了支Camel香烟，“女人就像苍蝇，要么挑蜂蜜，要么捡狗屎。夏之萌也是傍上大款，才有

机会演戏的；李若唯看准你了，又不愿意给人做‘小三’，反正一个是批发，一个是零售，五十步笑百步，也仅此而已了。不过，我倒宁愿做一个快乐的 happy 鸡，落得个自由身，还要再去立一个牌坊吗？可惜，李若唯不在，否则，一龙二凤，我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

谍战剧也实在无聊，骆一棠又调到一档娱乐节目，主持人正在津津乐道地八卦着一则新闻——“情色贿考门”事件，事件的男主角恰是和王卿孙有过合作的唐北方，那位广播学院的老师。

高潮后的失落，就像失重一般，王卿孙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打算离开了。

王卿孙推门出来，骆一棠也跟着出来了，她犹豫着叫住他，塞给他一张小纸条，王卿孙问她：“这是什么？”

骆一棠略略沉吟一下，说：“赠品，回去再看吧。”

王卿孙走了，骆一棠倚在游廊的一根柱子上，抽着烟，看看王卿孙的背影，又怅然地看着那个白天的唱戏男人，他又在月下操琴了，咿咿呀呀。



永恒印记

又是一个5月10日，但已经是2004年了，这一天，王卿孙早早赶回家了，悄悄地溜进门，客厅里，有一个活泼、俏皮的女声：

说你有一间美丽的厨房
只可惜没有飘过饭菜香
……
你说你一有钱就花得光光
实在需要人替你管管账
又说你朋友总会欺负你傻
得靠聪明的伴帮你别上当
我不哭不笑不点头也不摇头
假装你的话还不够让我感动
我非要听够一百个求婚的理由
谁教你让我等这天等了
那么久
……

一阵阵吱吱啦啦的煎炒，一缕缕时断时续的菜香，王卿孙摸进厨房，蹑手蹑脚，搂住高笑非的腰，她穿着白族扎染的围裙，还是他从云南买给她的。

她什么也没说，仅用肘捣一捣他的胳膊，似是制止他添乱。也许，她还想压抑一股莫名其妙的悸动和期待，那是属于她的日落桥的约定：Forevermark——A Little Romance。

想象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这个她期待中的晚上，再没有Necklace 幻化为 Wedding ring 的魔法，他仅仅交给她一个驾校报名表。他说，暑假快到了，你去学车吧。等有车了，我们就出发。

一张 paper，就打发掉她的2004年5月10日了。这个 surprise，或许，并不能让高笑非惊喜，所以，她逼王卿孙喝光了一盘又一盘的“杂菜汤”。

恋爱中的她，有一个嗜好，以他敢否为她尝试层出不穷、莫名其妙的禁忌，来检视他对她的忠心，吃就是那块试金石，且屡试不爽。甜蜜的重压下，他就从草食男变成肉食者了。

但这一次，却有点儿言不由衷，也言不尽意了。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高笑非既是红酒，也是威士忌。

客厅的一角有一个小吧台，之后的这些天，高笑非大都坐在高脚凳上，趴在那儿上网，渐渐地，她迷恋上一款小游戏—— QQ 宠物秀，乐此不疲于想做一个“妈妈”了。

见饿坏的“宠物”叫嚷着找“妈妈”，王卿孙也想掺和一下，就说：“看来我们以后也要备些 Durex 了。”

她问：“怎么？怕负责任了？”

他说：“我只是觉得赚钱更迫切了。如果您有宝宝了，腆着大肚子，我绝不忍心你再去挤地铁了。”

“切！”她很不屑，但她又说，“不过，我真想生一对奥运宝宝。”

他挑逗她，“怎么生？”

她不为所动，“反正和你无关，我要一个人生孩子。”

他戏谑，“怎么？你想养个黑人吗？”

“黑人？你胡说什么？”

“不是我胡说，想要生孩子，就要有准生证。想有准生证，就要先有结婚证。否则，没有准生证，就落不了户口，没有户口，那不就是黑人了吗？”

“那我就去受洗，做一个天主教徒。”

“为什么？”

“不是说，天主教不允许堕胎吗？”

“你以为这儿是罗马啊？”

“反正，也没有人要娶我，那我就不生了。”高笑非故作幽怨，许久，她又说，“听说孪生都有遗传，我们家族里就有很多孪生的，所以，我也好想生一对双胞胎。”

“找个心爱的人嫁了，这样，每天晚上都能被他搂着，攥着他的鸡肉卷入睡，然后，再生一对双胞胎，这就够了，我想要的，只是这个。”

玩笑半天，话题蓦然沉重了，此刻，彼此才警觉了，他们虽然从未用过 Durex，但也从未有过“意外”。

他们不敢奢望每一次都会是安全期，也就更不敢想象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了。

王卿孙见高笑非又在交易 QQ 宠物了，想转移话题，就问："小富婆，赚了多少了？"

她回说："赚了5.10元。"

他又问："那花了多少了？"

她说："花了50元了。"

他笑她入不敷出了。

她挥拳，雨点般捶打他，委屈地说："看你一个人赚钱，我又没有工作，也只能这样了，我还等着你快点赚足100万呢？"

"等赚足100万了，你想做啥？"

"给你养个小三儿。"

22 女人花

大理销魂，只因这风花雪月：下关风、上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

亘古以来，大理就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三月街、洋人街，王卿孙逛了一路，也拍了一路，他在街头吃了些东西，午后过半时，就又漫步回到“天涯往事”了。

镜头推进来，竟又是骆一棠，她摇曳如花，闯入他的DV镜头：正握着一根台球杆，和一个年轻人对垒，还顺便朝他挥一挥杆。

王卿孙止步，关了DV，就拐进酒吧了。午后，酒吧寂寥，只有一个半老的男人和一首《女人花》：

……
若是你
闻过了花香浓
别问我
花儿是为谁红
爱过知情重

醉过知酒浓
花开花谢终是空
缘分不停留
像春风来又走
女人如花花似梦
……

男人就是昨日游廊里唱戏的那位，他是客栈老板，见王卿孙走进来，就冲王卿孙笑一笑，算是打过招呼了。

舍去啤酒，王卿孙破天荒地叫了一杯咖啡，唱戏男人都煮好了，王卿孙端起咖啡，顺道抄走一本留言薄，走到门口。旁边竖着一个留言板，有个署名“老七”的征集同行的驴友，还有人从滇入川，中甸、稻城、亚丁、康定、丹巴、若尔盖、松潘、九寨沟、都江堰、成都，路线艰辛，但也风光无限。

看到成都等字眼，王卿孙又想到那晚骆一棠塞给他的小纸条了，这张小纸条上有段莫名其妙的文字：

“这是一支‘贝叶令’，它只能流传在驴友之间。有一群无依无助的 virgin，无论是在崇州、温江，还是在大邑，请您一定要相信她们的单纯，单纯到只想拿廉价的贞操换取某个高中学校的半张书桌。

如果你也恰好旅经此地，请 sms：1380100066☆，如果您未旅经此地，也请您转告那些途经的他人。

贝叶是傣族人用来刻写不朽的经文的，我相信您的‘临幸’也一定会被她们祝颂的。”

或许，这又是驴友间的一个恶作剧，王卿孙见得多了，也就没在意，随手丢在垃圾桶里了。

室外的游廊里，王卿孙找一张桌子，闲坐下来。

或许，酒吧主人也雅好摄影，所以，四壁、游廊都挂满照片，黑白的、彩色的，错落有致，还有泛黄的报纸，嵌在相框里，老式玻璃做的，透着些怀旧。

王卿孙瞧瞧临近的，标题、配图，赫然便是一幢幢烂尾楼，是1994年的《海南日报》。

猎艳、告白、叹惋……五花八门，青年客栈的留言簿，也正逐步向都市的厕所文化看齐了。

他胡乱翻一下，就又送回原处了，之后，便在酒吧内外信步浏览，如画的美图，是一幅又一幅。

夕阳，水岸。一叶扁舟，一条栈道，一段木栏，一个女子。这个侧拍的女子，心如止水，静立此间，眺望着对岸的晚霞、黛山。

她戴一副墨镜，长发微扬，肩上搭了一条紫色的长巾，一袭米白色长裙，胸前抱着一本画册——《私奔》。

是高笑非。她就在他眼前了！王卿孙摘下相框，摩挲一下，她未逝的容颜，此间的她终于穿上他买给她的那款Max Mara长裙了。

秀山的刀鞘，勐卧的iPod，他像是一路追逐着同一个梦，飘渺、模糊，而又真实。如今，她就在这间“壹玖酒吧”了。

“是我在双廊拍到的。”

不知何时，客栈老板已经站在他身后了。

“她来过这里？”

“嗯，你认识她？”客栈老板也惊异了，“那……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

老板带他走进酒吧，停在一个相框前，一样的相框，但不是照片，像是一封写在便签上的信，信件是拼贴的，又涂涂抹抹：

蛋白质老公：

我不是天使，也不是精灵，我只是一个受过伤的妖。曾经拥有的，又怎么来珍惜呢？如今错过的，怎么才能够挽回呢？我傻傻的，徘徊在十字路口：迷失了我，也丢掉了你。

我们的爱就这样不见了， 每一天，我都在祈祷，愿上苍能给我一个来世！如果真有来世，过奈何桥的那一刻，我一定不会喝那碗孟婆汤，因为我们今生无缘，来世我不想再错过了。我相信，那时候，我们一定还可以再在一起，找回今生的遗憾。

假如真有来世，记得一定要给爱找一个家，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如果是这样，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把我的真心放在你的手心，让你一辈子来疼我、爱我、呵护我、照顾我，直到你和我都慢慢地老去。

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你手心里的宝。

冰川下的女妖

2007年5月10日

“这是在她住过的房间里找到的。”客栈老板说，“当时，都

已经撕碎了，这是扫描、拼贴后，又做旧、放大、打印出来的。”

“2007年5月10日”，算来，她已经怀孕两三个月了。

“蛋白质老公”、“冰川下的女妖”，王卿孙从这些字眼读出，她还是爱他的，但他也愈发困惑了，“她是一个人吗？”

“嗯，”老板看看面色凝重的王卿孙，指指吧台，说，“一起喝一杯？”

王卿孙凝视很久，他想记住相框里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很久，他才挂起相框，走到吧台，一段很远的距离。

客栈老板打开两瓶百威，递给王卿孙一瓶，又碰一下王卿孙手中的酒瓶，顾自喝了一口，王卿孙也喝了，听老板讲。

“双廊，是一个小渔村。我是在那里遇到她的，她叫？”

“高笑非。”王卿孙插了一句。

老板继续，“你刚看到的这张照片，是我第二次拍到她。第一次见到她，还是在玉几半岛。当时，她就坐在半岛尽头的一块峭石上。我想拍下她，但快门声还是惊动她了。不过，她的反应也吓住我了。”

老板又喝一口，像是在努力搜寻当时的记忆，“当时，她正握着一把藏刀，乍见到我，她有些慌乱，想稳住身形，结果，藏刀却落入水里了。我走过去，向她道歉，她失魂落魄的，只是呆呆地看着剩下的刀鞘，嘴里还咕哝着，像是在自言自语。我觉得她有些异样，但还是离开了。后来，又邂逅她，就有了刚才的照片。”

客栈老板哪里知道，那是把雌雄双刀，又接着说下去：他当时

开车到双廊，想小住些天，回古城时，在路上，他又遇到她了，就载她回来。途中，她还特意请他停下来，她倚在他的那辆奔驰G500上，请他帮她拍照留念。

回到古城后，她就跟着他住进“天涯往事”了，但回来后，她就呕吐不止。接着，客栈老板又补充说：“可能是高山反应，苍山海拔不高，但也会有些客人撑不住。”

之后，她到医院检查，像又有心事了，好多个夜里，她就泡在酒吧里，一个人喝酒、抽烟，接连两个晚上，她竟一个人喝光了一瓶 Martell Noblige。

后来，他带她和其他客人一起“绕三灵”，看她心情好了很多，就这样，她又在客栈住了近一个月。

“绕三灵”，是洱海边白族人的一个风俗。每年的农历四月廿三、廿四、廿五，无论男女老幼，都从大理出发，绕行崇圣寺、圣源寺、金奎寺，其中，又有所谓“风流会”，新、老情人相见，对歌、叙情。

“临走时，她好像决心要戒烟了。”说着话，客栈老板走到旁边，搬来一个玻璃缸，上面有荧光笔写下的美术字——“My Blueberry Nights”，浓重的黑色。

“这是一个净瓶，保存些驴友们遗失的美好。”客栈老板说，“看，这包烟就是她留下的。”

王卿孙接过来，看了又看，又揣进兜里了，是她剩下的半包“520”。

沉默了好久，客栈老板问王卿孙：“她还好吗？”王卿孙告诉

客栈老板，她在那场浩劫里永远地离开了。

古镇、酒吧、越野车、洱海边的老房子，客栈老板俨然就是想望中完成了的王卿孙，高笑非也一定会如此想吧？

王卿孙也知道，就是在这里，高笑非知道自己怀孕了，而且，还下定决心要生下来，她，应该也有过犹豫、挣扎。

只是为什么都是她一个人？莫非，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



电台情歌

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

到对方的心底瞧一瞧

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

……

一个清幽的女声，在光影里摇曳、流转着，王卿孙想补偿之前自己缺位的愧歉，便陪侍在高笑非身边，但这些天，她都视而不见，不理不睬，倾心于 QQ 秀——一个个虚拟的“孩子”和“家”，他和她的胶着也一触即发了。

她像是一个仅在午夜出没的精灵，漫不经心地熬，终于，他先渐渐不支了，开始神思恍惚，她却陡然精神，拿着藏刀，抵着他的心，盘问他，莫名其妙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

半睡半醒之间，王卿孙迷迷糊糊，口齿不清，但任她逼供，他与李若唯的种种，也看不出啥端的。

之后，高笑非就很少去学校了，每日天明始睡，天黑方起，朝九晚五，日复一日，像是化作另一个人了，一个刑讯老手，不动声

色、恰到好处地，拿捏着疲劳战术的分寸，日复一日地，摧残着王卿孙的意志。

她已经迷恋上这个“鸡同鸭讲”的游戏了。

任高笑非威逼利诱，沙发上的王卿孙，还是兀自睡去了，有时，她也会附耳低语：“以后，5月10日，月宫都会派使者来接我的。也许，到时候，我就会乘风归去了。”

或者，又端详着那把带鞘的藏刀，自言自语：“刀鞘也像是一个家。如果有一天刀鞘没有了，家也就没有了。就算是雌和雄，也撮合不到一块了。”

最后，“刑讯”、“盘问”都被他的鼾声粉碎了，所以，她也就只好渐渐饶恕他了。

沙发上，王卿孙又一次昏昏睡去了，突然，一阵 QQ 的呼叫声急促、持续，王卿孙被吵醒了，睁开眼，但高笑非已经不在电脑前了，他蹑手蹑脚，走进卧室，见她已罕见地熟睡了。

他很好奇，就打开 QQ，一个个惊叹的问号，拖了很长了，他忍不住翻页、查阅。

你有等过我吗?

……

网友很多，但见过面的，你是我的第一个，我以为，我们也会见光死的，但是，你却让我惊艳了。

前些天，我都在外地出差，也很想上网，想看看你在做什么，但都没能如了愿。



任高笑非威逼利诱，沙发上的王卿孙还是兀自睡去了。

今天晚上，我刚回来，就迫不及待，想上来见你了。

……

他向你求婚了吗？昆明的花卉，可是驰名亚洲的。我建议你买的花瓶，你买好了吗？我想，都被他插满了吧？

你睡了吗？还在吗？

……

王卿孙火往上冲，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在外打拼，她竟跑去见网友了，莫非她连日熬夜，也事出有因？是在等这个人吗？什么“卿卿吾爱”，这昵称也太肉麻、恶心了，简直是恬不知耻了。

他忍无可忍，抓起笔记本，就狠狠地掼在地上，哪管它是不是他心爱的 Apple Macbook Air。

破碎声，吵醒高笑非了，她攀着卧室的门，睡眼惺忪。

他铁青着脸，怒目而视，“还‘卿卿吾爱’？”

她已然明白了，但还是默不作声地，走近前来，收拾起一地散架的笔记本残骸。他忍无可忍了，挥起的手在她头顶晃悠着，一幅想打人的架势，却始终落不下来。

她扯落他的胳膊，狠狠咬下去了；他呲牙咧嘴，想扳开她的嘴。她噙满泪花的眼，蓄满了委屈，已压抑得太久了：“你一去俩月，都从未回来看过我一眼；我一个人留守，等着一个不可知的未来，难道就是要等着看你和李若唯的‘宝马门’吗？”

他说：“那也只是一次‘被绯闻’。”她说：“我也从未和别人做过什么，我常常会想，我还被你爱着吗？一个人的时候，我忐忑不安，想从旁观者处找些信心，但信心就像是那些影碟搭起的骨

牌……同学们都羡慕说，你会带给我无与伦比的鲜花，我很早就准备好花瓶了，但我又等到什么呢？等到花瓶也粉碎了吗？”

他已经忽略她太多了，他又何尝忍心呢？Miss China 选美大赛，千头万绪，他事必亲躬，又怎容他抽身呢？春城鲜花琳琅满目，他又何尝不知，但直到从巫家坝机场登机前，他都还在遥控着北京的助理，拟定次日发布会的会场布置、流程和媒体邀请。

被偷拍的当日，他已经染病，但强打精神应酬客户，纵然有心，但也已无力了，他和李若唯，又能做些什么呢？

何况回北京以后，他就退掉应酬，都陪在她身边了，但她又耽于游戏，视而不见了。

王卿孙抱住高笑非，她在他怀里颤抖，孰是？孰又非？难道这就是生活吗？她自怨自艾，他一个人辛苦，她却爱莫能助。

他下臂上的牙痕，洇红了血，她疼惜地吹了又吹。

他笑一笑，“顺便也给这边盖个戳吧，对称了，那就是一种美了。”

她破涕为笑，抓过他另一条胳膊，当真咬下去：爱之深、恨之切。

他大叫一声，“啊，你还真咬啊？”她松开口，“这可是你说的。”

他无悔，说：“好！这牙印，就是警示。以后，它会提醒我，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会想着你的。”

但覆水恐再难收了，就像这台摔烂的笔记本，碎片都已经摊

了一地，就再也粘不起来了。其实，他与她之间的愈合，也绝非相逢一笑，彼此看似相安无事了，但是，他和她的隔膜，也越积越厚了。

她的心神也像是和她豢养的 QQ 宠物一道，被禁锢在电脑的碎片中，随风飘散了。

她开始变得懒散了，笨拙了，在静默中枯萎、凋落了。

不久，他又买回一台 Apple Macbook Air，但她像是忘了 QQ 秀，又转向韩剧了。

他还是陪着她，她还是熬着夜，一夜又一夜的胶着，但是，再也没有“刑讯”、“逼供”的游戏了。

有时，按他说的，她也会早些上床，乖乖地睡觉。夜半时分，像往常一样，眼睛还没睁开，嘴里就咕哝着“尿尿”。但他想抱她时，她揉揉眼，又挡开他，独自去了。

以前，她总是光着身子，要他抱她上厕所，像一个娇憨、顽皮的孩子。



给我一支烟

若驴从酒吧走开，有些百无聊赖，就一个人站在游廊里，扶着仿佛“美人靠”般的护栏，一边抽着烟，一边俯瞰院子，三三两两的人，走来走去，又一阵木梯响，爬上来一个女人，衣着也算入时，这女人径直进了隔壁的房间。

若驴神思恍惚，听到背后像是有人对他说：“对不起。”

“嗯，”若驴回头，见是刚才酒吧里看到过的女人，正撑着门框看他。“能给我一支烟么？”女人说。

“哦，没问题。”若驴掏出包“阿诗玛”，走近她。

女人依然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谢谢了，你一个人吗？”

“嗯。”

“我也是。”

“哦，”若驴递给她一支烟，“给。”

“谢谢了。”说完，女人转身进门，门又关上了。若驴想说的话，刚到嘴边，却没有机会出口了。

又耗了一会儿，那女人再没出来，若驴也怅然若失地回屋了。

他打开电视，又是芒果台的选秀，有人嗲着一口“绵羊音”，唱着一首折磨人的歌，若驴想，芒果台里咋就不能有个正常的女人呢？

他又关上电视，却睡不着，辗转反侧，坐卧不宁，过了一会儿，又想起什么，便拿了一盒紫红的桑葚，拉开了门。桑葚是他当天下午刚采摘来的，在三月街尽头的一家桑园，桑葚毛茸茸的，却很好吃，这年头，算是十分稀罕了。

他敲敲隔壁门，听到里面有人问了句：“谁？”

他答道：“隔壁的。”

“什么？哦，等一下啊。”

开门的却是一个男人，还打着赤膊，狠狠地看着他，“有事吗？”

若驴强作镇静，“嘿，这有盒桑葚，尝尝吧，挺不错的。”

赤膊男人也不客套，接过来，说：“是么？谢谢了。”

门又关上了，若驴凭栏仰望天空，突然感觉很伤感，只得默默地回房了，又打开了电视，嘈杂声中，他终于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再醒来时，电视荧屏都泛起雪花了。其实，他是被吵醒了，杂音就来自隔壁，是一个女人的叫床声，淫浪极了，如钱塘江的潮，一阵紧似一阵，滔滔不绝。

像是蝴蝶效应般的共振，若驴也手忙脚乱，哑然自 high 了。

哎，瞧这一夜。

山不转水转，在旅途中，这句话随处都可以兑现。第二天，若驴打算离开了，晌午时分，一个人背着包，在北城楼下，等候四路公交车，以便返回下关。

一趟车刚刚开过去了，若驴没赶上，却看见昨晚隔壁的女人，

趿拉着一双拖鞋，晃晃悠悠地走过来，“打扰一下？”

“什么？”

“你能给我一支烟么？”

“嗯。”

“谢谢。”

女人翻遍身上，也没找到打火机。若驴打着了，凑过去，“我这儿有打火机。”

女人抬起头，像是才认出他，“呵呵，是你啊。”

“嗯”，若驴有些尴尬。

“我叫叶子。”

“我叫若驴，驴子的驴。”

“你能给买我点儿酒喝吗？”

“什么？”

“你好像刚喝过了吧？”

“可我还想喝？”

“你男朋友呢？”

“男朋友？噢，昨晚那个？他啊？”叶子深深地抽了一口烟，说，“他早不是我男朋友了，请我喝杯酒，好吗？”

见若驴还在犹豫，叶子又说：“算了，我请你喝酒，你能陪我一会儿吗？？”

若驴还是有些不确定，叶子也不气馁，“因为他吗？不用担心，昨晚，他来收拾东西的，顺便拿了你给的东西，就离开了，刚才已经坐车回下关了。”

想起昨晚自 high 的一幕，若驴又一头雾水了，莫非他和她的高

潮都是自摸的？

叶子还在坚持，“请我喝杯酒，好吗？求你了。”
若驴有些松动了，“在哪儿？”
“就这儿啊。”
“可这儿有风啊。”
叶子有些不快，“男人都一样。”
若驴终于架不住了，“你等着，我去买酒！”
“真的？”
“嗯，你想喝啤酒，还是？”
“芝华士，我喜欢芝华士。”
“噢，好，我一会儿回来。”
“快点儿。”
“好的！”

附近的小店里买不到芝华士，若驴又跑去一家大点儿的超市，好一会儿，叶子还等在那里，见若驴提着一个袋子回来了，就笑着迎上去，“噢，你回来了。”

若驴从袋子里拿出一瓶开了口的芝华士，又掏出两个纸杯子，“这个可以吗？”
“好的。”
“喝酒没什么好处。”
“可我就是想喝。”
“噢。”若驴斟满酒，递给叶子，“给你。”

“爽啊。”叶子喝了一大口。

二人坐在古城楼的石阶上，若驴又取出一包芝麻菜，撕开了，递给叶子，“尝尝这个？”

“谢谢。”女人接过来，吃了一口，“刚才，我真的很烦。对了，你是一个人吗？”

“是啊。”

“我也是。”叶子问他，“你从哪儿来？”

“苏州。”

“噢，那你要回去了吗？”

若驴悄悄地放下背包，说：“还不确定。”

“还不确定？”叶子很兴奋，“那我们一块儿去骑士庄园，怎么样？”

“骑士庄园？”

“对，听说那儿有个 cosplay 的 party 。”

“你也去吗？我正想说呢。”

“哇，太巧了，我也想去那儿。”

若驴还是不敢相信，“你是认真的？”

“当然了。”

“干杯！”若驴擎起杯子，又问了一句，“你真想和我一起去吗？”

“怎么了？你不喜欢吗？”

“不，很好啊。”

若驴又想起昨晚在酒吧搭讪的情景，真是成也芝华士，败也芝

华士。他正盘算着过会儿带她去哪儿，以至于差点笑出声来，孰料叶子却说了声“对不起”，就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叶子冲着另一个女孩招手，来者正是徐宛杨。今晚，叶子打算搬过去，和徐宛杨挤在一起，“男朋友”走了，她必须节省些旅费，转瞬，二人有说有笑地走开了，丢下若驴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原地，抱着那多半瓶芝华士。



A Little Romance

初秋，王卿孙又带“G·O·L·F”到三亚走秀去了，他也想借此冷处理一下他和高笑非的僵局。

这是一次招商洽谈会，晋江的一家运动品牌，每年都会在此大摆筵席，招揽加盟商，所以，夏日的午后，亚龙湾畔的天域度假酒店里早就客商云集了。“G·O·L·F”都还在熟悉T台和服装，王卿孙一个人泡在花枝掩映的泳池里，默念着他和高笑非的变故，那些风风雨雨的二人世界。

高笑非明年就要毕业了，她天性是不喜欢读书的，尽管有点宅，却渴望着安逸、任性的生活，所以，即使从未有过非典，对她而言，学校都像是杜拉斯的沙沥，是必须要逃脱的藩篱了。

和王卿孙在一起，高笑非还算是无忧无虑，权且先求一个“悬解”：社会、就业，都仿佛可以暂时存而不论了。

可是毕业在即了，又要跨过多少坎，她和他才能有个家？骨子里，是她不自知的不安分和不自信，所以，留京、就业……按部就班，向非所愿，但不循规蹈矩，她又能做什么？

To be,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小孩心性，大人心境，这就是高笑非，所以，她矛盾、敏感、迷惘。她究竟想要什么？或许，她自己也搞不清楚，但她知道，她需要一个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去的支点。

他曾经许给她一个未来：海边、小镇、酒馆、老房子，但也遥不可及、遥遥无期了，所以，她那么在意 Necklace 变 Wedding Ring 的 A Little Romance，至少，这是一个她可以把握住的真实。

她还想有一处房子，但他也一笑而过了。

王卿孙许下的梦，让高笑非越来越迷离了。

有人洒水，王卿孙醒过神了，见是李若唯，"彩排完了？"

李若唯"嗯"了一声，滑下泳池，她有一张轮廓分明的脸，一边拍水，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我们不会被偷拍吧？"

他搭起遮阳的手，看她条纹比基尼，弥漫在阳光下，"还说呢，我都洗不清了。"

"呵呵，那时候，别人都挖空心思、不遗余力，我看不惯，也不甘心，就贿赂了那个香港摄影记者。"李若唯继续拍水，"对了，那个晚上，我看见你女朋友了，她很正点啊，要是她参赛，恐怕冠军早就换人了。"

对夏之萌、乔依的胜出，李若唯向来很不屑，顿了顿，李若唯又接了一句："不过，男人都自私，不会跟人分享属于自己的女人。"

他笑了笑，说："给你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吧？陪我给她挑件衣服？那天晚上，她穿着旗袍，都快被人误以为是服务生了。"

“你就不该带她去，她不属于那里，那里的游戏规则她不懂，也不需要懂。”李若唯想了想，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好啊，前些天，我刚好看到一款米白色的连衣裙，Max Mara 的，我想很适合她。不过，是在东方新天地。”

他很有兴趣，“可以啊，回去时看看。”

李若唯有些不解，“可是你都出差了，送她礼物，也应该在这儿买啊。”

他只说了一句：“内容大于形式，又不是给外人买？”

第二天，王卿孙一个人逛到三亚市区去了，想来想去，他决定给高笑非拍封电报，电文就是“非非吾念，吾念非非”。

网络、手机盛行之后，书信都已经作古了，电报就更是稀罕了，但他很觉得意，想象高笑非收到时的会心一笑。

回京时，他还托运了两箱热带水果，又途经王府井，跟李若唯去 Max Mara，买回那件米白色的连衣裙。

小别回来，高笑非起初还算热络些，但也有些异样，像是相敬如宾了，她继续迷恋韩剧，看了又看，也会偶尔登陆 QQ。

王卿孙从海南带回来的水果，高笑非也都视而不见，眼见着一个个腐烂；米白色连衣裙，他很中意，但她从未试穿过，就雪藏在衣橱里了，或许，她觉得衣服不合意，周末，他决定带她到中友百货购物。

她尤其喜欢一个牌子——“ONLY”，一个很大众的牌子，她甚至也不试穿，就让导购一件又一件地开票，T恤、外套、长

裤……从不容他置评，他想给自己买件 T 恤，就让她给参谋一下，她只是敷衍式地附和。

王卿孙刷了卡，高笑非把大包、小包都塞给他，就不想再多逛了。她站在街头，拦出租车，都被别人抢先了。他说，这边怕是等不到了，我们要到路口去拦了。然后，他就径直走过去了。

走出多时，他才等到一辆。车停在跟前了，他拉开车门，她却又不在身边了。他忙回头来四处找她，早惹得司机骂出声了。

他寻寻觅觅，但都不见她，后来，他想起一个地方来了，果然，时代广场前，她一个人呆坐在那条长凳上。

大包、小包摊在长凳上，想起非典时他想吻又不敢吻她的那一刻，王卿孙竟笑了，“你不要我，也不要衣服了？可打车的钱，总该要的。”

他想逗她，还作势掏出钱包，她夺过来了，丢在地上，气急败坏地，踩踏、揉搓，“你管我呢？”

他趁势抱住她，贴在她耳边，说：“钱包咱不要了，我背你回家吧！”

她在他怀里哭了。

那一晚，鸳梦重温，他们徒步往家走，后来，高笑非走累了，他就背起高笑非，她伏在他背上，说：“这么辛苦，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是我错了吗？”

他像是被噎了一下，说不出话来。她说，她打算搬回学校去，先分开一段时间，也许，彼此都需要冷静一下了。

26 酒色·男人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王卿孙、徐宛杨就要分道扬镳了。已是入夜时分，二人沿着青石板路，晃晃悠悠地从五华楼逛到洋人街，恍如徜徉于上海新天地，闲适、自在。

徐宛杨拐入一家饰品店，王卿孙守在门口，翻些产品目录，过了一会儿，徐宛杨趴在柜台上，冲着王卿孙说："嗨，没零钱了，这个小东西，你帮我付吧？晚饭我请，怎么样？"王卿孙一言未发，径自把账结了，至于徐宛杨看中什么了？他还没搞清楚，也不太在意。

徐宛杨又带着王卿孙，绕来绕去，最后，还是在"老木屋"外挑了一张桌子，又点餐已毕，也一时无话，便懒洋洋地坐定了，看来来往往的行人。

这是一款仿 LV 的金属手链，一段麻绳般拼接的金色质感，徐宛杨抽出一片湿巾来，小心翼翼地擦了又擦，才戴在手腕上，独自摩挲、欣赏，反反复复，旁若无人。

"又不期而遇了？"竟是胡云松，峰回路转，又重逢了。

王卿孙搭了一句，“一起吃吧？”

胡云松也不客气，想顺势坐在徐宛杨一侧。

“哎，等等。”徐宛杨却站起来，坐到王卿孙边上。

胡云松看看徐宛杨，又看看王卿孙，还是坐下来了。

胡云松放下书，招呼服务生点餐，王卿孙拿起书，翻了一下，又搁下了。

徐宛杨有点好奇，也顺手捡起来，“‘酒色，人生也？’呵呵，也是你的座右铭吧？”

这是腰封上的一句话，书名是《帝国的酒色》。

“你也顾名思义？”胡云松有些不平，“其实，这就是一部读书人的心灵流放史。”

“噢？看不出嘛，你还挺深沉的。”

胡云松慨叹，“哎，有良知的读书人呐，都被孔夫子害苦了。”

徐宛杨抛下书本，有点儿不屑，不知道是在说作者，还是在说胡云松，“人云亦云！耸人听闻！”

“听说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吧？孔夫子立下的这个坐标系，不知道框死了多少人？”胡云松不以为意，侃侃而谈，“岂止这些，单是‘三十而立’这四个字，就已经害人匪浅了？”

徐宛杨还是不依不饶，“那是你吃不到葡萄吧？”

“也许吧，”胡云松又掉起书袋了，“不过，我读完东方朔一节之后，就知道我这辈子不会有出息了。”

“哦？为什么？？”

“所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就算苏秦、张仪生活在今

天，恐怕也得先去考个公务员，或者犬儒在格子间里，慢慢地熬，所以，贤与不肖，又何以异哉？”

“既然这样，那你是想穿越到战国，还是三国呢？”插话的是叶子，没有人知道她是否旁听很久了，她尴尬地笑一笑，“可以一起拼个饭吗？”

叶子对于王卿孙很陌生，而胡云松又心无旁骛，但徐宛杨认识叶子，所以，只好应和一句：“好啊，坐下一起吃吧。”

气氛一时沉闷了，叶子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架势，看着一旁的胡云松，“Go on，please！”

胡云松端详一下叶子，又长篇大论起来：“诸子百家，其实，都有一个游士梦，只是秦汉一统，封建不再，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也只有李白把游士们凭借的‘纵横术’当成了目的，所以，他就只能是另一个堂吉诃德了。”

徐宛杨像是在逗胡云松，“那你呢？”

“我不是李白！”胡云松想再说些什么，却又一时哑然，顾自搓着筷子。

叶子接下话茬，顺着说下去：“所以，你不愿做沉默的大多数，大多数人都在装，不是装老子，就是装孙子，不是老装孙子，就是装老孙子。”

这像是时下一出热门话剧的台词。

“其实，每个人心底都驻着一个浮士德。我也会装，但要看为什么？”胡云松看了看叶子，又来了兴致，“纵然生于薄祚寒门，

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

“走卒？”徐宛杨听清的，好像只有这个词，“对啊，你已经不需要走路了。”

“好像还不只这些吧？”王卿孙也忍不住插了一句，想象着这个关于浮士德的悖论，他也曾经想为心爱的女人找一方净土，又不得不在一个污浊的泥潭里打一个滚，可等你觉得这一切都指日可待了，她也已经不在了。

餐点终于摆上桌面，大家暂时埋头吃饭，不必再敷衍彼此了。

胡云松擦擦嘴，招手叫服务生，“我埋单。”

“凭什么？”胡云松想掠她之美，徐宛杨岂又甘心，“你发财了吗？”

“我帮人带一批货，只要送到拉萨，就会有一大笔钱，他们还付了我定金。”

“那你留着做盘缠吧。”徐宛杨抢着付了账。

叶子作势掏出钱包，但还是没有取出钱来，就转而反问胡云松：“你要去拉萨？我也很想去看雪顿节。”

胡云松没有理会她，却将百元纸币折成玫瑰花瓣的样子，又悠忽燃着了，但听“嘭”的一声，彩屑缤纷在徐宛杨的身影里。

众目睽睽下，徐宛杨接过零钱，尴尬地走开了。

入夜了，洋人街灯影迷离，人影重重。王卿孙一个人走在前面，徐宛杨回头看看胡云松，“香巴拉胜利在望，你还有啥留恋的吗？”

胡云松却讲起了另一个故事，“我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叔叔，他在边境自卫战中负伤了，当我父亲终于赶到医院时，他拉着我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叶子问：“说什么了？”

胡云松突然操着一口河南口音，说：“啥是屄呀？”

“莎士比亚？”徐宛杨追上王卿孙，不明就里，也不忘再挖苦一句，“很高雅啊！跟你一样。”

“他班长也是这么想的。”胡云松默然良久，“但我不希望，这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



27 花样年华

那只小藏獒，是客栈主人养的，它叫尕九，憨憨的，煞是可爱，惹得徐宛杨都爱不释手了。骆一棠就教给徐宛杨，再喂食的时候，要先往食物上吐一口唾沫，这样，尕九就会永远记住她的气味，也会把她当成主人了，以后，无论分开多久，它都能嗅得出来，所以，进出客栈，徐宛杨都不忘唤一声尕九，逗弄它一阵子，也会给尕九买些食物，喂给它吃。

当然，闲来无事了，徐宛杨也会泡在酒吧里，她还偶然瞥见那个水岸的女子，她也认出了女子手中的画册——《私奔》。

5月8日，还为时尚早，徐宛杨又耗了两三天，大理古城也都逛遍了，想往他处转转，但一时找不到旅伴，就又想起王卿孙了，却寻他不着。不过，据客栈里的人说，王卿孙并未退房，就有些不解了。

这些天，徐宛杨也屡屡被胡云松搭讪，今天，他又在“天涯往事”堵住徐宛杨了，“这次，你穿花的，我也穿花的，不会又是有缘吧？”

凑巧了，徐宛杨也穿了件短袖的棉布衫，不知是哪个民族的服饰。

胡云松想邀请徐宛杨跟他一道，去寻找“香巴拉王国”，如今，再见到王卿孙，徐宛杨终于解脱了。

王卿孙回来时，又是一个黄昏，他背着包，睡袋、防潮垫，这些野营的装备，一应俱全，裤脚、鞋子都沾满草绿、泥土，像是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过。

农历三月七、八、九，他徒步崇圣寺、圣源寺、金奎寺，一个人“绕三灵”去了。虽然早了十多天，可是他多想能穿越光年，追上高笑非的影子。

“你去哪儿了？”乍见有些沧桑的王卿孙，徐宛杨有点瞠目结舌，在院子里愣了一会儿，才敲响他的门，她问王卿孙，“我们的游戏还算数吗？”

王卿孙“嗯”了一声，她又问他下一步行程，他说，他要去环洱海，之后，再经巍山、祥云、宾川，到丽江。她说，既然他也要经过巍山，她很想再跟他旅行，何况他们的寻宝游戏，还有最后一个谜底。

他说，他明天就要出发了，徐宛杨知道，王卿孙已经同意了。

第二天很早，徐宛杨就等着了。王卿孙退了房，走出客栈，但他沉吟片刻，又回去了。他钻进酒吧，不多时，再出来时，手里还在卷着一张画纸，指关节处还滴着血。

一个酒吧少爷追过来，纠缠着，王卿孙攥起拳头，又击穿廊壁上的相框，小心地扯出照片。

徐宛杨愣住了，酒吧少爷也被激怒了，都有些想动粗。王卿孙依然故我，甩一甩手，把前后的照片卷到一起。

又是客栈老板，那个唱戏的中年男人，也被王卿孙惊动了。他站在游廊里，挥一挥手，制止了酒吧少爷。

王卿孙遥向老板挥一挥画卷，权作是谢意和歉意了。徐宛杨跟在他后面，也惊魂未定地走出客栈。

卷好的画，王卿孙都安放妥当了，徐宛杨才想起给他些湿巾。“心心相印”！她买了很多，“猪流感”已经日甚一日了，他还一无所知。

驶出古城，途经喜洲，这也是一个古镇，大理商帮的发祥地，村口的大青树，村中的严家大院，都是一景。他们也稍作停顿，又在严家大院品了“三道茶”，看了“霸王鞭”，也见识到金花们的“风花雪月”了。

其实，这些都已是观光业催生的“伪民俗”了，是一种赤裸裸的表演，再也不是活生生的生活了，但试想，如无此类所谓观光文化，怕是连最基本的民族服饰都难以保全了，又何谈其他呢?

且不说这些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试看粤语歌曲都彻底式微了。

这真是一个悖论。

喜洲周围，大都是绿油油的农田，乡人们来来往往，已是插秧时节了。

过了喜洲，绕过上关，就是双廊了。双廊在洱海的东岸，与对

岸的周城蝴蝶泉遥相呼应，这是一个小镇，有条亲水栈道，通向玉几半岛。半岛上有个小渔村，白的墙，青的瓦，恬静、古朴，巷子狭窄、幽深，透着些神秘。

在半岛入口处，他们找一家临湖的客栈住下了。主人炒了小菜，二人吃过饭，又是下半晌了。想想酒吧里的一幕，徐宛杨都不敢多话了，就拿着佳能 G9，一个人逛出来了。

咫尺之间，小镇、赤文岛隔水相望，对岸，苍山连绵、起伏。斜阳下，像是一道云烟，徐宛杨在栈道上蹒跚、追影。

栈道是凌空的，一侧亲水，一侧近岸，靠岸的一侧，是一条长廊，长廊尽处，是新辟的二层湖景房，外置的露台、楼梯，青石的纹路，像四川羌族的碉楼，楼房前后，是茂林、修竹。

只是这些楼房都还没有住人。

王卿孙独上高楼，望尽栈道上的人和影，这里是高笑非流连过的地方，她看见过苍山上的"望夫云"吗？洱海、小镇、酒馆、老房子，在这里的时候，她也想到过这些吗？

小镇在夜幕中朦胧，又在月色里清晰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在这里，高笑非遗落了藏刀、影子，留给王卿孙的刀鞘，也空空如也了。

她一定猜透了秀山的半联，那么，她也到过勐卧吗？那个藏在树洞的秘密，还有 iPod？也许，他一直都忽略了。

他悔恨自己，之前，他实在太蠢，竟然一再忽略了，现在，他已迫不及待，插上耳机，又没电池了，手忙脚乱，搜遍包，也没有找到备用的，最后，还是从无线鼠标里抠出来的。

电池装好，一切就绪，是一个久违的声音。

蛋白质老公……

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过我这样叫你，但是在我的心里，我一直都这么叫你。

私奔，是你给过我的一个梦：栅栏内外，我和你……海边、小镇、酒馆、老房子。可惜，我都不愿意相信，也等了太久、太久……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的狂奔了。

我想走遍你许给我的每一个地方。多想有一天，我们也老了，还可以一起去绕三灵，做一对不老的情人，慢慢聊着我们的过去。可是，我和你再也回不去，到不了了。

但那的确曾经是我的一个梦……我也曾经那么接近过这个梦。但现在的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这个梦里了……这个只属于我和你的梦。

秀山的告白、勐卧的戒指、双廊的老房子是自你从云南回来，我就一直在想象的场景，这些你曾经许给我的，原来都是真的，可是，我没有等到你带我来私奔、寻宝的那一天。

很多人想一睹望夫云掀起的狂澜，如果我变成海底的那一只石螺，是否也会有一朵云，替你来看我？

……你还记得吗？我们最后一起看过的电影，《Thelma & Louise》。也许，你从不会在意，Louise 绝不肯经过 Texas，因为 Texas 再没有 Paris 了。

而那一夜，我只想绕开西直门。因为……那里是我一个人

的噩梦。

……你还记得吗？我好想生一个奥运宝宝，最好还是一对双胞胎。可是，我和你，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过？……这就是我的命吧？

……我只知道，那是一个禽兽。……可我……我还是想生下来。

人就是一架走向死亡的机器，其中，既没有后退，也没有暂停。

……想念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谢谢你曾经给过我的美好。

……谢谢这个树洞的传说，哪怕这个秘密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宁愿你也不会重来这里，就让这个秘密永无天日吧。

不知道是否也会有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

Louise 不会投降，高笑非不是 Louise，但是，她选择的这条路，比 Louise 更艰难，也更需要勇气了。

大悲无声。呆坐在露台上，王卿孙很想哭，却哭不出来了：高笑非想留在城市里，却被这个城市强暴了。

也许，还有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耻辱，和她相处经年，他爱她，她也爱他，但是，他从未让她怀过孕，而那个杂种，仅有一次就做到了。

如果孩子是这个畜牲的，那么，她怎么又会嫁到四川去了？如果不是再嫁入四川，想必她还会好好地活在这个世上吧？哪怕只是为了孩子。

他想不明白的还有很多。What a big surprise？有惊却无喜！就是他那些刻意而又自以为是的浪漫，让他们的爱情凝固成一部伤心的小说，毁了她，也毁了他。

他喝了一瓶又一瓶的啤酒，唇齿间仅余的苦涩是被压抑的悲愤，就像月下浓重的湖水，永远地散不开，也找不到出口了。

圆月清辉。徐宛杨从栈道上蹒跚走来了，穿了件一字肩的T恤，又混搭了一条扎染的麻布裙子，少数民族的，她握住凭栏的铁链，远眺，月下的赤文岛就像湖中的一簇渔火，若隐若现。

王卿孙沦陷了，像掷出的啤酒瓶，凌空飞出了，又没有方向。

徐宛杨被酒瓶的破碎声吓住了，也认出是他了，就循着石梯上楼了，见一地的啤酒。

他也给她打开一瓶，她接过来，猛灌了一气，酒水泛着泡沫，从嘴角淌下来，注入胸前的那道沟壑里，越来越深。

“其实，秀山半联的谜底，并不是刀鞘，而是‘非非吾念，吾念非非’。我猜对了吧？”她有些少不更事，又喝过酒，就更自high了，“听酒吧老板说的，她是叫高笑非吧？不过，一拳就击碎玻璃了，你取照片的pose，简直酷毙了。像极了《天若有情》里的刘德华，对了，那个树洞里，到底是什么秘密？”

王卿孙依旧沉默，徐宛杨也憋坏了，“可是，这就有歧义了。

‘非’……非吾念，吾念非……‘非’，高笑非？李若唯？谁藏了？谁又找了？哎，大人们的事情，都太复杂了。”

喝过酒的徐宛杨，也越发玩火了，又唱又跳，竟是最流行的Wonder Girls 的《Nobody》里的经典舞步，“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徐宛杨像是也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楚，要肆无忌惮地发泄出来，又学着《舞林大会》中的熟女，wave 般蹲下、起立，拗胸、屈腿、摆臀，从大腿摸到侧肋，说不上太妖媚，但有些稚气。

其实，王卿孙都视而不见。

徐宛杨像是累了，也许是酒的鼓噪，“我又渴了。”

王卿孙惯性般地咬开瓶盖，“嘭”的一声，泡沫喷涌而出，洒在她身上，她摇晃一下，想扶住他，手刚搭在他的肩上，又跌入他怀里了。

她六神无主，看斗兽一般的他，赶紧抽身，斜倚在露台的护栏上，他把她抵在护栏上，她惊疑不定，自以为是地掩饰着惶恐，“oh,my god。”

月夜里，羔羊一般的她，却无形间刺激了他，他猛然掀起她的裙子，扯落她的内裤，裙裾蒙住了她的脸，任他侵入了她的下体。

他突然警醒了，在最后一刻抽出阳物，喷薄而出的那一股白，抛洒在倾身的竹叶上，就像是有一泡憋了很久的尿，只有撒出来了，才能气顺了。

她失魂落魄，又不知所措，收拾起被扯坏的内衣，茫茫然地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C.Gilson 的，我妈从巴黎买给我的，很贵

的。”

她擦拭下体，他捡起她丢落的湿巾，乍见她成为女人的那一点“红”。

他呆住了，她自虐地说：“我还是Virgin，很可笑，是不是？”

他清醒了，“不，一点也不。”

许久，他才说：“第一次，但愿不会是一场噩梦。”

“你很爽吧？”她惨然了，“我都卖身了，还不够贱啊，还要我卖笑吗？”

愣了一会儿，又说：“这算是还你的路费吗？我该想到的，哪里会有免费的午餐呢？”

他拳击石墙，“我强奸了你，你报警吧？”

她木然了，“你想做新闻人物吗？”

她还是拿给他一张消毒湿巾。

徐宛杨失魂落魄地走了，王卿孙默默跟在后面，几次都欲言又止，直到她隐没在村口里。他攀住栈桥的铁索，看着湖心朦胧的赤文岛，蓦然扯下T恤，跃进湖水里，不顾一切地向前游去。

再次触底时，王卿孙已经在赤文岛靠岸了，他从湖水中站起来，微风吹来一阵阵沁骨的凉意，此刻，他才发觉内裤早已不见了踪影，自己已经是一丝不挂，赤条条地暴露在这个有风的月夜里。

28 一个人生活

高笑非都搬走一个多月了，周末，王卿孙都会带给她些冰激凌、巧克力，偶尔也会给她带些“厨大妈”红糖，她有痛经的习惯，也就来者不拒，但似乎还没有回心转意，然后，他怅然地一个人回家，总觉得有些孤寂。

又逢周末，是日中午，王卿孙陪南方一家上市公司的董秘在“禅酷主题餐厅”吃饭，席间，宾主相谈甚欢。从 Chain&Cool 聊到 Sadism& Masochism。这家公司主营纺织业，于是乎，他又从“Intel inside”谈到 Lycra、Gore-tex 了，忽悠得这位董秘也 high 翻了，信誓旦旦地准备说服董事会，打造“中国的莱卡”、“中国的戈尔斯特”。

当然，这位董秘的话题也绕不过 Miss China。

“G·O·L·F”定位于一个“熟女”组合，老上海怀旧、复古的风月，加上高尔夫动感、阳光的激情，这种暧昧的张力，就是“G·O·L·F”独领风骚的不二法门：风情万种、善解人意，但又维系一种低调的奢华，不张扬。这一切都氤氲在 G.Club 的霓裳

艳影里，Miss China 大赛又可以确保组合的新陈代谢，其实，唐氏兄弟和覃氏兄弟的发迹都概不能外。

所以，“G·O·L·F”绝不能像影视演员、流行歌手，遍地开花、触手可及，当然，Boss 们之所以对挂冠的 Miss China 感兴趣，也许，和有钱人喜欢买名牌一个道理，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虚荣。

其实，idol（偶像）和 fans（粉丝）之间，就如同偷情，既要暧昧，又要飘渺，如一层纱，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所以，Golf 和 party，将是“G·O·L·F”和金主们亲密接触的绝无仅有的场景，平日则依托高端的时尚杂志维系“G·O·L·F”的绝无仅有的曝光率。

事实上，“G·O·L·F”的高尔夫球艺也与日俱增了，身娇才能肉贵，所以，他绝不肯轻易示人，偏巧李若唯撞上枪口了。

王卿孙选定李若唯为《伊人》别册拍一组 fashion 大片，创意也大胆、前卫，背景、道具，仅有马桶，下周一就进棚了。李若唯打来电话，找他要些拍摄要求，他拗不过客人，况且她也尚未吃午饭，便让她到“禅酷”找他。

酒不醉人，人自醉。王卿孙也借力打力，佯装喝醉了，替李若唯解围，他也顾不得避嫌了。

很快，王卿孙留下助理陪客人，还嘱咐助理，等客人都吃好了，就带客人到工体东门的华夏良子洗一洗脚，好好休息，他却先自行告退了，还指定李若唯送他回家，顺便取回《伊人》杂志的拍摄材料。

客人暧昧地笑了，料定他是装醉的，绝对是不怀好意，还关怀

备至地嘱咐李若唯千万小心了，“你‘上面’的这位领导”。

客人羡慕王卿孙阅佳人无数，但王卿孙却再也叩不开高笑非一人的心门。

周五的午后，路上车辆如梭，往来不绝，一路上堵堵、停停，他话特别多，竟也好为人师，指点李若唯，如何提防“咸猪手”，还说有钱人都是“人面兽心”。

李若唯轻轻叩打玻璃，看着窗外，淡淡地反问他，“那你呢？也人面兽心吗？”

他笑一笑，“我还不是有钱人。”

一路颠簸着，刚进小区，王卿孙就急急地下车，吐在路边了，李若唯付了车钱，跑过去搀他，T恤竟也被溅上秽物了。

他忙不迭地道歉，辩解说，他空腹，又喝了太多酒，所以，很快就醉了。李若唯也没说什么，她扶着他进家门，让他帮忙找件衬衣，她换洗一下。太阳还没落山，洗过还能干得了。

王卿孙找出拍摄材料，指一指衣橱，就进房睡觉了。他告诉她，离开时，帮他关好门，其他自便吧。

李若唯拉开衣橱，犹豫了一会，她到底没有穿上高笑非的衣服，其实，高笑非和李若唯的身高也差不了多少，但李若唯还是选择了王卿孙那件淡蓝色的 Giorgio Armani 衬衣，是高笑非买给王卿孙的。

中国大饭店新闻发布会，王卿孙穿的就是这一件，李若唯记得很清楚。

王卿孙很快就睡去了，李若唯甚至听得到他的鼾声，这些天，

高笑非都不在他身边，他失眠也都成常态了。

李若唯冲洗一下弄脏的T恤，晾晒在阳台上。一个人呆着无聊，看他书架上的影碟，便掩上他卧室的门，挑了一部《花样年华》，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着ice-cream，一边欣赏电影。

雨夜的巷口，苏丽珍、周慕云又碰面了。

苏丽珍：我真的讲不出口。

周慕云：我明白，事到如今，谁先开口有什么关系。

……

门忽然被从外面打开，高笑非回来了，那条米白色长裙，她竟第一次穿上了，本来想穿给王卿孙看的，不虞家里竟有另外一个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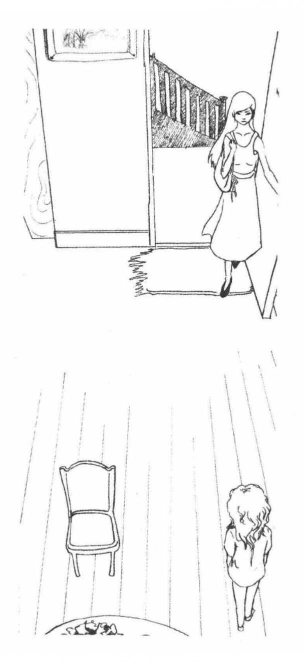
彼此都愣住了，有些不知所措，乍见之下，李若唯也有点慌乱了，急忙站起身来，抖落的冰激凌都摊在地上了，竟冒出一句，“这条裙子，你穿着很合身。”

高笑非瞥见李若唯身上的衬衣，仿佛该发生的，他们都已经发生过了，但她还是走进卧室，见王卿孙躺在床上，睡得死死的，一身的酒气。

高笑非呆呆地站在床头，看看窗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一气之下，只顾拿了自己的枕头，打算回去了，也许，这枕头就是她最后的领地了。

李若唯也囧在客厅内，见高笑非出来了，才想起要解释些什么，“王总喝醉了，我送他回来，顺便取些材料。”

高笑非想急急地逃出去，李若唯又补充一句：“你等他一下



高笑非回来了，那条米白色长裙，她竟第一次穿上了，本来想穿给王卿孙看的，不虞家里竟有另外一个女人。

吧。我该走了。”

高笑非丢下一句：“还是我走吧。”

李若唯还想解释什么，但都已经不再重要，高笑非夺门而去。

王卿孙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李若唯也走了，留下一张便条：“你女朋友来过了，她可能有些误会。”

他打给高笑非，再没人接听了，很久，高笑非发回一条短信：“什么也不要说了，明天，我会搬走余下的东西。”之后，她就关机了，这一次，怕是无可挽回了。他打开电脑，想给她留言，后来，想想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就打开她下载在桌面上的一首歌，

叶子在窗外轻轻摇动
人行道没有行人走过
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
自从你离开了
我变得很软弱
你的影子在每一个角落
好像是在提醒着我
少了你的陪伴我现在有多寂寞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
……
在记忆里面擦去你的承诺
爱你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爱情是个梦而我睡过头
……



私奔居堂

这个早晨，王卿孙就枯坐在车顶，迎面赤文岛上的观音像，浮现在晨曦中，渐渐地清晰，他听着水木年华的《月光海》，沐浴在一抹朝阳下，也像是幻化成另一尊雕像了。

一条小渔舟，从玉几半岛绕过来，渔夫挥杆，赶下恋栈的鸬鹚，王卿孙也下了车，踏入玉几半岛。这是半岛深处的一户人家，和玉几庵挨着，这座庵堂传说是一位大理王子为心爱的妃子建造的，这个传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天龙八部》里的段誉生母“刀白凤”。

这户人家的门楼很高，门楼两侧各有一面白墙，都勾着蓝色的花边，是一处典型的白族民居，两旁的小香台像是被冷落很久了，门口还挂着“此屋出售”的牌子。

白墙中心还题着诗，一边是“私缝黄帔舍钗梳，欲得金仙观里居”，另一边是“奔蛇走虺势入坐，骤雨旋风声满堂”，像是借用过来咏颂洱海的，虽不工整，但也对称。

这座宅子再往里走，就是舞蹈家杨丽萍的私人会所了，那是一幢建在参差的巨石上的青石建筑，与大理人赵青的另一栋青石建筑

对峙着，藏在玉几半岛的最深处。

双廊是一个王卿孙可以恣意江湖，无怨无悔的所在，这座宅子也算是与杨丽萍比邻而居了，当然，也是他曾经应许给高笑非的天堂，那时候，王卿孙就想买下来，如今，他却只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观光客。

这就是《私奔》画册上的最后一处谜底，画册之《大理・双廊篇》上，也有一幅画，画中是一处庵堂，近旁却有一条隐没在祥云里的龙，取其“藏头露尾”之意。

王卿孙想打出售牌子上的号码，刚输入数字，又停住了。这时候，徐宛杨也朝这边走过来，她好像起得很晚，但也找到这处宅子了。

该怎么跟她说呢？昨天的他也像是个禽兽。就算别人强暴了高笑非，难道他就可以再强暴徐宛杨吗？其实，徐宛杨和高笑非，至少也有一点点的渊源，因为他和她们都曾有过100元的缘分。

徐宛杨看看墙壁上的题诗，“‘私奔居堂’，这也是画册上的吧？”

他说：“嗯，记我一个电话吧？需要什么，或者，以后想起什么，都可以打给我。”

“真以为我还是个处女？自以为赚到了吧？所以，觉得亏欠我？你别自作多情了，昨晚我倒霉，来那个了。”她并没有记下他的电话，只是淡淡地说，“你只需要送我到巍山，然后，我们就一拍两散，各奔东西了。”

她又补充一句：“我不会告发你，也不要你补偿什么？”

徐宛杨又搭上王卿孙的车，坐在副驾驶上，就像从未发生过那场意外。汽车驶离双廊了，沿着湖边公路，再经停挖色、海东，就要驶往巍山了。

王卿孙瞧瞧坐在一旁的徐宛杨，“这条手链还挺好看的。”

“怎么？想收回去吗？”这条手链是王卿孙在大理帮她代付的。此刻，徐宛杨在耳畔各梳了一条小辫儿，她拉下遮阳板上的化妆镜，不料滑下一个信封，信封上有一个手机号，里面散落下来几张照片，她捡起来，竟都是她的。

他笑一笑，说：“一路上拍下的，只挑出这几张好些的。”其实，其他的都只是她的背影。

她一边欣赏，一边用食指轻叩鼻翼，“给我的吗？”

他说：“嗯，还没来得及送给你。”

她又装进信封，塞进自己包里，说：“拍得还凑合吧，谢谢了。”

说完，徐宛杨就戴上耳机，一边听着 iPod 里的歌声，一边看着车窗外的洱海，长发飘拂在风里。

又是 iPod，王卿孙触景生情，又想起了那一幕：那时候，高笑非说，她想在2008年，生个“奥运宝宝”。王卿孙还跟她开玩笑，说只有结婚了，才能拿到准生证，有了准生证，孩子才能落户口，否则，就要做“黑人”了。

是因为不想让已经来历不明的孩子再度沦落成“黑人”，高笑非才屈辱地“嫁人”的吗？她已经被一个禽兽强暴了，还要再

被这个社会的一纸准生证轮奸吗？果真如此，她又与抚仙湖的抗浪鱼何异？

又何必再去苦求那个痛心的真相呢？也许，他原本就不该再踏上这条路，何不让那些瓦砾永远埋葬她所遭受的屈辱。如果是这样，他至少愿意相信，去往天国的那一刻，她也曾经是幸福的。

山路狭窄，又在修路了，王卿孙心烦意乱，又想起那对无辜的孩子。母亲走了，长大后，她们又怎么面对？他恨起那个狗杂种，那个禽兽不如的家伙，她怀了你的孩子，你又躲在哪里快活？

前方有一堆小石块，他没注意到，竟是一个警示：此处有塌方。汽车差点栽下去，他慌忙刹住车。眼前是数十米的断壁，断壁下就是浓到化不开的洱海了。徐宛杨抚着胸口，惊魂未定，“怎么了？想杀人灭口吗？”

他看看她，又恨起自己，竟也丧心病狂过。

徐宛杨下车了，回头看看艳阳高照下的小普陀，又一个人朝前走过去，见前方有些捕鱼的渔民，她兴致高起来了。

云南，湖泊众多，湖泊里也都有些珍稀鱼类，但普者黑、抚仙湖、洱海、泸沽湖等处捕鱼的方式又各有千秋，洱海就盛产银鱼，渔民捕捞大都是集体作业，一家十几，乃至数十人齐上阵，有人开着机动的快船，把数百米长的渔网拖到湖的深处，再有人用柴油机拉回陆上，便可捞回数不清的银鱼了，然后，就地摊开在公路上晾晒着。

但这些渔民像是偷渔的，都选择在挖色、海东之间不着村镇的



徐宛杨凭海临风，迎着一束阳光，捧一把银鱼，一样的洁白，洁白的出尘。

地方，而且，近来修路，更少有人经过了。他们在公路边搭着些小窝棚，路边的草丛上还晾晒着一些金花们的花花内裤。

徐宛杨凭海临风，迎着一束阳光，捧一把银鱼，一样的洁白，洁白的出尘。打渔的阿鹏哥看着她，憨憨地笑着，还不忘手里的活计。

王卿孙驾着车，缓缓地跟在徐宛杨后面，竟也看得痴了。

许久，徐宛杨才上了车，像是漫不经心地叙说着别人的故事，“去年，我在香格里拉遇到一个男人，后来，一起从昆明转机，他带我住进翠湖饭店的342房间。

那个晚上，他想进入我的身体，但我们真的只有吻，时而温柔，时而霸道……临别时，我问他，我们还会再见面吗？他说，可以啊，还在这个房间。我说了时间，就是我和你认识的前一天，这一天是我的18岁生日。

他答应过我，却再也没有出现，就像是在我心里挖了一个坑，但又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昨晚，我终于收到他回复我的短信，只是他已经记不清我是谁了。”

王卿孙恍然明白了，昨晚她有些异样，也是事出有因的。

过了永建、大仓，就看到一条岔道和“骑士庄园”的指示牌，然后，他们循着指示牌又开了很久，终于远远地看到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庄园”，就在一座水库旁边。

王卿孙还想开过去，却被徐宛杨叫停了。她从车上取下背包，又背在肩上，然后，戴上帽子、太阳镜，径直朝庄园走去，就再也

不回头了。

他又想起抚仙湖时她的背影。他跳下车，想追上几步，但还是停下了，只是大声地说："5月12日，我想我会在丽江。"

她举起手，背向他，挥了挥，算是告别了。今天是5月6日，他还要赶到巍山县城落脚。

30 答案

高笑非真的来搬家了，但王卿孙从不认为，他们会真的分手，所以，他说，这台 Apple Macbook Air，你先拿走用吧。她也不拒绝，而且，还有那张华夏丽人卡，他已经存进去十多万了。

其实，她也没啥可搬的，除了些个人的衣物，她和他相识后，她的生活花销，大都是他支付的。她说："学校不方便，小Q就留给你养着吧。记得给我养好了，否则，我饶不了你。"

他知道，她还会回来的。他要帮她拿些东西，她说，不用了，她已经叫出租车了。他不再坚持了，以免再生龃龉。

2006年的夏天，王卿孙也离职了，当然，这和公司政治有关。与其沆瀣其间，还不如潇洒地离场。之后，也有家影视公司想延揽他，但接触之后，他还是婉谢了，他说，奔波这些年，他想静心笔耕了。

依仗前些年的些微积蓄，他还算逍遥，携一款 Apple Macbook Air，日夜流连于后海、南锣鼓巷、烟袋斜街、东棉花胡同，聊聊，写写，构思着他的剧本，或者跟陌生人掷掷骰子，偶尔买醉一

次，也惬意得很。偶尔，他还会想起高笑非，只是很久都没有她的消息了。

这是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王卿孙正在烟袋斜街一家酒吧闲坐，意外接到高笑非的电话，她是用座机打来的，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一个人泡吧。她说，她一会儿来找他。他告诉她地址，她很快就过来了。

王卿孙想给高笑非叫杯鲜榨的果汁，但她竟叫了杯 Martell Noblige。

她问他："你还好吗？"

"赋闲在家，坐吃山空。"他自嘲般地说，"你呢？"

她说："我也上班了。"

他祝贺她，她又问他："还住在那儿？"

他说："嗯，这样，你想回来的时候，就能找得到家了。所以，我会一直在原来的地方等你。"

她不再说话了，听酒吧里一个女孩的歌唱。

爱活在心上
不是时间可轻易打断
就算是交会时短
记忆会超越岁月边疆
爱活在心上
不受谁的决定改变方向
你真爱过

这就是答案
云很淡
才显得天那么蓝
因为爱没有答案
才会在心中余波荡漾
于是你终于明白
爱和拥有本无关
曾经在交会刹那
那份感动是一生的宝藏
……

王卿孙总觉得这首歌是唱给他的。

春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漂一代”们大都像候鸟一样回家了，所以，原本应该喧嚣的时日，北京的街头却是冷冷清清的。

在回去的路上，高笑非把头埋在王卿孙怀里，他能闻到她脖子里的香水味，是 Chanel N°5的。也许是工作了，所以，和上学时相比，她已经变了很多，他想，之前她从未用过香水，也不会喝 Martell Noblige。这一刻，他们依偎在出租车里，谁也没有说话，就像两个相依为命的人，漂泊在这个清冷、萧条的都市里。

她问他：“到哪儿了？”

他看看窗外，说：“快到西直门了。”

她说：“我们绕过去吧？！我不想再路过那儿了。”

他没有继续问下去，只是让出租车拐入新街口外大街，黑影里



这一刻他们依偎在出租车里，谁也没有说话，就像两个相依为命的人，漂泊在这个清冷萧条的都市里。

有几个民工，拎着酒瓶子，摇摇晃晃地走过去。

他们到家了，她看他冰箱里，竟是标准的 Otaku 食谱：陈克明面条、阿一波紫菜汤、双汇维也纳香肠、鸡蛋、青椒、西红柿。他笑一笑，说："这都是跟你学的。"

那时候，他还在云南出差，她一个人也曾以此度日。还有些袋装的人参果、核桃仁、枸杞子、冬虫夏草，那年春节后回来，她曾经从西宁带给他，说是给他补肾的。

他已经理解了那时的她，他吻了她，想解开她的内衣，她扯住他的手，说，她刚来例假了，身体不干净。

他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说："那你先去洗个澡吧。"之前，她和他在一起时，也许是撒娇的一种，她经常懒得洗澡，他烧好水了，还总要再催她几次。

她说："你帮我吧。"

他说："嗯，我先把水烧好。"

他们都脱光了，他又想起了在西宁公共浴池的那一幕。她像是个孩子，泡在浴盆里，他强忍着心底的躁动，拿着浴花，蘸了沐浴露，轻轻地擦拭着她每一寸肌肤，也包括隐秘的每一处。久违了，她的身体！

她的肌肤依旧嫩滑，但她却像是怕羞了，他觉得也许是彼此分开太久，所以，有些陌生了。

她说："还记得你讲给我的私奔吗？海边、小镇、酒馆、老房子。我们一起离开北京吧。"

他说："再等我些时间，剧本就快要写完了。那时候，我一定会带你走。"

她顿了顿，转过身去，问他："你不上班了，以后，怎么生活呢？"

他说："还好吧，我还有些积蓄。"

"你什么时候敢背着我偷藏私房钱了？"话已出口，她颇觉失言，毕竟，他和她已经分开那么久，私房钱又与她何干呢？便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很多人都去炒股了。"

他说："我不懂股票，要不，我们也开个账户，你去炒着玩吧。"

"好啊，以后，我就做个全职太太了，偶尔再去炒炒股，然后，等着你回家。"她顿了顿，又说，"可是，不是每个女人都有机会做全职太太的。"

他说："做不做全职太太是你的自由，但我一定会给你创造一个选择的机会。"

"可你连工作都没了！"

一时都无语。

他帮她擦干身子，她又狠命地喷了些香水，才说："我们看部电影吧。"

他说："好啊。你想看什么？"

她说："就看你喜欢的《Thelma & Louise（末路狂花）》吧？"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一起依偎着看电影，他拿了一条毛毯，盖住她，也盖住他自己。

她靠在他怀里，电影开始了。

电影里，Thelma 和 Louise 结伴去度假，二人一起上路了。途中，在一酒吧小憩，一个变态的好色之徒把 Thelma 诓到停车场，并想强行与其发生关系，被 Louise 开枪打死了。二人被迫开始逃亡，但 Louise 拒绝途经德克萨斯州，这是通往逃亡地墨西哥的捷径。后来，Thelma 终于发觉 Louise 在德克萨斯遭遇过同样的经历。

Thelma :我知道，你是过来人，对不对?

Louise :什么？你胡说什么?

Thelma :在……在德克萨斯，你有相同的遭遇，遭人强奸。

Louise :我警告你，别再提这件事了，我不想听这件事。你明白吗?

Thelma :明白。

Louise :不要再提了。

Thelma :好的。

Louise :明白吗?

Thelma :知道。……路易斯，原谅我吧。

……

Louise :当时，我们为什么不报警呢?

Thelma :你很清楚，以前解释过。

Louise :我怎么说的?

Thelma :你说，没有人会相信，那样只会添麻烦，一生倒霉。

Louise :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Thelma :什么？那杂种？他伤害了我，如果不是你及时赶

到，我痛楚更深。那家伙多半没事，他们肯定说我自己作孽。我的处境将比现在更糟。起码现在还有点乐趣。那家伙死了活该。可惜是你杀了他，而不是我。

白云、奇峰、旷野、峡谷、断崖，汽车卷起黄沙，是飞蛾扑火，还是凤凰涅槃？

电影终了，高笑非瑟缩在王卿孙怀里，他问她："你冷吧？我们早点睡吧。"

她吻他，他还是没控制住那根崛起的权杖，她曾经喜爱的"鸡肉卷"，于是，她帮他手淫，他想止住她，她说："我愿意。"

她握住他的阳物，轻轻地舔舐着，又裹进她湿热的红唇里，贪婪地吮吸着，他抑制不住心底的痒，一股灼烧的火喷薄而出。

这一夜，他搂着她睡去，她却在他怀里隐泣了。

第二天清晨，高笑非很早就醒了，过一会儿，王卿孙也起来了，见她穿着那件她很久以前洗花的衬衣，披着条毛毯，搂着个抱枕，蹲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沐浴在朝阳的清辉里。

他跨过去，从背后搂住她，吻着她的耳垂，"你走了之后，我还没睡这么踏实过。"

她忙把烟挤灭了，把烟蒂丢在盆栽里，说："你饿了吧？我去煮点面。"

看来，她变得太多了，这其中有过多少隐秘？他没有去触碰。

他开始盘算着给她过生日，她说："都回家过年了，外面也没

啥好吃的，还是我们自己做吧？你也该学着做饭了？”

他笑一笑，“这不是还有你吗？我就不学了。”

她咬咬嘴唇，沉吟了一下，“你还能赖我一辈子？趁这些天在家，我教你做饭吧？”

他欣然接受了，他们赶在年尾，逛超市，买年货，她还跑进屈臣氏，给他买了把吉列的手动刮胡刀 。她说，他出差多，一直使用电动的，但她还是觉得手动的更有男人味。

他还带她跑去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以她的名义开了户，并打进两三万块钱，权且先给她“教学费”了。

她揽着他的胳膊，像是一对新婚夫妻。

这个年，他以为过得很充实。

正月初四这一天，王卿孙买了四朵玫瑰花，说：“这朵是给你前年生日的，这朵是给你去年生日的，这朵是给你今天生日的，还有一朵是补给我在云南出差时欠下的。”

“四”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后来，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为何会突发奇想，只买了四朵玫瑰花，结果，大年初四刚过，她就不辞而别，彻底失踪了。

高笑非决绝地离开了，也带走了她唯一落在他家里的东西——那把藏刀。阳台上，那四朵玫瑰花也都凋谢了。

后来，他收拾床头柜，发现了一个巧克力盒子，是他买给她的 Ferrero Rocher。她还保留着吗？他打开一看，竟是一个又一个包裹巧克力的金箔纸折叠而成的“戒指”——他错过了，就再没机会送给她的承诺。



远山的呼唤

四五月间，巍山水田，乃是一绝，和元阳梯田不同，这是另一种大美，沟壑般的田埂，区隔出浓淡不一的青或绿，像是一块天然的调色板，三五个农人、水牛行进其间，也都宛如走在画中了。

沿途的村镇，也大都被水田包围了，远远地看去，像是荷塘里的一叶叶小舟，啄木郎人就藏在这些山谷、密林和梯田之间，宁静、自在，与世无争。

巍山，明代时期，又称蒙化，更是南诏故都、茶马重镇，也是清廷御封的“文献古邦”。棋盘大街、传统民居、马帮驿舍、文笔楼，都保存得相当完好，其规模、气韵，都远胜大理古城了。

巍宝山，就位于巍山县城东南十几公里处，这是一座道教名山，山中处处古木参天，楼台观宇掩映其中，自然升腾出一股仙气。

王卿孙在古城的“蒙舍驿站”小住了一晚，次日一早徒步登临巍宝山，但见仙人掌花开一路，山道两旁的枝头也挂满红豆，像是走进川西的巴底，尽是结满花椒的树。王卿孙登山远眺，又见白云、青山、碧水、红壤、绿田、黄花、白墙、灰瓦，顿时一纾胸



高崖深谷，林海茫茫，金顶寺稳坐在山巅之上。

闷，心旷神怡了。

相较于巍宝山，鸡足山才是徐霞客旅滇时的驻留之地，也是王卿孙剧本《陌路追踪》的主要场景，自然也是他的重点行程，何况他也是第一次谒山，于是，又经南涧、弥渡、祥云、宾川，抵达鸡足山。

鸡足山，位于大理州宾川县境内，是著名的佛教名山，据说，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迦叶，就曾经在此宣讲佛法，因此，又有所谓“迦叶道场，禅宗祖庭”之称。

王卿孙一路开进去了，他把车停在祝圣寺，已经是5月9日的午后了。他想在第二天东观日出，就打算在山中过夜了，所以，就背起行李，开始爬山。

山势渐陡，王卿孙爬得越来越有些吃力了，途经弥勒院时，他才找了个小摊吃点儿东西，也算是休整了。于是，他点了一盘“青蛙皮”，一盘“树花菜”，又叫了一碗白米饭。

今天，香客、游人也不多，山中静寂一片，唯有空中的诵经声随处飘扬，“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过了迦叶殿，就更是举步维艰了，高崖深谷，林海茫茫，金顶寺就稳坐在山巅之上了。金灿灿的愣严塔，巍峨、庄严。

当晚，王卿孙又退回到大悲阁附近，他找到一片平坦的林地，拴牢绳床，又取出睡袋、抓绒衣等，都整顿好了，他才吃一点儿压缩饼干，喝一点矿泉水，这些就算是他的晚餐了。

王卿孙穿上抓绒衣，爬到吊床上，钻进睡袋里，就进入一种自

我诱导的恍惚状态了，迷迷糊糊的。

在密林深处，他要熬过这一夜，挨到第二天的日出。

他还是被冻醒了，看一看手表，刚过午夜零点，一阵口琴曲传来，夜深了，谁还在这大山里吹奏着一首久违的旋律——《十五的月亮》?

也说不出是苍凉、悲怆，还是寂寥、落寞，总之，王卿孙想找个人说说话，哪怕有个人听他说说话，于是，他就给远在北京的制片人，也是他的一位学长发了一条短信。

他刚想把手机放回衣兜里，对方竟忙不迭地打过来了。问他游踪所至，他据实以告。

这位制片人虽然极尽委婉，但王卿孙还是听出来了，他的剧本《陌路追踪》在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送审时，暂时未获通过，问题主要是出在周汶祥这个角色上，人民警察怎么可以有后来那些阴暗的情结呢?

制片人又安慰他，说，只要王卿孙能对《陌路追踪》的结尾稍作修改，再压缩些场景，下半年送审有望通过，只是拍摄计划要推迟，而且原先拟定的演员档期也需要调整了。

尽管票房前景还有很多不确定，但是，可以同步发行电影、游戏、图书、漫画、写真，再争取植入些品牌，或许可以降低投资风险，而且，这位制片人已经在考虑一个横跨两岸三地的班底和卡司了：

周汶祥：吴彦祖（张 震/郭晓冬）

曹子颖：张榕榕（江一燕/柯佳嬿）

柳信良：夏 雨（刘 烨/余文乐）

孙 纵：戴立忍（王志文/庹宗华）

黄允中：张涵予（陈昭荣/冯远征）

顾 盼：汤 唯（李昕芸/张钧宁）

杨汝贤：王学圻（焦 晃/曾 江）

森 格：高 捷（吴兴国/黄秋生）

……

每个人物都开列了备选，声称这是一个绝对诱人的组合，也很有卖相。制片人继续侃侃而谈，随心所欲地“意淫”着他喜欢的那些男、女艺人。

王卿孙爬下来，任由吊床上手机里的制片人兀自滔滔不绝，过了一会儿，见无人应答，制片人又叫嚷起来：“喂，卿孙，你还在吗？赶快回来吧……”

他打开 DV，从一连串的空镜头，到模糊的背影，镜头里的徐宛杨却一点点清晰起来，又看看表，已经是2009年5月10日的凌晨了，王卿孙和高笑非也相识六周年了。

王卿孙掏出那半包“520”香烟，这是高笑非留在“天涯往事”的，他先搓起一把土，堆好了，又燃起三支烟，然后，把点着了的香烟插在土堆里，也算是香烛了。

一线电闪，从树荫里划过，香烟已经燃尽，长长的灰烬彼此扶持着，擎立在风中，巍然不散，像是禅宗初祖迦叶的“拈花微笑”。佛祖是普度众生的，被超度的其中，也一定会有高笑非的那一缕香魂吧？

东看日出，南观祥云，西望洱海，北眺玉龙，这就是鸡足山，一大早，王卿孙又重上山巅，极目四望，近处有一汪水，宛如天池，镶嵌在温润的红壤里，蒸腾出一层又一层云气来，祥和、淳净。

又歇了会儿，王卿孙便缓步下山，他想拜谒徐霞客驻留的悉檀寺，以及近旁的静闻和尚墓。

官修《明史》无传，所以，徐霞客是一个刻意“被低调”的人。《明朝那些事儿》，却是一本事先张扬的书。作者当年明月也许想表达些“弦外之音”，徐霞客就被拉来用以结束一本书和一个王朝了。其实，一本书，一个人，一个王朝，最后都难逃那一句话：大江东去。

《明朝那些事儿》疑似参考了很多书，但其中就唯独没有《徐霞客游记》。所以，关于徐霞客的那些事儿，当年明月都说得太离谱了。

记得有一个嘹亮的女声唱过，“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徐霞客应该有很多愿望，比如缅甸、峨眉、藏区，但他并未踏足过这些地方。只是徐霞客的这些愿望，都留给当年明月去想象了，所以，可以断言，当年明月也从未登临过鸡足山。

不过，当年明月也许有幸被“月光宝盒”砸中过。所以，他竟能“穿越”到三四百年前，替古人徐霞客葬静闻和尚于迦叶寺。其实，徐霞客是把静闻和尚葬在悉檀寺附近的，所以，静闻墓与迦叶寺（殿）之间，又何止千米？其间更不知有几多名刹，几多古寺？

静闻和尚是一个本分的出家人，诵经二十多年，又刺血写成

《法华经》，希望能供奉在鸡足山，所以，他本来是与世无争的，但竟然也在船渡湘江时遭到劫匪伤害，并客死南宁。幸好还有义人徐霞客，千里“函骨与经”，并葬静闻于他魂牵梦绕的鸡足山，这里也是徐霞客万里遐征的终点。

孰料数百年后，当年明月却在一本书里把他“移葬”他处了。

呜呼，九泉之下，静闻师仍不得安息，何其命苦也哉！

山林里传来一阵白族老乡的歌声，“宾川有名鸡足山，山美水美有人串……”王卿孙一路寻踪而来，然而，终不见悉檀寺、狮子林、静闻墓。问遍山中诸人，也都遍寻不着了，但凭一纸民国版的再版地图，他独自信步走来，路过鸡足山宾馆时，又见到一株巨大的空心树，附近应该就是悉檀寺的所在了，静闻墓也应该相距不远的，但又何处可依？而今，唯有荒草、残垣而已。

“你也是同道中人？”身后有人说话了，带点胶东口音。王卿孙转过身来，见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男人，一身的迷彩，身前还架了一台佳能 Eos。王卿孙走近男人，指着手里的地图，想问他悉檀寺、狮子林、静闻墓的去处。

“看来，你也是追慕徐霞客的人了。”中年男人从镜头后支起身子来，又看看周边残存的砖石，继续说，“很少有游人会找到这儿来的，但来这儿的人大都是想拜谒静闻墓的，可是早就无迹可寻了。现在，悉檀寺也被改作鸡足山宾馆了。”

既来之，则安之，中年男人劝王卿孙且歇一歇吧，他们席地而坐，攀谈起来了。男人叫黄叔琛，自称现在是一个山水画家，“无论宋元，还是明清，山水画从来都以秦岭和江南山水为主，滇中群

山少有人问津，所以，我就像王守仁格竹子一样，沿着徐霞客的滇游路线，一路写生，太华山、秀山、鸡足山……在这些山中一待就三十年了，我想穷尽滇中名山的雄奇、瑰丽、灵秀，以为这样就可以做到孟子所谓的‘万物皆备于我’了。”

“那现在呢？”王卿孙插了一句。

“我恨我怎么也画不出徐霞客文字里的山和水。”黄叔琛从包里掏出一本册页，册页里夹着一张 CD，里面都是一些越战时期的老歌，像《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册页上则题写着《万里遐征图》，他把册页递给王卿孙看，这都是他前些年的作品，“每当我捧着我的画作，再故地重游，就总觉得是我抓不住它们了，难道是我越来越笔力不待了？”

王卿孙翻阅了一下，画技像是师法“元代三大家”的王蒙，山石多用皴笔，曲折旋转，足以状滇中诸山，虽不峻拔，但也秀挺、多变之质；林木则先以墨勾点，再着色点染。且多幅画作，均配有唐泰题赠徐霞客的诗文，如“平生只负云山梦，一步能空天下山”，“举足宜最高，不许云在上”，也使人足以想见“问奇于名山大川”的徐霞客了。

王卿孙站起来，看看对面绝壁上已经干涸的瀑布，水蚀过的痕迹像是女人的阴部，回应说：“或许是这里的山水变了。就像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悉檀寺、静闻墓了。”

黄叔琛接着说：“嗯，最后，我又来到这里，终于悟出来，也许所到之处，山未必清，水也未必绿了。”

“可能，我们都太过于执着了。”王卿孙也恍然感悟道，“执着就是迷，过去都已不再了，又何必再去刻舟求剑、对号入

座呢？”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黄叔琛接过他的话，又说下去，“过去都不再了，何妨且凭吊，但揖别？守住心底的那片山水，然后，学会接受它外来的模样，无论它变成什么了。”

王卿孙也想起慧能的另一句偈语，“嗯，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黄叔琛也愣了，又看看王卿孙，“小兄弟，你我萍水相逢，我这个册页，就送你了，做个纪念吧。”

王卿孙也不再推让，接过册页，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里，又看看那张CD，忍不住问了一句：“昨晚的口琴曲是你吹的吧？”

“嗯，”黄叔琛沉默了一会儿，“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军报的记者，很多的战友都牺牲了，就埋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那支曲子是我吹给他们听的，我想不管我走多远，他们都会听到我的口琴声。”

王卿孙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二人又对坐了些时，方才一道下山了，他们打算一起到宾川县城小酌，但黄叔琛中途接到一个电话后，他的脸色阴沉了许多，“我丢了些东西，现在终于找到了。”

山门口，早有一辆军绿色的两门款的Jeep Rubicon候着了，还跟着一辆哈雷摩托，黄叔琛上了车，挥手告别，便一路绝尘而去了。王卿孙还想着黄叔琛，和他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机锋，恍如《红楼梦》里的“茫茫大士”。

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此刻，红河源头的“骑士派对”也已经剧终了吧？徐宛杨又cosplay谁了呢？

32 武家坡

高笑非走了，又过了许多天，李若唯给王卿孙打了电话，问他在哪儿？王卿孙告诉她，自己正在瑞府戏苑听戏。

“G·O·L·F”发展得并不如意，其中有一点，就是他杜绝不了成员与金主们的单线联络，除非公司以优裕的条件把她们都圈养起来，而这也是老板忧虑的地方，毕竟，“G·O·L·F”能否如王卿孙所述前途大好，这尚属一个未知数，但圈养这些 miss 们却是要耗费真金白银的，而且计划中的“G·Club”的筹资也颇多不顺。

这也是王卿孙离开公司的缘由之一，毕竟“G·O·L·F”是他精心筹划的，他寄予厚望。离开公司前，他也帮助夏之萌、乔依、李若唯等顺利解约了，毕竟是他把她们招揽来的。

之后，夏之萌顺势窜入演艺圈，乔依也被唐北方带进旅游卫视，李若唯转而做了空姐，这次她飞回北京，又赶上节后，所以，想约王卿孙一起吃顿饭。

“瑞府戏苑”，就在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门口西侧，如今，被

改造成京城票友们自娱自乐的一个所在了，王卿孙也会经常来这里凑些热闹。

如今，听戏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技术活了，如同大多数国人看西洋歌剧，鼓掌与否大都和剧情无关，所以，大戏院里的那些看似高雅的听众们，似乎仅仅懂得在一些嘎调、高腔处鼓鼓掌，也未必听得出好歹，更枉顾剧情的喜怒哀乐了。

王卿孙听过全本的《龙凤呈祥》，刘备初到江东，拜访乔玄，乔福到馆驿提醒刘备、赵云主仆，每逢此处，他都看得不亦乐乎，但乔福是一个文丑，仅有念白，没有唱段，所以，他就从未听到过有什么彩头。

虽然比不上长安大戏院，但瑞府戏苑自有一股市民气息，在这里听戏，恍然置身于1920年代的广德楼，你可以嗑着瓜子，喝着茶水，想喊好就喊好，想拍手就拍手，自由自在。

所以，从此之后，他就再不迷信大戏院了，那里，也都太沉闷了。

瑞府戏苑有一种市井的气象，来这里听戏的绝对都是铁杆儿的老戏迷，一个个听得摇头晃脑，如痴如醉。

如今，台上上演的是《红鬃烈马》中《武家坡》一折的对白：

王宝钏：既是儿夫回来，你要往后退一步。

薛平贵：哦，退一步。

王宝钏：再往后退一步。

薛平贵：再退一步。

王宝钏：再要退后一步！

薛平贵：哎呀，往后就无有路了啊！

王宝钏：后面有路，你……也不回来了啊！

男人都自诩“潜力股”，可女人都等老了，男人也未必能熬到“蓝筹股”，尽管分别十八年，但薛平贵、王宝钏终于还是皆大欢喜的，可是他和高笑非呢？

戏终人散，天也黑了。他们打车到南锣鼓巷，边吃边聊。

李若唯打断王卿孙的思绪，替王宝钏打抱不平，“一个抛下妻子十八年，自己又另娶的男人，还想质疑妻子的忠贞，他也有资格吗？”

王卿孙笑了，“看不出，你还懂戏？”

李若唯有些不屑了，“我可是科班的，工青衣花衫。”

他更加讶异了，“是吗？认识你这么久，我竟然不知道？”

她有些幽怨了，“我还有什么，是你知道的？”

他被噎住了，忙喝口茶水。也许，只有在京剧这种程式化的表演里，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女才要学着去做一个妇女——“青衣”，李若唯就是这样学戏的。所以，年少时，李若唯就在成人世界里生活了。

高笑非却是另一类人，人都长大了，心还想望着做一个孩子。虽然前者是80后，后者却是70后，一切都像是颠倒了。

别再说是谁的错

让一切成灰

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
一切难以挽回
你总爱让往事跟随
怕过去白费
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
就要多爱几回
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
宁愿你犯错后悔
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
留我独自伤悲
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
宁愿你受伤流泪
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
才懂真情可贵
……

听着歌，王卿孙随手翻阅一本《伊人》，其中，竟有李若唯拍过的那组大片，这是一个黑、白的世界，李若唯就是这个世界里一抹灵动的水墨：白色的背景，白色的马桶，李若唯双手侧撑在马桶上，一脚着地，一脚凌空，垂落的裙裾像是孔雀开屏。

又聊到高笑非了，王卿孙说，也许，她还会再回来的。

李若唯像是恨其不争，“既然这么相信她，你为什么还不去找她？呵呵，不过，她没钱了，就会回来找你了。”

王卿孙动情了，“也许，再跟我在一起，太拘束她了，这样，

她就再也不是那个曾经古灵精怪的‘妖’了。既然如此，何妨也像歌里唱的，‘与其让你在我的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与其让你在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

很久，李若唯说，“爱情和爱一个人是两回事。爱情是永恒的，但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是爱情的终点，高笑非也一样。”

王卿孙又想起以前了。那时，高笑非总是与他背对背地睡觉，说她不想和他争夺他们之间的那点儿氧气，但又总不忘反手握着她的那根“鸡肉卷”。每当夜里憋急了，她总是眼睛还没睁开，嘴里就嚷嚷着“尿尿”，然后，像当初在首都时代广场相见时，她双手搂紧他的脖子，两腿也叉开了，盘曲在他腰间，要他抱她去卫生间，但自从他从云南出差回来后，她就再未这样过了。

她永远都只是一个任人宠爱的小孩子，但他就是喜欢她像个小孩子，所以，他要给她想要的自由。何况女人也绝对不是男人的领地，就像非洲的狮子，撒一泡尿，就给圈起来，再不容别人染指了。

王卿孙和李若唯走在锣鼓巷，街上已经行人稀少了。偶然，有户人家的窗子里，还传出何勇的那首《钟鼓楼》。

单车踏着落叶看着夕阳不见
银锭桥再也望不清望不清那西山
水中的荷花它的叶子已残
倒影中的月亮在和路灯谈判
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

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

……

天有些冷，彼此都把手抄进外套里了，李若唯问王卿孙，为什么不再找个女朋友，而是要这样一直空窗呢？

王卿孙戏谑地搬出一堆大道理，“看着一个女人跟着你一起慢慢变老，也许是一件最浪漫的事情了。但是，一个男人却无法忍受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他从人群里终于发觉一个女人的时候，她就已经独自变老了。”

李若唯很不屑地，“老牛还想吃嫩草？”

王卿孙也来兴致了，“老牛吃嫩草，那也是一种悲壮，当我们三十而立时，还有80后的女孩子可供选择；可是，等我们年近不惑的时候，就只有捡拾些90后的小女生了。其实，老夫少妻，并非我们男人贪心，而是一种不得不如此的无奈。”

李若唯嗤之以鼻，“纯粹的狡辩。”

王卿孙继续瞎掰，“也许，我们并非容忍不了女伴变老，而是我们不敢承认自己已经变老了，这是一个男人的悲剧。当老牛吃嫩草成了一种常态时，这世界就只有一种选择了，那就是女人都赶紧趁年轻时把自己批发掉。”

王卿孙又回过头来看看李若唯，“你不也还没嫁掉吗？”

李若唯被噎了一下，一时无话可说了。

王卿孙还不自知，依旧滔滔不绝，“女人独自变老了，直面的将不只是一种贬值，更可能的还是滞销的悲剧、惨淡的人生了。当然，男人们付出的代价就更加昂贵了，就像股市，2000点时，你还

可以低价抄底，否则，就只能在6000点时高位接盘了。"

李若唯忍不住了，"那你呢？"

王卿孙叹一口气，又说道，"所以，如果一个男人都30岁了，还在一个人慢慢地变老，那么，他就必须在40岁以前先备足了位子、房子、车子和票子，否则，滞销的就不只是女人了，男人也会有无的放矢的时候。不过，三十岁的男人还可以望眼欲穿，如果都四十岁了，还处理不掉自己的话，那他恐怕就有些鞭长莫及了。"

李若唯说他，"望眼欲穿"、"鞭长莫及"，都有些情色的意味了。王卿孙也不辩白，他言不由衷，潜意识地想给自己的某个行为找些托辞罢了。

又走了一会儿，李若唯问王卿孙："如果一个女孩子也把手抄进衣兜里，你会怎么样让她主动地挽住你的胳膊？"

王卿孙说："我不知道。"

李若唯说："那我教你吧？"

王卿孙说："好啊。"

李若唯双手都抄在风衣兜里了，她让王卿孙走在她左边，再把他的右手从后面穿插入她的左臂里，然后，也抄入自己的衣兜里，果不其然，很快就变成她挽住他的右臂了。

王卿孙有些好奇，又故伎重施，李若唯顺势伏在他肩上了。

他回转身来，捧住她的脸。

小巷里，无声无息了。

王卿孙突然把李若唯抵在墙上，顺着脖颈吻她，手已经伸向她的下体，李若唯问了一句："我就住在杜革酒店，离这儿很近。你确定，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王卿孙突然把李若唯抵在墙上，顺着脖颈吻她。

王卿孙一下子止住了，愣在那儿，李若唯苦笑了，“看来，还是没有人愿意相信，眼前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天底下就有那么多痴男怨女了。”

王卿孙默不作声，头也不回地走了，李若唯呆呆地站在那儿，又念了一句《武家坡》中的“韵白”：“后面有路，你……也不回来了啊！”

这是王宝钏的念白，她还真有些程派的沉郁，其实，王卿孙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能等到高笑非，但他也不想仅仅为了吃一顿免费的午餐，去骗一个女人上床。

“幸存一片月，到处有同明。”王卿孙看看天上的星星，越夜越美丽，只是不知道此时的高笑非又身在何处。

33 骑士庄园

“骑士庄园”是一处红砖圈起的院落，从乡道上有一个斜道，一直通向这个山坡上的所在，院子虽然不是很平整，但是面积很大，足足有十几亩地。背山的一面，有几栋式样各异的房子，像是云南的民居荟萃，有摩梭族的木楞房、傣家的竹楼、阿佤人家的茅草屋、基诺族的长房子等等，这些房子前面，是一片青石板铺就的平地和草坪，之外，就尽是些果林、菜畦，算是传说中的农场了，和帖子里的描述对比还真有些名副其实。

站在院落的高处，可以俯瞰整个蜿蜒的红河谷，接下来的两天，徐宛杨就要在这里度过了。

这两天，“骑士庄园”里次第聚拢了很多人，其中，有自驾的，有骑单车的，也有搭客车的，还有人一路丈量着红河的源头，徒步而来。此时，盛装大戏还没有拉开帷幕，所以，夜里也有人三三两两地跑到附近的水库里裸泳，或者，在河滩里燃放焰火。

红河远没有怒江、澜沧江的波澜壮阔，也没有多依河、江底河的旖旎多情，但是她哺育、造就了沿岸的白族、哈尼族独一无二的水田景观。

5月8日这一天，徐宛杨也早早醒来了，洗漱完毕，又草草用餐，就整装待发了。按照约定，上午，他们将徒步“鸟道雄关”，然后，午后回来，往返都有车接送，晚上则是长街宴、露天电影、Cosplay 和篝火派对。

一行约莫二三十人，若驴也在其中，大家都穿了印有“戈兰叶”图案的T恤衫，也有的花巾裹头，或是脖子上系一条花巾，权作一个伪嬉皮士，都算是向“Easy Rider”致敬了。

“我要做真正的骑士，不过，不只是因为我的 Harley Davidon。”旁边的胡云松，一边侍弄着尕九，一边诡异地贴近徐宛杨，说，“可惜，骑士都是孤独的。”

徐宛杨禁不住胡云松的纠缠，坐在角落里，看着巴士窗外，“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

“既可以甜蜜蜜，又可以冷冰冰。”

“那我改，还不行吗？”

“鸟道雄关”位于隆庆关处的一个垭口，在巍山县城以北的不远处，山势险要，登高远望，但见巍山、弥渡两处平川，就在低谷处有一条石板铺成的古驿道，石板间杂草丛生，古道旁古松参天。

一路上，都有人叫苦连天，唯有小尕九，不声不响地跟在众人后面，每当遇到陡岩了，胡云松都会抱起它，有一段甚至把它装进背包里。

尕九浑圆的头颅和两只前爪露在背包外面，眼巴巴地看着外面的世界，也成了疲惫不堪的众人的有效调剂，不时有人按动快门，

拍下可爱的尕九。

古道上立有一块石碑，上书“鸟道雄关”四个大字。有人还看出些蹊跷了，这“鸟”字上面多一撇，下面少一点，又不知有何深意。

但初春季节，显然不是看鸟的最佳时节，大家一路攀爬而来，又有些疲惫，便有人失望、抱怨了。

忽然，有一个人煞有介事地念叨起来了，“他们夏天才来这里，来不及播种，不过，当时天气很好，适合居住，然后，冬天到了，四五十个人挤在一个房子，又没有东西可吃，只得四处找死马的尸体来吃，现在只剩十八到二十个人，他们是城里的孩子，你看他们……不过，他们会待在这里，直到收成为止。”

台词一出，应者云集，但是，这些人也想学着撒种，但又何来种子呢？这时，有一个女人解开背包，取出一包“洽洽瓜子”，胡云松率先抓起一把，立刻就有人伸手来抢了。

人声此起彼伏，像是在举行某种仪式。

“这里多雨吗？”

“得跳祈雨舞求老天下雨。”

“看，贝壳，懂了吗？这是沙地，作物无法在沙地上生长。”

“他们会成功的。”

“他们会成功的。”

山谷里的回声，渐行渐远了。

《Easy Rider》里，沉溺于乌托邦里的人们，执着地在沙土里

播种，这儿虽非沙土，但已被炒熟的瓜子，又能如何呢？于是，又有人开始垒石了，其他人都像是《the Dreamers（戏梦巴黎）》里那群“电影馆里的耗子”，大声地附和着另一部电影——《Choke（窒色）》——里的台词。

“你在造什么？”

“我还不知道呢？”

“你不知道自己在造什么，是么？”

“这和完成与否无关，重要的是过程，我想做些好事，而不是一直努力不要做坏事。”

他们就像《Easy Rider》里的“滑稽剧团”，也许都与“崇高”无关。

“大家听好，该谢幕了。”“骑士庄园”的向导召集大家回去，竟也是用典了。

晚上就是哈尼族的“长街宴”了，其实，昨晚已有“庄园”的人登记在册了，来客中凡是懂点儿厨艺者都要一展身手，原材料就在菜园子、山野里就地取材了。

回到庄园，天色尚早，徐宛杨一行人又跟着“天涯往事”的老板，也就是那个唱戏的中年人一起去山野、林间，剜野菜、采野蘑菇，这里有野生的蕨菜、蘑菇，背阴的地方，还会找到薄荷，也有去水库里钓鱼的。

四、五月间，山花烂漫，胡云松还给徐宛杨编了个五颜六色的花环，徐宛杨没有再拒绝，索性戴上了，其他的男男女女们也大都彼此厮混、熟悉了。

夜幕时分，庄园里，早已是人声鼎沸了，有择菜的，有掌勺的，也有摆弄桌凳的，一水的原木桌凳，不施油漆，都厚厚的，长长的，散着木香，在院子的草坪上回环盘旋，煞是壮观了。

此时，大家才发现，“天涯往事”老板、“骑士庄园”庄主、天涯论坛发帖的“楼主”、唱戏的中年人、“壹玖酒吧”里的中年人，竟然都是“黎哥”的“马甲”。

此刻，“黎哥”正坐定正中，带领大家做饭前祈祷，“我们已经播种，我们向你请求，希望努力能有代价，让我们能自给自足。我们向你请求，希望努力能有回报。感谢你赐我们食物，能与身旁的人共享。如有一日能自给自足，我们将更加感激。感谢你给我们容身之处。阿门。开动。”

大家都斟满酒，长街宴开始了，大家就都high起来了。

期待中的 Cosplay 并未上演，大家都还是徒步时的装束，除了徐宛杨和胡云松，胡云松除了牛仔帽、花头巾，还穿了军警靴。徐宛杨 cosplay 的是“苦虫女”——那个每当存够100万日元，就重新踏上旅途的女孩。这是“苦虫女”佐藤铃子在花店打工时的装束，长发束起了，扎在脑后，肩上斜挎着一个棉布包，一双帆布鞋。木木的她，还真有些苍井优的味道了。

如今，银幕扯在两根木桩上，大家对着反转的《Easy Rider》，之后，又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这都是嬉皮士的经典，与1969年有关，1969年有太多故事了，比如约翰·列侬退出“披头士”。但是还有谁会在乎电影呢？哪怕是“黎哥”费尽心力，托人从国外购得的拷贝。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又点起篝火，有人带头围拢了，跳起藏族的“锅庄”舞，驴友们也纷纷入围，男女间隔着，彼此间也趁机勾兑着，篝火派对渐渐失焦了。

夜也越来越深了，那些一路走来，也相熟的、high 翻了的男女们开始谈谈情、跳跳舞，甚至也有人到密林深处捉对厮杀去了，这是红河源头的一次“one night”。

牛仔很忙。

饭菜已经撤下了，院子中间有个凉亭，如同夏日里都市步行街上的冷饮摊，只是顶棚高了许多，也没有四壁。此时，凉亭里又摆起一个调酒台，调酒师就是骆一棠，她已改穿了长裤，白衬衣扎在腰带里，干净利索。

不知何时，稀稀落落的人群里，有一根大麻烟传过来、传过去，徐宛杨也被诓着抽了一口。

鸟道雄关处，散发瓜子的女人就是叶子，但自北城楼，她弃若驴而去后，就一直和若驴不即不离。若驴自诩是一个土著美女的“集邮者”，每旅经一地，他总要想方设法和当地的美女上一回床，但他在“天涯往事”却屡被骆一棠奚落，尽管骆一棠并非本地人，但他也必欲得之而后快，何况又被叶子打过枪了。

若驴又凑过来，骆一棠也旧事重提了，“还是啤酒便宜些。”

若驴并未退缩，“这一次，我喝定你调的酒了。”

骆一棠一边切酒，一边故作惊讶地问：“为什么？股票又涨回来了？”

“也不是，因为你这基酒是五粮液调出来的，我也算是五粮液

的小股东了。”若驴掂一掂52° 的五粮液，继续说，“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使用中国白酒的调酒师。为什么？”

骆一棠略一沉吟，“因为中国白酒就像是混合物，而洋酒却是化合物。”

抛瓶、切酒，花式调酒的连贯动作都一气呵成，篝火映衬下的骆一棠，越发魅惑了。

若驴接过酒，喝一口，问：“这酒叫什么？”

骆一棠想了想，“你就叫它‘红字’吧。”

见若驴还不肯离开，骆一棠笑一笑，低沉着说：“瓜娃子，脑壳乔得很，你想在一棵树上吊死吗？”

若驴听出了骆一棠的四川话，就随口问了一句：“你是四川人？”

果不其然，骆一棠淡淡地回一句：“嗯，崇州的。”

“哦，我去过。”

“我知道。”

“你知道？”像是被戳穿什么，若驴错愕了一下，就念叨着“红字”离开了，骆一棠超出了他的“射程”。

若驴还在来来回回地逡巡，也想找个还在放单的女人，果林近侧的一片空地上，有个女人正在搭帐篷，又是落单的叶子，似乎有机可乘，若驴赶紧凑过去了，问：“你说，一个男人在哪里才能找得到一张床呢？”

叶子直起身来，“怎么？你想搭帮吗？”

若驴蹲下来，二话没说，就帮起忙来了。叶子显然也喝过酒，

他闻出来了。

营柱、外帐支起来了，翻遍背包，却找不到内帐了。

叶子气鼓鼓地跌坐在背包上，“我瞎眼了！”

“怎么了？”

“听若尔盖人说，他们离婚时，连牛粪都要分，我这次算是见识了，他和我分手，帐篷都拆分了。”

“怎么会这样呢？”

“我五一前离的职，心想也累了，干脆嫁给他吧？落得个安稳，又赶上他也休年假，我们就从兰州，经过夏河，到了若尔盖，一路上蜻蜓点水。后来，在扎萨格的山巅上，发现一个无名的‘雪山圣湖’，岸上还有一对黑天鹅、数十只野牦牛，这里人迹罕至，我们都很兴奋，还拍了婚纱照。向导说，在这里拍照的情侣，我们是第一对。”

若驴听得一头雾水，“这不是很好吗？”

叶子要了一支烟，点着了，狠狠地抽了一口，才继续叙说：“后来，我们在成都转车，相机弄丢了，谁想到这一台相机就是一部‘罗生门’：你知道他为什么迟迟不肯跟我结婚吗？”

“你们俩的那些事儿，我怎么晓得？”

叶子冷冷地笑了笑，冲若驴喷了一口烟，呛得若驴一阵咳嗽，叶子又讲下去：“他想熬到一个人还完房贷，这样，他就可以做婚前财产公证了，否则，如果婚后继续还贷，这房产就算作是我俩的共有财产了，那他之前的首付和还过的房贷，岂不是亏大了？”

“没错啊？”

“一丘之貉！”叶子大为光火，劈头给了若驴一巴掌。叶子和

男友终于吵翻、分手后，男友一个人回去了，也顺便带走绝大多数的行李和盘缠，连帐篷也被他拆分了。

啥都没有了，叶子如一叶浮萍，想踅摸根稻草，再找张“车票”，然后，继续旅行，若驴是第一个撞上枪口的，但绝非唯一。此刻，若驴孜孜以求的，只有男人的那点事儿，他裤裆里的“第三条腿”早就支起来了。

若驴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想强吻这个身边的女人，却被一阵手机振铃打乱了，若驴收到一条短信：“哥哥，谢谢你，我又能上学了。我还有一个同学，她下学期的学费也还没有着落，你像帮我一样也帮帮她吧？她也是处女。”

这条奇怪的短信还没来得及删除，手机就被叶子抢过来了。看完短信，叶子想起了什么，“传说中的‘处女追杀令’，原来是你散播的？”

若驴想一笑而过，“什么啊？”

叶子拿若驴的手机拨打自己的手机，之后，又掏出一张小纸条，比对着屏幕上显示的若驴的手机号码，“1380100066★。”

掩饰不了，若驴干脆开门见山，“也是一个驴友告诉我的。”

“傻B，你相信吗？”

“相信什么？处女吗？”

“不是，你以为她们真的只是想赚取学费吗？”

“你以为呢？难道‘雏鸡’在四川都找不到恩客了吗？还要一直追到云南。”

“那……你这就是犯罪？！”

“可是，我也许改变了她们一生的命运。”

“那她们就必须要以贞操做代价吗？”

“她们都是自愿的，有个女孩子离开时，还给我唱过《第一次爱的人》。”

“小丫头片子，又懂得什么是爱？那你上……见过几个？”

“三个吧？我上个月被公司裁掉了，要不……”

“畜生，滚出去。”叶子难以置信这个中国版的《Deception（桃色名单）》。

若驴也回骂了一句吴侬软语，像是奚落她的前未婚夫，便怏怏地离开了。

叶子也不示弱，骂出一句英文：“Men only serve for one thing,and I can say that he climb divinely well.（就算男人只要一件事，但我敢说，他也比你强。）”

看见若驴从一顶帐篷里气呼呼、灰溜溜地走出来，恰巧路过的胡云松调侃着嘟哝了一句：“‘猪流感’来了，还是不宜行房的好。”

胡云松的手机里放着一首沧桑的歌，不知道又在诉说着谁的心事？

过了今晚再也留不住你
迟早要洗去我脸颊上的唇印
你和我约定到了明天
谁都不许再提起
你轻轻地留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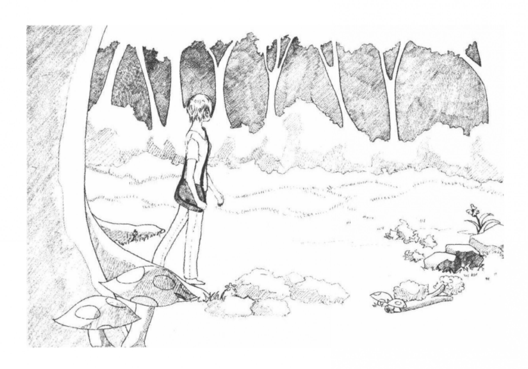
这深深的回忆
甜言蜜语迟早都会说尽
再多真心挡不住黎明来临
这段属于黑夜的爱情
注定要蒸发阳光底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连伤心都会来不及
两个世界的代表作品就是命运
我虽然很有勇气但却放不下自尊心
时钟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我还盲目地拥抱你
希望把这一刻的时间永远锁在黑夜里
……

也有男人搭讪，但都被徐宛杨堵回去了。一个人的她，说不上是失望多一些，还是失落多一些，反正就孤孤单单地一个人走。不料，竟又误入丛林深处，撞见一对男女了，他们正积极地调整着肩、背、腿、胯的角度、高度和尺度，像是原始部落的某种交配仪式的分解动作。

徐宛杨尴尬地走开了，胡云松也循踪而至，还不忘回头调侃一句："二位，我可以加入吗？"结果，被那个女人骂了一句，也自觉没趣地走开了，还不忘再贫一句，"偶飘过了，楼主继续吧。"

徐宛杨又一个人回到冷冷清清的草坪上，这里，仅有骆一棠还坐在长凳上抽闷烟，她认得徐宛杨。

骆一棠站起来，她给徐宛杨调一杯酒，也给自己调一杯酒，彼



一个人的她，说不上是失望多一些，还是失落多一些，反正就是孤孤单单地一个人走。

此碰了一下。骆一棠又抬头看看满天的星斗，像是自言自语："以前，都像是从来没有发觉过，这个世上还有过星星、月亮这回事，来到这儿，我才学会仰望星空了。"

她们是最早感觉到经济危机的，不知道是世道变了，还是教科书错了？"经济危机"——这个中学教科书上仅仅会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恶魔"，也被"全球化"到中国来了。

骆一棠最近常住在"天涯往事"，见惯了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驴友们，有萍水相逢又擦肩而过的，也有还素不相识，就打得火热的，青年客栈里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交集也都是很"随性"的。

其实，性和衣服一样，虽说"女为悦己者容"，但是，女人穿上漂亮的衣服，最后还不是想让男人脱下来？但"两性相悦"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纯洁"呢？只是女人们恐怕还是希望能给"两性相悦"授点"精"吧？这个"精子"是爱，所谓最初的"两情相悦"，如同骆一棠刚调的酒。

此刻，夜幕下的树林里，突然窜起几声蝉鸣，骆一棠已经对密林里的"随心所欲"见惯不怪了。她看看屋檐下的"黎哥"，电影散场，他又拉起京胡了，在这大山的夜里，他自拉自唱，只是乐声有些苍凉、凄冷。

他唱的还是秦琼的唱段，不过，这次换做《卖马》里的一段西皮慢板了。

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

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
想起了此马来头大
兵部堂王大人相送于咱
遭不幸困在了天堂下
欠下了店饭钱
没奈何只得来卖它

“这个派对，就是他推销庄园的一个活广告。”骆一棠喝了一口自己调过的酒，冲徐宛杨摇一摇酒杯，有些幽怨，“受过伤的男人，可能都不正常吧。”

徐宛杨没有接话，很久，骆一棠又若有所指地说：“一个男人，要忍着的事太多了。”

骆一棠说，黎哥是山东人，1969年5月8日出生的，和《Easy Rider》上映是同一天。后来，他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1988年，海南岛建省，第二年底，他就一个人闯海南了。

1995年，他又仅剩下不到2000元钱，就买了一张单程的机票，飞到昆明。然后，“黎哥”又一个人徒步去拉萨朝圣了。

再后来，他就又有“天涯往事”、“壹玖酒吧”和“骑士庄园”了。今天，也许只是他想过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罢了。

这也算是“黎哥”的另一种寂寞吗？

一个月前，骆一棠离开生意萧瑟的东莞来到云南大理，之后，她就离不开了。徐宛杨能感觉出骆一棠对“黎哥”的一点隐约的情愫。又想，我也会像骆一棠一样吗？企望敲开一扇似乎永远也打不

开的门，还是等着别人来敲她这扇门？

徐宛杨又想起王卿孙来了。

天有些凉了，徐宛杨从包里抽出一条针织、格纹的围巾，给自己披上了，此刻，夜已深了，她走回竹楼里，在二楼的穿堂里，一个眼镜男正抱着台电脑，看得津津有味，蓦然瞧见若有所失的她，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个世界上还真有另一个你？"

徐宛杨有些莫名其妙，眼镜男指指液晶屏，又倒放了一段，她凑近了，见是 Youtube 的页面，一段题名为《私奔》的视频，其中，有一个女孩子的影子飘忽在建水的古巷里、秀山的楼榭间，慢慢地，影子又幻化成背影了，最后，定格于璀璨的艳阳下，俨然就是徐宛杨在洱海边怅惘着小普陀的那一幕。



得水活茶

徐宛杨住的是一栋傣家的竹楼，日头已上三竿了，她才醒过来，就听到一首空灵、悠扬的古筝曲《高山流水》徐徐传来，她也懒得洗漱，就走出来。“黎哥”正在穿堂里煮茶，骆一棠静静地坐在旁边。只是和古城客栈相比，此处的一应茶具又自不同，不再是树化玉的茶墩、黄龙玉的茶海、紫砂的茶壶、楠木的圈椅，而是寻常的木桩、土陶、水碗。

骆一棠拿出个小板凳，招呼徐宛杨也坐下，骆一棠顺手交给她一张字条，说是胡云松临走时留给她的，歪歪扭扭地写了几句话：“如果我先遇到你，你会跟我走吗？否则，到了香巴拉，我想孤独也会是可耻的，不过，现在有人陪我了，她叫‘叶子’，我先去了。”

也许就像骆一棠对于白酒的比喻，大多数人都是“度假”的“伪驴友”，曲终人也都要散了。其实，驴友和网友，也有些异曲同工之妙，相聚无须问姓名，分别更不必问去处了。所以，那些疲惫、迷惘的都市人，就像是一群候鸟，只能，也许只是想找一个虚拟的、陌生的、暂时的时空，恣意地放纵、悲喜，之后，又会继续

回到城里，做一个为房子、车子、票子奋斗的中年人了。之后，那些曾经的驴友，驴友之间的故事，就像开心网上的“好友”，可以酌情“删除”了，一旦清空内存后，就可以自由而孤独地沉沦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了。

徐宛杨把纸条随手一团，装进兜里，看着黎哥倒满了杯子，“这是普洱吗？”

“嗯，”或许是和茶有关，黎哥兴致不错，话也多了，“这还是我在易武的老茶树上亲自采摘的，都是绝对的‘三叶一心’，又请了车顺号的老师傅杀青、揉捻、晾晒、蒸压而成的，已经陈放了十多年了。”

徐宛杨懵懵懂懂，也听不甚明白，就顾自端起了黎哥刚倒下的茶，打算喝一口，却被骆一棠夺下来，倾倒在木桩上，“这个不能喝的。”

“为什么？”

“这是第一泡啊。”

“第一泡？”徐宛杨还是很困惑。

黎哥又冲了开水，说：“对，这是陈放了十几年的普洱茶，所以，第一泡只是用来洗去尘埃，唤醒沉香的。”

“噢。”徐宛杨还是似懂非懂。

“你尝尝这个吧。”黎哥又给她斟上了，然后，也给他和骆一棠斟上了，自己便也趁着热乎，放在鼻翼下嗅了一会儿，方才饮下。

这一次的汤色清浅了许多，徐宛杨照猫画虎，也依样品了，起

初略有一丝苦涩，随后就从唇齿间，回味出一股清香来。

“怪不得人们都说这是能喝的古董？”徐宛杨好奇地掂量一下黄竹笋叶包裹的老茶饼，茶叶都卷成了黑、白的梗，此外，还有一包集束的东西，“这是什么？”

“这是会开花的普洱茶。”

“会开花的茶？”

黎哥见徐宛杨有些半信半疑，“对，想不想也尝一尝？”

“好啊。”

黎哥又拿出三个玻璃杯，然后各取了一束，分别放在杯子里，然后用开水冲泡，不多时，但见如绿叶间含苞的花蕾，次第绽放。

“哇，好神奇啊？”

“呵呵，这叫得水活茶。”黎哥又侃侃而谈，“制作这种茶，先要采集到冬季才会开放的茶花，并且保鲜处理了，等到隔年的春天，再采摘些古茶树的嫩芽，炒制以后，把茶花包裹在里面，蒸软定型，捆扎成束，这样才能制作出这种茶来。”

话音未落，徐宛杨已经迫不及待地饮了，自是另一种说不出的甘甜，“都是普洱茶，为什么却又有不一样的味道？”

“其实，普洱茶也分很多种，比如根据工艺不同，可以分为生茶、熟茶，即便同为生茶或者熟茶，又有台地茶和大树茶之别；同为熟茶，如果存放年限不同，回甘不一，茶香也自不同，沉上一年，就会有一年的香。所以，喝茶也和品味人生一样，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如果易地而处、岁月有别，也就甘苦、浓淡不一了。”

骆一棠也插进话来，“沉得越久，香气越浓？那我呢？”

“嗯，”黎哥支吾了一句，王顾左右，说，“我这儿还有1969年的老青饼。”

骆一棠也不再纠缠，只说了一句：“那还不快拿出来？”

“我会拿的。”

“那你还等什么？”

“我也不知道，特殊的日子，特殊的人吧？”

“今天喝了，就是特殊的日子了。”

黎哥犹疑了片刻，终于站起身来，像是去取茶了。

徐宛杨看看骆一棠，彼此都笑了笑，骆一棠问：“你听说过王卿孙和他女朋友的故事了？”

“嗯。”

两个人又都喝了口茶，便没有再说什么，不一会儿，黎哥回来了，还拿了一个老青饼。骆一棠便自告奋勇地给大家泡茶，她随手抛起茶饼，又轻盈地接住了。

黎哥看看骆一棠的表演，又顾自饮了茶，说：“茶道讲究‘和’、‘敬’、‘清’、‘寂’，所以，泡茶，可不像调酒，有那么多花哨的架势。”

骆一棠伸了伸舌头，安分下来，取了些茶，放进滤杯里，再将煮沸的水注入滤杯，稍候片刻，弃去第一道茶汤，再加水，如此，又静待一时，浓醇的普洱茶便泡好了。

黎哥将热茶端在鼻翼下，深吸了气，甚有得色。

骆一棠也趁机邀功，“这次怎么样？还可以吧？”

“嗯。”

“那我可以留下来了？”

“随你了。”说完，黎哥又看看徐宛杨，“那你呢？”

“我，我想我该去丽江了。”



35 柔软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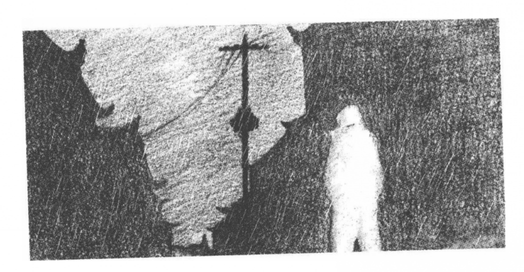
从宾川经永胜，抵达丽江时，已经是5月11日的傍晚了。在狮子山下的万古楼附近，王卿孙找了一家客栈，暂且住下了。收拾行李的时候，又看到那本册页——《万里遐征图》——了，《徐霞客游记》虽有残缺，但其行踪还是大都有案可稽的，高笑非在滇中的行程，怕又是一个谜了。

他又想起画家黄叔琛了。也许，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学会放得下的，王卿孙就把胡须也剃掉了，用的吉列手动刮胡刀，就是高笑非买给他的，还有那只巴西龟小Q，跟他一路走过来，他也该放生了。

从客栈出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又下起小雨来，一路上，都是淅淅沥沥的。王卿孙也没有打雨伞，拿冲锋衣套住头，雨点打在帽檐上，吧嗒吧嗒的响，他就这样淋着细雨，慢悠悠地朝四方街走去了。

顺道，他找了一家小饭馆，炒个小菜，喝个啤酒，就又算是晚餐了。街道上依旧是人来人往的，丽江的柔软时光，雨夜也纷扰。

之后，他把高笑非的小Q放养在新华街的水道里，看着久遭困



他就这样淋着细雨，慢悠悠地朝四方街走去了。

养的小龟缓缓游走了，他也站起身来，披着冲锋衣，又一个人在丽江古城的大街小巷里转悠着，漫不经心。

“樱花屋”里，有人演唱那首熟悉的《Umbrella》：

when the sunshine
we shine together
told you I'll be
here forever
said I'll always
be your friend
took an oath I'm stick it
out 'till the end
now that it's raining
more than ever
know that we'll still
have each other
you can stand
under my umbrella
you can stand
under my umbrella
(ella ella eh eh eh)
under my umbrella

“三眼井”边，还有些浣纱的纳西族女子们。他又走进旁边的东巴纸坊，看些东巴纸做的记事本，些微浮起的草絮皱褶，像是被写满了故事。

雨势依旧，人也依旧。喧闹的大街上，有一个入口，这是一条二尺多宽的狭窄巷子，有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婆婆，披着蓑衣，低着头，隐没在巷口里，却似乎从未被那些来来往往的旅客和行人注意过。

旁边的饰品小店内，则挤满了城里来的女人们，她们围拢了，挑挑拣拣、嘻嘻哈哈。

哎，这些繁华的深处，又有多少孤单、凄凉和落寞？

据说，布朗人、傣家人都无姓氏，所以，女人多取以玉字，男人都冠以岩姓，也许，还是希望女人能如玉一般温润，男人能似岩一样坚实。王卿孙记得，高笑非说过他的肩膀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宽厚，而她送给他手动刮胡刀，也是想让他能给予她更多的力量吧。

所以，这两天，他想了又想，终于下定决心，过了明天，他就将从丽江向中甸，一路转入四川稻城，再经过雅江、康定、马尔康，然后到达理县，他想去看看高笑非的孩子们。

这一夜，王卿孙也终于睡得很踏实了。一觉醒来时，又雨过天晴了，今天就是2009年5月12日了，他也在丽江古城边上的大水车附近，挂上了一个许愿签，高笑非走了，但愿她的孩子们都能够快乐地成长。这样，她也就能安息了。

午后，王卿孙又走进肯德基了。他要了两份墨西哥鸡肉卷、薯

条和红茶，就是这份同样的套餐，让他第一次邂逅了高笑非，这个他第一次真正爱过的女人。昔日，他们在“非典”里相爱了，今天，又要在“甲流”里永别了。

“这是买给我的吗？”王卿孙正闭目默哀，忽听头顶上有一个人说话，他抬起头，竟是徐宛杨，头发用一条横纹的发带箍在后面。

他还没有想到该说些什么，徐宛杨已经当仁不让地坐下了。

“红茶都凉了。”徐宛杨倒入奶和白糖，搅拌着，喝了一口，看看他，“再玩一场游戏？你敢吗？”

“什么游戏？”王卿孙把鸡肉卷塞在嘴边，不再看徐宛杨，却被徐宛杨一把夺过去，隔着桌子吻了他，“爱我上半身。”

“这就开始了？”王卿孙玩笑似的说。

徐宛杨舔舔粘在唇边的奶油，说：“对，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你的 the one，再不想 cosplay 谁了。”

其实，他和徐宛杨是从下半身开始的，他们能回到上半身吗？但是，就算是从上半身开始又如何呢？无论是坦途，还是坎坷，爱情、人生都不过是一场不可知的旅行，无论前方有什么样的风景，但多一个游伴总归是好的。

他们又要启程了，徐宛杨坐在王卿孙旁边，她合上笔记本电脑，里面是王卿孙剪辑过的一段视频，那曾是徐宛杨和他的一段寻宝游戏，但更是他许给高笑非的一个承诺，“非非吾爱，吾爱非非”的表白，勐卧的翡翠戒指，还有“私奔居堂”的处所，可惜，她和他都没有等到那一天。

秀山的告白、勐卧的戒指、双廊的老房子，这些你曾经许给我的，原来都是真的，是自你从云南回来，我就一直在想象的场景，可是，我没有等到你带我来寻宝的那一天。

很多人想一睹望夫云掀起的狂澜，如果我变成海底的那一只石螺，是否也会有一朵云，替你来看我？不知道是否也会有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就像是一首音、画分离的 MV，高笑非才是真正的歌者，徐宛杨只不过是演绎主角故事的影子。就像在《私奔》的画册里，李若唯也只留下一个背影，在他的视频里，徐宛杨也不过如此，其实，徐宛杨和李若唯都只不过是为高笑非的缺席做彩排的替身演员，高笑非才是其中当仁不让的女主角，可惜，他和高笑非永远没有机会演绎这些他精心设定的场景了。

徐宛杨有些愤愤不平，“电影里有裸替，我却成影替了。”说罢，彼此都沉默了。王卿孙又打开电台，广播里却是一则刑事案件，与一辆哈雷摩托车有关，案发地点距离中甸——“香格里拉”约二十公里处。据说，摩托车手叫胡云松，是被一张 CD 割破喉咙，流血殆尽而死的。那张 CD 上都是些老歌，诸如《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之类的，此外，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女子，她的头部被真空塑料袋包裹，窒息而死。

警方还在案发现场搜寻到一些口琴的碎片，据警方分析，这一案件可能与毒贩有关，警方已经从摩托车的油箱里检验出毒品成分。

看来胡云松涅槃在朝圣的途中了，但王卿孙想象不出，这起事件又会与黄叔琛有何关系？

夕阳西下了，滇藏公路上，歌声飘扬，王卿孙、徐宛杨正在赶往香格里拉的途中。

good morning, yesterday
you wake up and time has slipped away
and suddenly it's hard to find
the memories you left behind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laughter and the tears
the shadows of misty yesteryears
the good times and the bad you've seen
and all the others in between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

2009年10月17日动笔
2010年1月7日草稿
2010年8月28日修改稿

旅行的意义（代后记）

1970年代，我出生在黄河岸边的一个小乡村，初学识字的时候，我就认得繁体字了，当时家里唯一的繁体字读物，是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地图册，也是唯一一本全彩色的读物，这是母亲偷藏的关于舅舅仅有的记忆，那时候，我从未谋面的舅舅生活在遥远的台湾。

舅舅是在南京读书的时候被国军"掳往"台湾的，但背井离乡的并不只有舅舅，我唯一的叔叔、小姨、哥哥也在"关外"讨生活，大姑则嫁到了陕西。我开始上学的时候，恰逢1980年代初期，还可以在庄稼地里不时地捡到花花绿绿的传单和各式各样的饼干，这些都是"国民党反动派"从对岸撒来的"糖衣炮弹"，但对于当时很多像我这样的乡下孩子们来说，这也是关于饼干的最早的，甚至是唯一的出处。

翻阅这本地图册的时候，刚上小学的我就在琢磨：中国这么大，咋就凑不出一个完整的家？如是想象的时候，我连三里外的"公社"都没去过，更不曾听说"旅行"这个生僻的词汇，但并不妨碍我继续想象着另一个更加切实的问题：我要走多少天，才可以拉哥哥来助拳，去收拾隔壁家的那个小子。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敏感的孩子，由于出身问题（当时，“文革”早已结束，但在偏远的乡村还存有遗毒），再加上舅舅可能在台湾的关系（当时，家人还不知道舅舅尚在人世），受些宵小们的歧视，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甚至到小学毕业都不敢昂首走路。

不过，至少在接受教育这一点上，舅舅远比叔叔更幸运，叔叔和堂叔是在1960年代初开始“闯关东”的，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所以，爷爷、二爷爷以及二爷爷的媳妇，都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相继饿死了。

父亲、叔叔都习惯了沉默寡言，不过，父亲年幼时，也是读过私塾的，也写得一手好字（这一点，直到我考上大学以后才知道，那一年，父亲第一次自己写春联），哥哥还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却没有机会考学、参军，但又出生在乡下，自然也不需要下乡插队，却在我还未出生时，就不得不乖乖地追随叔叔，到“关外”去讨生活了。

我还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外公终于带着哥哥回老家了，而从未谋面的外婆则因不堪“关外”的苦寒长眠在他乡了，我也在朦胧中知道了从山东老家到“关外”的距离究竟有多么远。后来，我读到初二的那年，一生耿直、慷慨的外公在老家病逝，唯一的儿子又远在台湾，但他临终前还一直念念不忘着我的那些事：给我盖三间瓦房，娶个媳妇，成个家。

我应该比哥哥幸运，至少我可以考大学了，之后，便离开了家，在即将大学毕业的时节，我才第一次见到舅舅，他已经是一个年过七旬的古稀老人了。之后，我陪着舅舅、舅母、表姐去青岛，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摩托艇在海面上疾驶，舅舅一

个人倔强地站在船头（或许这只是我的选择性记忆，但多少年来，这个形象都一直萦绕着我），独自怅惘一段悠然远逝的青春岁月。

那是1997年，已经从国小校长岗位上离休的舅舅是从东京转机，才辗转回到老家悼念外公的。尽管离开大陆近半世纪，但他除了青岛外，再未特意游览过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也许只是因为青岛是他离开大陆时途经的属于老家山东的最后一站。

还在淮海战场胶着状态时，四体不勤的舅舅孤身穿越尸骨堆积的交战区，甚至还一度躲藏在尸骨下，如此，才从学校回到老家，又在老家躲藏了多日（舅舅曾过继给他的二叔，而在国民政府任职的二叔，此前已在老家的街头中流弹而亡，后来，舅舅的另一个叔叔也被押解到东北垦荒，再未能踏上故土），此时，再从陆路返校，想必更是艰险，于是，不得不从青岛经海上南下。

其实，在一个世代以稼穑为生，但又不释书卷的农民家庭里，无论是叔叔被历史流放到"关外"谋生，还是舅舅被政治裹挟到台湾，甚至是哥哥少年时即远走他乡寻一个出路，无非都是为了在一个艰难的大时代里颠沛流离地讨一个简单的生活（后来，邻居们都说，以当时的成分，叔叔在老家恐怕连媳妇也讨不上，而我的家人"闯关东"的故事，也由此堪比一部电视剧），当然，对于叔叔而言，只是换一个地方种地，舅舅则毕生以教书、育人为业。

若干年之后，我也经由读书、考学，侥幸流落在城市里，不过，直到2007年8月，开始一个人的旅行时，在偌大的北京城，我依然没有安下一个家，而且，一旦成为仅有一张集体户口的"非农业人口"，这一纸户籍也切断了我和祖上之间的衣钵。

黄河南岸的那个小乡村似乎再也回不去了，却又疲惫挣扎于都市里的物质、沉闷、逼仄和匆促，转而想象着一个"农妇、山泉、

有点甜”的恬淡与安然，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放逐在大漠、戈壁、雪山、圣湖，想在写字楼的格子间之外寻回属于自己的另一种价值。

自诩“性本爱丘山”，有些矫情，也许以下的说法——与其漂在北京，孰与流落江湖——似乎更为合宜。其实，背包远行，还与一位亦师亦友的前辈有关，伊夫是一个先行者，早在1980年代，就孤身远游新疆，如今，他更多地聚焦海外，已经游览七十多个国家，也一再地鼓励我出国旅行。

我还是选择先从国内出发，也许，与童年时看过的那本地图册有关（可惜，早在小学时期，那本地图册就被我折成一个又一个纸飞机，放飞在乡间、田野里）。终于，我带上一本新版的地图册，踏上一条不可知的旅途：滇藏线、川藏线、青藏线、唐蕃古道；怒江、岷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雅鲁藏布江；青海、川西的大草原，内蒙古的大漠、戈壁。

“举足宜最高，不许云在上。”我不仅徒步穿越过草原、峡谷、雪山，而且几乎逢山必爬，遇湖环湖，其中，最长的一次旅行长达122天，却从未在一个地方待过三五天以上，于是，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背着四十余斤的行囊孤独地行进在漫漫长路上，或夜宿于荒野、峡谷、雪山之间，既不止一次柳暗花明过，又不止一次穷途末路过。

我几乎踏遍西藏、青海、四川、甘南、滇北的藏族同胞聚居区，每当从山巅审视着峡谷里的农田、村落、炊烟时，就想望着在贡山的雾里村、八宿的然乌镇、丹巴的邛山寨、黔东南的肇兴、丘北的普者黑，种上几亩庄稼；或者在泸沽湖畔的里格半岛、洱海边的玉几半岛、抚仙湖的孤山岛，买一栋老房子，打打渔，晒晒网；

甚至在牛奶海、纳帕海、新路海、木仁错、花湖、星宿海、鄂陵湖畔，搭一间小木屋，养十几头牦牛……

一个人的旅行注定是孤独的，但未必是孤单的，或者约三、二驴友，漫步在大草原上逗一逗藏獒，采一堆野蘑菇；抑或找一家青年客栈，品一杯茶，看人来人往，即便独对山巅、湖岸，亦可坐看日出日落、云淡风轻，此时，我又仿佛蝉蜕成茧里的一只蛹，观照着神游于九天之外另一个年近不惑的我。

我三次走进彩云之南，几乎踏遍每一个州、市、县，第一次是在春城策划、组织选美大赛，拍遍昆明及周边的外景；四年后，又在环黔东南后抵达昆明，之后，径自走到拉萨；次年，又从湘西经广西入云南，并从稻城、亚丁走遍四川甘孜和阿坝州的每一个县市，再由石渠进入青海省玉树州，经果洛抵达西宁，并打算途经海西州、格尔木，穿越南、北疆。

《私奔》是我的第一部小说（但愿不是最后一部），就像是遁入另一个时空中的我，小说题目取自郑钧的一首同名歌曲，这也像是我曾在非典时期与一个被隔离在象牙塔里的女孩的约定，“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做最幸福的人”,其目的地就是“七彩云南”，也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外景地。

《私奔》既是一辆汽车，一个男人的情与性，又是一条公路，一个时代的魅与惑。其中，不仅有我走过的地方，我邂逅的人们，也有我喜欢的京剧、电影和音乐，更有我逝去的人生，未了的情怀，所以，在我的设想中，《私奔》远不止一部，因为我向往着一直“on the road”，比如我还从未到过的黑龙江和台湾，那里都是我的家人曾经讨生活的地方。

谨此，献给我远在天国的外公，是他带我走进戏园子，教我学

会听戏，而这一兴趣也一直保持到现在；也献给舅舅、父母、亲人以及我爱过的人，是哥哥训斥、督促我考上大学。再次感谢本书的编辑、好友赵文生，以及给予我鼓励的友人伊夫、秦荣国、相晓冬、王瑞斌、孟云剑、吴佳……

祝福我在万里遐征中邂逅的一位更沙寺的堪布，他不止一次地在短信里为我诵经、祈祷，还有在黄昏时，用摩托载我走出澜沧江峡谷的藏族大哥，在八一镇的加油站工作并帮我付了一碗面的拉萨青年，在美人谷中不期而遇的两位同年出生的藏族朋友，还有那些不知道姓名的驴友们，一如在古珠镇为我壮行的一位不问名姓的胶东哥们，在滇藏公路上躲过检查站的一对台湾朋友，在成都街头一起把酒言欢的福建哥们，从玉树一直走到西宁的浙江兄弟。

王正伦

庚寅年仲秋于北京通州